

前　　言

中共山西省晋东南地委書記　趙　軍

我們晋东南区，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意識地发动青年向貧、下中农訪家史，組織群众議家史、写家史，以提高青年人的阶级觉悟，达到忆苦思甜，促进青年革命化的目的。《太行人家》就是从七万余篇家史里选出来的一本老貧下中农的家史集。它是对旧社会的控訴書，也是对新社会的贊美詩；是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也是教育后代子孙的传家宝。

晋东南是抗日老根据地之一，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总面积二万三千六百三十平方公里，耕地近八百万亩，人口三百零九万，全区共轄一市十六县。太行、太岳和中条諸山系聳立境內，沁河、漳河和丹河三大河流貫串其間，形成了雄伟、险要的上党盆地。矿藏丰富，土地肥沃，人民勤劳。可是解放前，在地主阶级和蒋介石、閻錫山反动派长期統治和压榨下，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广大劳动人民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这里有一首古詩：

白骨森森泪成河，
潞州处处孤儿多，

野老吞声忆故亲，

游魂飘飘有几何？

便是旧社会太行山区人民生活的写照。《太行人家》中記叙的事实，同样是晋东南地区劳动人民苦难经历的縮影。旧社会真是地主和反动派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獄。

然而，压迫越重，反抗越强。晋东南人民并不甘心做牛馬，任人宰割。在旧社会里，他們不畏强暴，不惜牺牲，艰苦卓絕地对历代反动統治者进行了英勇頑強的搏斗，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像一五二四年（明嘉靖三年），潞城县农民出身的陈卿揭竿起义，聚集农民起义軍五万余人，和明朝統治者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武装斗争，南克今河南省林县，北抵今山西省左权县，整个上党地区，全为起义軍所控制，声威大震，持續达五六年之久；起义軍的英勇事迹，至今还在当地人民中流传着。至于小規模的自发斗争，那就書不勝書了。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近几十年以来，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英雄的太行山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經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真正得到了解放。在革命斗争中，太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參軍支前，抬担架，运粮草，造地雷，探敌情，配合正規軍作战，留下了光輝的革命业绩。革命胜利以后，太行山人民积极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組織起来，发展生产，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公社化以后，他們更加奋发图强，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大踏步

地沿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康庄大道迅猛前进。晋东南这个好地方，如今已經成了劳动人民的乐园。請看人民是如何歌頌他們的新生活，抒发他們的革命壯志的吧：

巍巍峨峨太行山，光荣传统代代传；
人民勤劳又勇敢，不怕艰苦不畏难。
战斗英雄和模范，这里出了千千万；
三座大山已推翻，社会主义鬧的欢。
上党盆地好风光，人民公社放光芒；
童山秃岭換新装，果木松柏竞相长。
荒山坡地改梯田，沙岸石滩变粮川；
山村小庄通电话，公路汽車繞城乡。
高大烟囱隨处見，万里蔭城①愧无顏；
紅日照遍太行山，三面红旗迎风揚。
毛主席啊共产党，世世代代永不忘；
阶级仇恨記心上，革命传统普发扬。

在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們发现，老一代人，亲身遭受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痛苦，經過阶级斗争的锻炼，他們中大部分人阶级觉悟高，革命意志坚强。但是也有少数人，他們認為过去的苦事、不堪回首，不願去想它，更不想講它；有的由于时过境迁，对于往事甚至已經逐漸記憶模糊，阶级仇恨逐漸淡忘。所以老一輩很有必要重溫过去。至于青年、少年，他

① 长治县蔭城鎮是过去手工业产品集散地，产量多，銷路远，故有“万里蔭城”之称。

們則是“地富剝削沒受過，日帝殺人沒見過，土地改革沒經過”的“和平鴿”，“誰知道過去是个啥樣子！”他們不了解過去，也就不能理解今天。毛主席教導我們，“不少青年人由於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可見對青年進行階級鬥爭教育，是使青年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繼承和發揚黨的革命傳統，使他們在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的風浪中永遠堅定，並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極為重大的問題。階級鬥爭是長期的。青年人一批一批地成長起來，這一代青年懂得的，下一代青年就不懂了。因此，我們對後代子孫的階級教育也必須作長遠準備。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戰略性的任務。根據我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休會，講村史、家史、社史、廠史，是教育青年行之有效的一個好方法。為了使這些寶貴的活的階級教育材料不致湮沒，並進而流傳下去，我們特從大量的家史中選編了這本集子，供各地青年閱讀，希望它能有助於青年同志們更進一步革命化，把無產階級的光榮家譜續寫下去，而且續寫得更加光榮、更加輝煌。

由於編寫時間倉促，水平有限，缺点或錯誤在所難免，尚希讀者指正。

1964年10月1日于長治市

目 次

前言	中共山西省晋东南地委書記 赵 單	1
毛主席給了一个家	韓文洲	姚龍長 7
“吉星槐”人家的悲剧	張如云 郭世綱	李家明 30
卖身記	高 峯 張作賓	郎誠信 46
土地	岳 峯 王田溪	57
两孔窑	中共沁水县委办公室	71
独輪車	笛 秋 馬安仁	宋廷舟 78
为狗办丧事		閻振華 90
搏斗	宋貴生	郎志仁 98
风雪玉皇廟	張美珍 郎志仁	毕裕民 120
在日帝的铁蹄下	賈致順 安 烈	連俊賢 132
“砘子”鞋	連太一	孙守楚 150
女长工	劉光普	陳福同 163
穷人窑	王喜堂 連步望	姚一新 182
革命媽媽暴蓮子	張鳳儒 李志寬	劉 重 200

- 放羊工当了大学教授……中共陵川县委编四史办公室 225
- 穷铁匠成了国家的主人……沛 逢 李志寬 241
张凤儒 刘 重
- 矿工世家…… 盖天文 陈福同 255

毛主席給了一個家

韓文洲 姚龍長

这篇短文写的是山西省黎城县西仵村顧花荣老大娘的家史。既然是家史，顧名思义，被写的人就應該是既有“家”，也有“史”，才可以算作“家史”。說到顧大娘，她今年五十一岁了，自然有五十一年的經歷，把她这五十一年的經歷写下来，当然可以算作“史”，可又很难算作“家史”，因为她的前半生根本就没有个家，她前前后后虽然在四个家里生活过，可是沒有一个家可以真正算做她的家，叫人怎样为她写家史呢？这倒是个难题了。想来想去，顧大娘虽然半輩子沒有个真正的家，可是她有的是如何离家逃生的故事，有的是在別人家裏受尽折磨的故事，有的是在那些个似家非家的家里吃尽苦头的故事，今天就把她如何“离家”逃生，如何在“別人家”里受折磨，如何在那些“似家非家”的“家”里吃尽苦头的故事写出来，大概也可以算作“家史”吧。

离 家

顧花荣原是河北省武安县山庄村人。她五岁那年，家乡

遭了大水灾，顆粒不見，全家十一口人吃什么呀？她們啃樹皮，煮野菜，到了腊月里，連野菜也找不到了，一連數日家里沒有燒過火，花榮她爹眼看着六個孩子，一個個皮包骨头，快要餓死了，把他愁得几夜裡沒合眼。一天晚上，花榮睡下以後，聽得爹對娘說：“這日子難過呀，非活活地餓死不可！咱們大人餓死沒啥！这么大年紀，沒有吃過好的，粗茶淡飯也吃了几十年，沒有穿過好的，披破挂烂也穿得不少了，可孩子們呢？粗糠野菜也沒吃得幾頓呀！就該這樣把他們活活地餓死嗎？……”

又聽娘說：“照這樣再過幾天，想不死也活不成！他爹呀，你也該想個法兒讓孩子們逃逃活命呀！……”

花榮年歲小，不管活得了活不了的事，大人說着話，她却睡着了。一覺醒來，天還不大亮，娘就喊叫起花榮和她的三姐榮花來：“榮花，花榮，快起來吧。”

花榮看看天還不亮，不想起，說：“黑洞洞地就叫我們起哪？我不起。”

娘說：“花榮，起吧。你姑姑捎信來，說她有病，你跟三姐也該看看姑姑去。姑姑家有吃的，不比在家好？快起吧。”

听说要到姑姑家，花榮馬上高興起來，自己一滾身起來就穿衣服，又催榮花：“三姐姐，娘叫咱們到姑姑家去哪，你怎么还不起？”

榮花也起來了。姐妹倆穿着衣服，娘就忙着燒火、坐鍋，把僅存的二升玉茭面舀出半碗來給她們做湯。花榮看了奇怪，心想，“娘天天說留着那二升玉茭面叫过大年吃，今幾個怎

么就吃开了？”便說：“娘，你不是說留着玉茭面叫过大年吃嗎？今儿个怎么就要吃？不过大年啦？”她看看娘，娘却哭起来，說：“你們要走路，不吃点行嗎？剩着还有哩！”

听说还剩着玉茭面，花荣不再問了。等到娘把飯做好，姐妹俩吃了，花荣爹到邻家去借来一头毛驴，把花荣她们喚出来就要走。看見牲口，花荣好奇地問道：“爹，去姑姑家怎么还要騎驴？”

爹說：“才下过雪，路不好走，你們騎了牲口走吧！”說罢，爹的眼里就掉下泪来。回头看看娘，只見娘也哭得泪流不斷，花荣的心里更加奇怪了：“过去我們去姑姑家，爹不哭，娘也不哭；这次我們去姑姑家，爹跟娘哭什么哪？”这当儿，只見娘抹着眼泪說：“花荣，走吧，到了姑姑家，記住要听大人的話，嘴要甜些儿，手要勤些儿，夜里要小心灯火……”話沒有說完，又放声哭起来。花荣說：“娘，你只管哭什么？我們去姑姑家又不是不回来了！”她这么一說，花荣娘反而哭得更痛了。这当儿，花荣爹連忙把两个女儿抱上了驴，在驴屁股上打了一鞭，小毛驴跑着走了。

才下过雪的腊月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荣花、花荣姐妹俩騎在驴背上冻得直发抖。花荣說：“三姐姐，好冷哪！”

荣花說：“快把人冻死啦！”

爹說：“冷嗎？咱们走快点儿，到了姑姑家就不冷了。”

說着話，荣花忽然发现走錯了路，便低声跟妹妹說：“花荣，姑姑家的村子在那边儿，爹怎么把驴赶到这边儿来了？”

花荣左右看看，也說：“我記得，这不是去姑姑家的路。”

“准是爹忘了路了。”

“爹是大人，怎么还能忘了路？”

“咱们问问爹吧？”

“问问爹！”花荣便说：“爹，这不是去姑姑家的路呀，你是个大人，怎么还记不住去姑姑家的路呢？”

花荣爹在后边说：“小孩子知道什么！你姑姑搬了家了。走吧，错不了。”

听说是姑姑搬了家，姐妹俩没说的了。她们俩就在驴背上商量着到了姑姑家跟姑姑要什么好吃的，要什么好玩儿的，说得很热闹，却听不见爹吭一声儿。花荣回头看看爹，只见爹一边走着，一边还在哭着抹眼泪，花荣心想：“爹走着路哭什么呢？他不想走路吗？”便说：“爹，你骑驴走吧；我们下去走路。”

爹连忙拭拭泪，说：“你们骑着吧，爹不想骑。”

花荣又问：“你不想骑驴，哭什么呢？”

爹说：“大人們冷天走路都要流泪的。”

“我长大了，冷天走路也要哭着走吗？”

“都一样。”

花荣很奇怪为什么大人冷天走路要流泪，想着走着，到了过午时分，走到一个村子里，花荣爹说要在这里歇一歇，找点吃的再走，就把两个孩子从牲口背上抱下来，走进一个人家，那家的一个女人对她们倒很亲热。一会儿，那女人端来两碗汤，花荣姐妹俩正嫌饿，不问长短，早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当儿，只見又来了一个男人，花荣爹跟那人说了几句話，两

个人就拽着衣襟，把手伸在衣襟下边，你捏捏我的手，我捏捏你的手，不知道是干什么。花荣偷偷地问荣花：“姐姐，爹在衣裳下边捏手做什么？”

荣花说：“管他哩，许是嫌手冷吧。”

一会儿，只見那个男人拿出錢来給了花荣爹，荣花忙着偷偷地跟花荣說：“花荣，坏了！爹把咱們卖了！”

花荣不信，說：“爹才不肯卖咱們哪。”

这时候，花荣爹走来对花荣說：“花荣，你在这里坐一坐，我跟荣花去給你买餅子吃。”

花荣說：“姐姐去，我也要去。”

花荣爹說：“姐姐八岁了，比你大，叫她跟我去吧。你还小，看出去冻坏你。”

花荣不說話了，只見她爹拉了荣花就走了。花荣只盼她爹快点儿买了餅子来吃，誰知等了半天，却不見爹的影儿。后来听得門响，她只当是爹买了餅子回来，連忙跑去开门。門开了，可是进来的不是她爹，却是一个陌生的大汉子，把个花荣吓得退了回来，不想那个汉子却跟上来，拿出一个餅子來說：“你願意吃餅子嗎？”

花荣急着找爹，不想吃餅子，說：“我要找爹去，我要找爹去！”

那个汉子說：“找爹嗎，好，跟我来，我知道你爹在哪里。”

花荣找爹心切，真的跟着那汉子走了。东走西走，来到一个高門樓大院子里，进了屋子，花荣一看，只見一个胖老婆坐在炕上，并沒有爹，便問：“我爹在哪里？”

那个胖老婆冷冷地说：“你爹把你卖了，哪里还有你的爹呢？……”

听说是把她卖了，花荣打一个寒战，立时放声大哭起来，嚷着要找爹。她哭着跑到门口，那个胖老婆又把她拉回来，“嗤啦”一声响，把门关上了。

在“活阎王”家

花荣不见了爹和姐姐，痛哭了一场。一个五岁的孩子究竟还不怎么懂事，哭了一会儿也就不哭了。到了吃饭时候，掌锅的张媽给她端了大米粥来，她肚里饿，很想吃，可是刚吃了几口，她想起爹跟姐姐来，又吃不下去了，就哭起来。那个胖老婆罵道：“你只管哭什么？你爹死了？你娘死了？”

花荣不敢哭了。胖老婆問：“你姓什么？”

花荣抹着眼泪說：“姓顧。”

“你叫什么？”

“花榮。”

“你今天来到我家就不姓顧了，咱們家姓程，你以后就姓了程了。名字也要改一改，以后你就叫梅香好了。”

花荣心里老想爹跟姐姐，也不管改姓換名的事，只管哭。胖老婆嫌她麻烦，叫来张媽把她領到厨房去了。张媽問起花荣的事，也伤心地掉了泪，說：“这么一点点大就离了娘，到人手底来做人，可怜死人了。看起来，我的命苦，你的命也不好呀！”

花荣听她提到娘，哭得更痛了。胖老婆在正房里喊道：

“张媽，那个小賤东西还只管哭什么？”

张媽应道：“她想娘哪。”

胖老婆罵道：“想她娘的屁！来到我家里，吃了我家的，不許她想娘，不許她哭。再要哭，看我过去摔不死她！”

花榮不只离开了娘，沒有在娘的身边生活的权利，連想娘的权利也沒有了，她哭得更痛了。胖老婆听得动了脾气，走出正房，在院里喊道：“梅香，你給我出来！”

花榮还是只管哭，沒有出来，連声也沒有应一声儿。胖老婆又罵道：“梅香，我喚你，你怎么不答应？架子不小呀！”

花榮这才說道：“我叫花榮，我又不叫梅香！”

“放你娘的屁！小小孩子那么嘴硬，再敢犟嘴有你的好看！你今天来到我程家，吃了我程家的，就要你叫梅香！”

花榮不敢哭了。

次日天明，胖老婆把花榮叫到正房里，給这个五岁小女孩派活儿，要她每天扫地、抹桌、端飯、送尿盆等等，还馬上丢給她一把黍毛苕帚，說：“給我扫地去。”

花榮一来年岁太小，二来在娘的身边有三个姐姐干活儿，哪里会做这些，她还认为在这里跟在娘的身边差不多，不会做的活儿就應該說不会，便說：“我不会扫。”

“你就会吃嗎？你吃了程家的飯，就得給程家动弹。給我扫！”

花榮害怕她，只好去扫地。一个五岁的毛孩子哪里会扫地，东一下，西一下，隔一片，丢一块，扫得不像样子。这时候，买办的那个大汉子——程家的少东家程永远进来了，看了花

荣扫的地，照屁股一脚踢去，罵道：“白吃飯的狗，看你扫得像什么！”鸡毛蒜皮丢下不扫，留着叫你今天吃呢，还是叫你明天吃呢？……”說着又是一連几脚踢来，小小的花荣只好返工再扫。这么着过了三天。第三天夜里，胖老婆讓花荣独自个儿到西房去睡。一个五岁的毛毛小女，若是在娘的身边睡觉，还要娘替她操心；怕冻着她，一夜里要給她盖几次被子；怕滾在火上烧着她，一夜里要照看她无数次。可是如今誰来照看她呢？不懂事的小花荣睡到半夜把被子滾在火上着火了，她却还在梦中。一会儿，火苗烧在她的腿上，她覺得疼，这才惊醒过来，看見被子着了火，可把她吓坏了：“被子烧了，明儿少东家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她害怕明儿挨打，就忙着救被子。她用双手去搓那被子上的火苗，把双手燙得生疼，她不敢搓了；她赤着脚去踩火苗，又把脚烧疼了，她不敢踩了。沒了法儿，一个人低声哭着喊叫起来：“爹呀，快来弄灭火呀！娘呀，快来……”她喊爹，爹不应；她叫娘，沒有娘，到了还是只有她这么一个孤零零的五岁小女。哭了一陣子，她忽然看見了火边那一把茶壺，就忙着掂起茶壺往着火的被子上澆水，这才把火扑灭了。

小花荣沒有被子盖了，又闖下大祸，想到天明以后又要挨打，吓得她哭了半夜。次日天明，少东家知道了烧被子的事，就把小花荣拉到正房里来，照脸先是几巴掌，罵道：“賤骨头，誰叫你把被子烧了？！……”

花荣哭着說：“我睡着了，我又不知道！”

少东家发火了：“烧了被子你还有理哪！”

胖老婆在一旁嚷道：“打，给我照嘴打！”

少东家立时照嘴又是几巴掌，打得花荣鮮血淋淋。胖老婆还不滿足，在一边說：“打得太輕！打得太輕！給我重重地打，要不，她今儿烧了我的被子，明儿还要点一把火来烧了我的房子哪！”

于是，少东家就去找来两块大瓦，“咯嚓”一声摔在地上，摔成了碎瓦块，又用斧头把大瓦块砸成核桃大小的碎块子，鋪在地上，指着花荣說：“你给我跪在上边！”

花荣看看那一堆三尖八楞的碎瓦块，想道：“跪在那上边多疼呀！”她迟迟不想跪，少东家一把抓住她，拖了过来，把她按在碎瓦块上跪下了。疼得她弯腰弓背地痛哭起来，少东家却要她把身子挺直，又去端来一块土坯放在她的头上，倒了一碗开水放在土坯上，罵道：“你敢动一动摔了我的碗，我抽了你的筋！剥了你的皮！”然后，便拿皮鞭子沒头沒腦地乱打起来。小花荣吃不住，身子一歪，头上的碗掉了下来，少东家打得更加凶狠。厨房里的张媽听了心疼，連忙跑來說情：“老太太，少东家，你們饒过她这一次吧。她有錯是該打的，可是打几下就算了，一个五岁娃娃，哪里受得住这样的苦刑呢……”

少东家罵道：“这次不打，还要惯了下回，非狠打不可！”說着，又是几皮鞭子。花荣挨着打，只管哭，什么也不說。张媽看了既可怜她又气恼她，“这个傻孩子呀，怎么連句求情的話也不会說呢？”就連忙教給她：“梅香，你怎么不說話，快說，‘少东家，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小花荣这才照张媽的話說了，少东家又打了她几鞭子，算



是停了手。因为她烧了一条被子，以后程永远一年沒有給她被子盖，她終年和衣睡在爐邊，冬日里冻得滿身生了冻疮，脚也冻烂了，滿肚的苦水她能向誰說呀！

再說花榮挨了這一頓打，渾身的伤痕直到过大年时节还没有好。別人穿紅着綠高高兴兴地过大年，小花荣却是偷着空儿哭鼻子，一来是因为伤疼；二来是因为想爹想娘。她偷偷地跟张媽說：“张媽，我真不想在这个‘家’了，我还要回我爹我娘那个家去。”

张媽說：“傻孩子呀，你想想，东家肯放你走嗎？还是咬着牙苦熬吧……”

“他們不放我走，我不会偷偷地走？”

“就怕你跑不了，少东家把你逮回来，还得揍一頓。”

說到挨打，小花荣不敢走了，只好在程家硬着头皮熬。

正月初五这天，程家在院里天地爷神像前供獻的麻糖丢了两块，程永远却凭白无故地拷打起花荣来。他把花荣叫来，花荣看見火上早已燒紅了一根火箸，好像进了閻王殿一般可怕。程永远大发雷霆：“梅香，你干的好事呀！”

花荣不知他說的是什么，只說：“我又怎了！”

程永远劈头先是一皮鞭子，罵道：“你倒会裝！我問問你，誰叫你把給天地爷供的麻糖吃了？！”

花荣听了这话，覺得很冤枉，就理直气壮地說：“我見還沒見过哩，我啥时吃了？”

“你問誰？你还有理啦！”程永远說着就又打了两皮鞭子，小花荣不服，嚷道：“我沒有吃，你怎么也要打！我沒吃你也

打？……”

胖老婆見花榮還敢犟嘴，嚷道：“永遠，給我用火箸燙這個賤骨头！”

程永遠也大聲嚷道：“你犟嘴？我今天就要看看誰厉害！”真的去掂來那根已經燒紅的火箸在花榮的背上一烙，小花榮吃不住，“啊呀”大叫一声，倒在地上了。程永遠還在問：“你吃了沒有？”

花榮孩子家不會撒謊，受了这么大的苦刑，她還是說沒吃。程永遠又在她的背上燙了幾下，小花榮疼得遍地亂打滾，呼爹喚娘地亂叫亂嚷，把張媽驚動了來。張媽看着小花榮可憐，被燙成這般模樣，她還一口咬定說“沒吃就是沒吃”，心裏說，“好個剛強的孩子，受了这么大的刑法還犟嘴，可惜你不懂，這不是犟嘴的時候呀！”就忙着教她：“梅香，不要嘴硬，你就說吃了，少東家就不打你了。”

花榮聽了張媽的勸導，支支吾吾地沒吭聲。

程永遠以為她默認了，這才停了手，厉聲問道：“你是几口吃了的？”

花榮沒有吃，自然也說不來是几口吃了的。

“誰叫你吃的！沒見過你這個賤骨头，大正月里偷吃供食，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程永遠一邊罵着，一邊又打起來。張媽實在看不過去，大着膽子說：“少東家，你怎么還要打？人家是來逃生的，不是來送死的，你不能這樣！”

程永遠嚷道：“我打死她，你能怎樣？！”說着又打起來。張媽怕花榮經不住，只好改口說軟話：“少東家呀，花榮是你們花

錢买的，你打坏了她，不能伺候少东家，不是把那二十多吊錢白白地扔了嗎？”

說到錢上，程永远心想，“她媽的打得她不能动了，我花錢买她做什么？”这才不打了。

小花榮來到程家不到十天，就受盡了人間苦刑，她不願在這裡，可是还得在這裡苦受。就这样，她在皮鞭子底下苦苦地受了十二年折磨，到她十七岁那年，程永远看看花榮長大了，模樣也不賴，想討她做小老婆，便央了一个本家老婆婆來與花榮說合。花榮一向把程永远看做是她的刻骨仇人，當然不願跟他結親，便一口回絕了。

那女人还想劝說她，“別傻氣了，你看少东家房有房，地有地，开着几座买卖店，丫环使女好几个，你跟少东家成了亲，不是也能享几天福嗎？”

“有房有地是他們的，我不稀罕！”

那女人說不服花榮，只好去向胖老婆作交代。胖老婆存心不願讓花榮掉，便亲自来找花榮說合，“花榮，叫你跟少东家成亲，你有啥不願意的？咱們家可是好时光呀，你看咱們家里衣滿箱、錢滿柜的……”

花榮不願听她罗嗦，便說，“知道你有錢！你要沒錢还使喚我們這些丫环使女哪！你要沒錢，还敢打人！？”

胖老婆碰了一鼻子灰，破口大罵着走了。回头跟程永远說了，程永远气得咬牙切齿，“她媽的真是烂狗肉不上秤盘，今天就要你看看我的厉害！”一怒之下，他跑到花榮房里，寻了一条粗麻繩，把花榮吊在梁上，手执皮鞭又是一頓苦打。花榮知

道是为着婚事打她的，便破口罵道：“姓程的，活閻王！你打死你娘！你今天打不死你娘，你不算人！”程永远打得越凶，花荣罵得越厉害。胖老婆在外边听了一阵，覺得事情已經沒法挽回，眉头一皺，計上心来：“把这个賤骨头卖掉！”于是，她就进来讓儿子把花荣放了下来，干罵了一頓，怒气冲冲地走了。娘儿俩馬上商量，說是花荣这东西长大了，性子硬，不可久留，不如馬上找个主儿卖掉她。于是，程永远次日出門一趟，給花荣找下个主儿，把她卖给了赵庄的財主赵应来做老婆。花荣听到这个信儿，心想：“无论到哪里，总比在这个‘活閻王’家做使女强。”

一天傍晚，赵应来派人赶着牲口接花荣来了。胖老婆把花荣叫到屋里，假仁假义地說道：“花荣，我給你找下女婿了，今儿就去吧。你在我家过了十二年，時間不算短，这个家就算是你的娘家好啦。以后你在赵家受了气，只管来，我們替你出气！”

花荣白了胖老婆一眼，沒好气地說，“到了赵家，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我也不来了！”

胖老婆說，“別犟嘴。——天不早了，快吃了飯走吧。”

“你家的飯我吃够了，不吃了！”

胖老婆見她这样厉害，生了气，說：“永远，快快打发她走吧，我不想再看見她了！”

花荣又白了她一眼，說：“早就想走，我早就不想看你啦！”說着就要走。

张媽看見胖老婆还給花荣准备着拜礼錢，忙对花荣說：

“你今天要走，怎么也不給老太太磕个头，快跪下磕头吧……”

花荣气昂昂地說：“跪下磕头？——我在这个家里跪的不少了，早就跪够了，今天不跪了！”

張媽說：“花榮呀，要走哪，你怎么还是这么犟嘴。你給老太太磕个头，老太太还給你准备着錢哪！你怎么放着錢不知道花？”

花荣边走边說道：“我要她那几个錢做什么！我給她干了十二年的活儿，那几个臭錢还不够我一个月的工錢哩！”說着，头也不回，大步走出了程家大門。

这算什么“家”？

赵庄的赵应来也是一个財主。他跟原来的女人合不来，把女人卖掉，这才又娶了顧花荣。赵应来他娘——赵老婆原来只知花荣是个貧家女子，却不知道她是个丫环使女，后来听说了，就問赵应来：“应来，誰叫你娶了这个丫环使女来的？”

赵应來說：“是嬸母給我說的，我不知道她是个丫环呀！”

“咱们这样的人家，娶一个丫环来，不怕外人笑話嗎？你怎么不想想……”

“已經娶来了，說也晚了。不过，这也好办，不行了再卖了她。……”这就是赵应来的主意。

再說顧花荣来到赵家，只过了几天，赵应来就翻了脸，动不动开口就罵，举手就打，罵花荣是丫环使女，辱沒了他們財主人家。

正月里，有个討飯女人來到赵家門上討飯，花荣貧家出

身，知道沒飯吃的苦处，看見那女人可怜，就偷偷地給了她一个玉茭面窝窝。她害怕家里人看見，对那女人說：“快走吧，到了外边再吃！”誰知那女人餓急了，在院里走着就吃起来。吃也罢，偏偏叫赵应来回来碰上了。赵应来进门就問花荣：“誰叫你給那个穷鬼吃的哪？她是你亲娘？还是你的亲奶奶？”

花荣說：“人家餓得那个样儿，你看見不可怜嗎？”

“可怜你娘的屁！你看見可怜，拿你家的东西給她，为什么要拿我家的东西隨便給人？！”

“我就是拿着我家的，錯不了！”

“放屁！这是你的家？”

“你把我娶到这个家来，怎么不是我的家？”

“什么东西！一个賴丫环使女，你也算得个人？”

“我不是人你是什么？是猪？是狗？”

一句話說恼了赵应来，那汉子大喊一声“你瞧着！”随手抓来一把粗麻繩，在水缸里一蘸，照头打来，只听噼噼叭叭一陣响，把个花荣打得血花儿乱飞。花荣只想到了赵家，做了媳妇，就算熬成人了，沒想到这个“丈夫”赵应来跟“活閻王”程永远是一个样儿，心想：“看起来到哪里也活不下去，就讓他打死我吧！”便大声罵道：“赵应来，你有本領就打死我，你打死我吧！……”

赵应来罵道：“你还想活嗎？做梦吧！”又打起来。打了一陣子，那家伙打累了手，不打了，罵着走了。

隔了两日，一个亲戚家的女人来叫花荣去她家住几日，花荣也正想躲几天，就跟婆婆說过，跟着那女人走了。才出了

村，那女人便說：“花榮呀，跟你說了實話吧，今天不是叫你到我家去，是趙應來花了人家二百八十元錢，把你賣到黎城了……”

听了這句話，花榮只覺得如同劈頭打來一個响雷，把她吓呆了。过了半天才清醒过来，哭着嚷道：“我活着算什么人呀！我今年才十八岁，就叫他們买过来、卖过去的折腾，我还活着做什么呢！……”

那女人見她这样說，連忙勸慰一番，花榮这才想道：“反正赵家也活不出来，走就走吧！我不信人人都是程永远、赵应来……”

下定决心要走了，忽想起沒有拿上自己的衣服。連忙返回来，走到赵家大門口时，被赵家老婆拦住了，說：“卖出去的女人，泼在地上的水，你凭什么进我的門哪？”

“不进就不进！那几件破衣服叫你死了穿吧！”說罢，一怒气走了。就这样，顧花榮离开了她那个不能算是家的“家”。

还 不 是 家

顧花榮离开赵家，跟了掮客（贩卖人口的人）来到了山西省黎城县，那掮客把她卖给了寬章山村的富戶李永巨做妻。李家是个八十口人的大戶，进得門来，就要她掌握那口做豆腐用的大鍋，做八十个人的飯。为着做飯的事，不知受了婆婆多少气。这也罢了，誰知过了一年多，花榮养了第一个女孩子以后，李永巨一病死了。他明明是病死的，婆婆却把罪过加在花榮的头上，罵花榮是“扫帚星”、“敗家婆”。

李永巨死后，花荣总算不多挨打了，又有了孩子，她不願意再找婆家了，心想就这样抱着孩子苦熬苦撑吧。可是婆婆天天罵她“扫帚星”、“敗家婆”，她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一个十九岁的媳妇，就这样下去，到何年何月才是她的出头日子呀！

日久天长了，婆婆不願意留她这个“扫帚星”，花荣也感到这个家还不能算是她的家，婆婆要卖她，她也想离开这个受气的窝儿。一天，本家李小元領来一个男人，給她说合，花荣見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小老头子，她沒有答应。后来，又来了一个年輕人來說亲，她同意了。

一天夜里，花荣新許的丈夫王守成赶着牲口接她来了，她恨不得立刻离开李家，隨即抱了孩子便走，刚出大門，只見李家婆婆拿着一根火紅的火箸燙着一个醋碗，冒出一股酸气，然后把碗扔出大門来摔破了。花荣不知她这是做什么，便問周围的人，“她那是做什么？”

有人说：“送扫帚星嘛。”

花荣听了这话，气得直喘气，回过头去罵道：“别高兴，送走扫帚星，扫帚星死不了，气死你！”

花荣騎着牲口离开李家，来到了风岭上村的王守成家。要拜天地了，花荣跟着伴娘走到神像前，看看新郎也走来了，正要跪下拜天地时，她好像覺着站在她身边的新郎不像在路上的那个人，偷着回头看看，不覺大吃一惊，要跟她拜天地的哪里是王守成，却正是第一次去見她的那个四十多岁的小老头，她这才知道自己受了人家的騙，不由自主地“哇”地哭了一声，她不下跪了，她不拜天地了，抽身就跑，一直跑回房里去哭

个不住。新郎見沒了新娘，也只好免拜天地，跟着走进房里来，向花荣說：“別哭了，都怨我。因为你嫌我老，我才找了个年輕人去替我說亲。只要……”

花荣哭着嚷道：“我跟的不是你，跟你沒話說；我跟的是王守成，我要找王守成去……”

新郎笑道：“別去找，我就是王守成……”

花荣这才知道是受了騙，不說話了，只管大哭起来。

以孤庵野庙为家

顧花荣在王守成家过了几日，見王守成性情溫和，待人老誠，打地里回来，不是帮她抱孩子，就是替她洗鍋，吃飯吃的一样飯，說話說的是知心話，花荣长了二十岁，这还是碰到的第一个好人，她心里很高兴。因見家里穷困，守成天天去打短工养活她們娘儿們，花荣心想：“十几年来我遇見的都是富人，沒一个把我当人看待，还是穷人良心好呀！”就实心實意地跟王守成过起日子来。七八年后，花荣已經是三个孩子的媽媽了。就在这时候，日本侵略者打到太行山上来，侵占了黎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一次，鬼子出来扫蕩，把王守成抓走了，花荣日里想，夜里盼，只盼丈夫平安无事地回来，誰知盼来盼去，沒有盼得守成回家，却盼了一个死信儿来：王守成被日寇活活地打死了，把个花荣气得死去活来。她哭呀罵呀，哭有什么办法，罵有什么用处呢？家里有几斗粮食也讓日寇搶光了，三个孩子天天哭着跟娘要吃的，花荣沒法儿，只好拖大引小，沿村串戶，討茶要飯去了。

顧花榮帶着三個孩子到處流浪，白天里沿門乞討，到了晚上，碰上孤菴，就夜宿孤菴；遇上野廟，就以野廟為家，这么着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二年，日寇騷擾是一宗，偏又遭了旱災，家家無飯可吃，花榮討飯也討不上，把三個孩子餓得走路也走不動了，花榮坐在路边抱着三個孩子大哭起來。有个過路人見她們哭得可伶，走來問明原因以後，便說：“你也別哭了，我給你尋個主兒好不好，免得這麼活活餓死。”

花榮哭着說：“我死也不嫁人了，多嫁一個人，多受几年苦呀！我在那些沒長人心的畜漢子手下吃苦也吃够了，倒不如早些兒死了好！”

那人說：“要不，就把這些孩子給了人家，叫孩子們逃個活命去吧。”

花榮聽說叫她賣孩子，立刻想起自己小時爹娘賣她的情景來，哭道：“我从小兒爹娘把我賣了，我在人手底受的不是人受的罪呀！我怎麼能讓孩子們也走我的路子呢？就叫孩子們跟着我吧。只要我能討來一口，孩子們也能分吃半口……”

那人見她不肯賣孩子，只好走了。後來花榮討飯討到赤峪山，看看孩子們快要餓死了，心想：“孩子們跟着我吃也沒有好吃過一口，穿也沒有好穿過一件，難道就這樣眼睜睜地看着孩子們餓死嗎？”想到這裡，為了救孩子們的命，只好又打了嫁人的主意。這裡正好有個名叫楊倉的窮大漢沒女人，經人說合，就跟楊倉結了親。可是楊倉只有半亩地，一下子添了四口人，怎麼能過日子呢？花榮母子雖然沒有餓死，看樣子也難活下去啊！

毛主席給了一个家

楊倉、顧花榮一家人因为吃沒吃的，喝沒喝的，眼看活不成了。真是久旱逢甘雨，正在这时候，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八路軍来到了太行山上，来到了黎城县，顧花榮一家人活出来了。后来他們就搬到西仵村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顧花榮斗地主最积极，他們家分了土地、房子，还分了糧食和农具，这才真正有了一个家。把个顧花榮高兴得日日夜夜地念叨：“要是沒有毛主席、共产党，我可怎么能过这样的好日子呀！”因此，顧花榮时时听毛主席的話，步步走在前面。党号召妇女参加劳动，她是西仵村上地劳动的积极分子；党号召組織互助組，她是西仵村第一个互助組七戶貧农里的一个；到了办农业社时，她也是第一批入社的社員。

顧花榮活了半輩子沒有一个正正經經的家，直到土改时，她才算有了家，她对这个翻身的家是多么爱惜呀。她积极劳动，省吃俭用，时时刻刻把心操在这个家上，希望她这个家永远兴旺不敗。入社以后，她更是把一颗心全部操在了农业社、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庭上。为了卫护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她不只一貫劳动积极，碰上有人危害集体利益，她就要积极地向他們作无情的斗争。有一次，顧花榮跟几个妇女一起在地里鋤草，发现三車跟小煥两个人做的活儿很毛草，便直截了当地說道：“三車，小煥，看你們鋤的像个什么？谷苗旁边怎么还丢下那么多的草？看，前边过去，后边就踩倒那么多的苗，长得好嗎？照这个样儿，咱們社里怎么能多打糧食，拿什么支援工

业呀！”

三車听了花榮的話，認識了是自己的錯誤，忙着返工去了。可是小煥却对花榮有意見，憤憤不滿地說：“我又不是在你家地里鋤草，是好是歹要你管哪？——管得寬！”

顧花榮見她不講理，不肯馬馬虎虎了事，便說：“小煥，你說得像句話嗎？社里的地就是咱們大家自己的地，咱們應該搞好點嗎？你做這種活兒是哄誰呢？哄了大家，也是哄了你自己呀！……”

“這個道理我懂得，用不着你教訓！”

“你既然懂得，為什麼還干這種活兒？——把活兒干好才算本領哩，光卖嘴可打不來糧食……”

有人覺得因為這點小事沒必要吵鬧，便說：“花榮，算啦，年輕人不听话，由她去吧。生產搞不好，恰好亏了你一個人哪？何必惹這個人哩！”

顧花榮說：“我一個人吃點虧怕什麼，我們不能哄集體呀！——小煥，你是返工不返工？你要不返工，我回去可要找隊長去啦……”

吵了一頓，小煥也覺着自己理亏，只好嘟嘟囔囔地返工去了。

又有一次，七小隊有一頭小豬跑到富農花同發院里吃了他家飼食碗里的一點飼食，花同發老婆不心疼集體財產，竟拿鐵勺把小豬的腰砸斷了，小豬跑回圈里就死了。這件事花榮和鄰家們都知道，可是都認為死一頭小豬算不得什麼大事，每天見面的幾個鄰家，何必惹那個人哩。所以小隊里死了豬，却

追查不出是誰砸死的。在去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花荣的阶级觉悟更提高了，她想：

“花同发算什么邻家！她是富农；再说，因为是邻家就不报告了？咱们知道这样为邻家着想，怎么就不为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庭想一想呢？——你们不管我管。要不，你也不管、他也怕惹人，落得今天张三砸死了社里的猪，明天李四打死了社里的羊，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庭还存在得住吗！……”接着，她就去找队里，把花同发老婆打死社里的小猪的事，向队长作了报告，队里马上让花同发老婆做了检查，并且赔偿了队里的损失。

花荣对集体事业是这样的热爱，对于国家，更是个爱国的好社员。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她第一次向国家卖余粮就卖了一千二百斤。有的干部劝她少卖一点，留一点存粮，她不同意，说：“多留那一点做什么？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就能起到它的作用。留在家里能起什么作用呢？再说我们年年有个秋天，还怕没吃的吗？如今不是旧社会，永远也不会因为饿肚子再到地主们家里当丫鬟使女去了！”

平 原插图

“吉星槐”人家的悲剧

张如云 郭世綱 李家明

山西省沁县城南三十里有个峪口村，村里有个老羊工刘二磨，是个“五好”社員，今年六十七岁。从七岁起，他就开始放羊，已經放了六十年羊。人們为了照顧他，几次劝他退休，他都不肯，还是整天带着羊群，漫山遍野地唱着“共产党是咱大恩人”的歌子。人們听到他的歌声，都贊叹說：“苦人儿真是越活越年青啦！”

刘二磨在旧社会的确是个“苦人儿”。說到这“苦人儿”在旧社会受的苦，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咱们就从他家院里的一棵槐树說起吧。

“吉星槐”和“三槐堂”

在旧社会里，反动統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建立一整套統治机构以外，还常常利用封建迷信，从精神上来麻醉和奴役劳动人民，比如什么命運啦、什么风水啦，等等，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这些东西泯灭劳动人民的斗志，以便他們順利地进行剥削和压迫。峪口村的大財主刘耀海，就是玩这一套鬼把戏的老手。刘耀海家有成群的牛羊，一馬平川的粮摊

地，和大小六十間房的四座大院。这大院里有三棵老槐树，枝叶繁茂，把整个院子盖得綠蔭森森，人們从沟底往上看，老远就看到油黑油黑的大片槐蔭。刘耀海为了欺騙群众，揚言說，这是他家的“风脉”，还把这三棵槐树分別取名为：“仁槐”、“义槐”和“礼槐”，又在門上用黃底蓝字漆上“三槐堂”三个大字。虽然刘耀海装出一副笑眯眯的伪善面貌，制造出什么“坟山真气”的謠言，可是穷苦人却看透了他的本質，暗中都指着他脊背說，“任你砍下头，剥下皮，肚子里还是一副豺狠心肝！”大伙給他起了个外号叫“刘要命”，把“三槐堂”叫做“三坏堂”。

一九二五年前后，刘要命家的三棵槐树不知怎么的，从北向南开始皮烂枝枯，眼看就要枯死了。刘要命为了維护“风脉”，特地盖了一座“护槐楼”，把靠二門东边最老弱的“礼槐”夹在樓閣中間。就这也不頂事。“难道我刘家‘脉气’尽了嗎？要不就是誰家夺了我刘家的‘风脉’。”他向北望去，但見刘滿家中的一棵槐树，挺拔聳天，槐蔭滿院，加上刘滿家地勢較高，那森森的槐蔭，看去更加显眼了！刘要命这才悟出了个“道理”，心想，准是这穷小子夺走了我家的“风脉”。因此，想方設法，非要把刘滿家的槐树砍倒不可，何况这棵槐树本身就能换来一堆銀子呢！

刘滿就是刘二磨的爹，为人胆小怕事，年轻时为地主干活，累死累活，終年不得溫飽，更养不起家口。那时候，二磨的爷爷还活着，老人見一家人辛辛苦苦，老是离不开个穷字，一辈子穷怕了，竟也染上点迷信色彩，听人說槐树是象征吉星的，一天，他怀着美好的願望，弄来棵槐树苗，对二磨奶奶說：

“你把它栽在院里的吉星上，試試咱家的运气，要长就該兴，不长就該敗。”奶奶把树苗栽到院里东南墙角边。她天天浇水，树苗活了，爷爷、奶奶这一下可乐啦，以为真的栽在“吉星”上了：几年过后，这棵“吉星槐”就綠叶成蔭、亭亭如盖了。

春天，槐树长出嫩芽，是很好吃的槐树叶菜；夏天，开出雪白的連串的小花，用槐花做的餅，吃起来又香又甜；伏天到了，槐树像个遮天挡日的大綠伞，人們都爱在树下吃饭，乘凉，听奶奶講栽培“吉星槐”的經過和对它的希望。因此，二磨一家人就把这“吉星槐”看成是他家的宝树，天天盼望着幸福日子的来到。

可是“吉星槐”并没有給二磨家带来什么“吉祥”。相反的，日子却越来越穷困。把“吉星槐”带到院子里来的二磨的爷爷，临終时連张破席都沒带进土里去。

二磨爹刘滿从小給人当长工，还起早摸黑在飞沙夹圪針（荆棘）的北坡上，星星点点地开了二亩多荒地，收下的粮食連交閻錫山“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稅都不够。家里人多，連草根树叶都弄不上嘴了，刘滿只好狠心把十一岁的二磨姐送人当了童养媳，把二磨大哥送到沁源县去当长工，把二磨二哥玉虎和三哥磨孩送到邻村放羊，把七岁的二磨带在身边，和自己一起給本村地主刘耀海家放羊。

刘耀海嫌二磨小，“棒头大点娃娃，也能放羊？讓他还吃两年‘草草’再說吧！”二磨爹只好把二磨送到陈家沟去“赶飯碗”。直到十九岁，已成了个放羊把式，刘耀海才派人要二磨回来給他放羊。

二磨回到峪口村后，刘耀海不久就“提拔”他当了“羊倌”（放羊的领头人），还说：“二磨，只要你把活干得像个样子，咱亏不了你，准保给你找个像样的媳妇。”

可是每当二磨向刘耀海要工钱时，刘耀海总是装出一副非常“体贴”人的姿态，说：“二磨，工钱零花了多可惜呀！把工钱存在我柜上吧，我给你出利钱！等你家有个红白喜事的时候，我将本利一齐给你，一个也不少你的。”

这年的“羊倌节”（农历六月初六日），刘耀海“犒劳”羊工，每人给三个小蒸馍。二磨想起没吃没喝抱病在家的奶奶，自己连尝都舍不得尝就把蒸馍揣在怀里上山放羊去了。盼到晚霞映红了山坡时，二磨圈住了羊群，就匆匆地赶回家来看奶奶。

刚进院门，听见破窑里一片哭声，“吉星槐”上的乌鸦也在乱飞乱叫。二磨慌忙闯进窑里，看见爹和娘趴在奶奶的身边哭成一团，窑洞里一盏小油灯昏暗的，模模糊糊照见了直挺挺躺在炕上的奶奶。二磨眼前一黑，惊叫一声，扑倒在奶奶的胸脯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二磨醒来时，窑里挤满了穷苦的伯叔兄嫂们，爹娘正在和他们商量着为奶奶安排后事。只听爹说：“……没奈何，只好把二亩地拿去抵押几个钱！”娘却反对：“地是咱的命根子，这二亩地是咱们一瓣头一瓣头刨出来的。出脱了，咱们怎么活命啊！”伯叔兄嫂们说：“别卖地吧，咱大伙帮凑帮凑……”二磨没有听完，猛地站起来说：“大伙也困难，不用大伙帮凑，也不用卖地，我找刘耀海要工钱去！”就冲出窑门走了。二磨爹见他那气虎虎的样子，怕他出事，忙叫喊着：“二磨，回来！回

来！”眼看叫唤不应，人们就扶着二磨爹涌向刘家大院。

二磨三脚两步闯进刘家大院，登上“三槐堂”，到了东间账房，看到血红的烛光下，刘耀海正在拨着算盘，就直截了当地说：“掌柜！我奶奶去世了，这回该把工钱算给我了吧！”

刘耀海转了转山羊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嘿！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算账呢！”他装模作样地翻了翻账簿，接着说：“你给我放了九年羊，死了十只羊，有八只是母的。你知道，母羊一年生一只羔；小羊两年后生小羔……少算些，至少你也欠我三十只羊……”

二磨一听急了，截断他的话，反问：“谁放羊能保不死一只？别扯淡了，你给我工钱！”说着，向前搶上两步。

刘耀海向狗腿子楊五二递了个眼色，楊五二煞神似的举起木棒，对二磨喝道：“你要怎？”这时，二磨爹扑进来，向刘耀海央求道：“有账算不烂啊！求你先给点工钱，要不先借块材板也行。”

刘耀海眯着眼说，“咱三槐堂就爱行善，寿板、寿衣有的是。不过，也不能空口白话地拿走呀！”

二磨爹说：“咱什么都沒有，就抵押二亩地吧。”

楊五二见刘耀海转着眼珠，就知道主子的意思，接过话来说：“刘满，你说话真不嫌牙酸！你那二亩荒地，叫人看见都嫌扎眼哩！你要实在无法，就拿你院里的那棵吉星槐做抵押吧！”

二磨爹听见他提起“吉星槐”三个字，霎时像摘了他心肝一样，再也不谈借钱的事了，拉着二磨回到家里，和穷乡邻商量了商量，第二天把奶奶草草安葬了。

奶奶死后，二磨一连三天，独自个生闷气，有时靠着“吉星

槐”自言自語地說：“吉星槐啊，吉星槐！九年工錢不給分文，還說欠下他三十只羊，你說有個天理沒有？”

第四天，二磨离开刘要命家，回到陈家沟刘江孩家放羊。

二磨奶奶的死，刘要命沒有达到夺下“吉星槐”的目的，反而气走了羊把式二磨，从此刘要命更加怀恨二磨，随时随地都在等着整治刘滿家的机会。

“吉星槐”沒給二磨家带来吉星，反倒給他家种下了祸根。……

五顆“誘子”

在旧社会，“沟里沟外都是豺狼”。二磨給刘江孩家放了一年多羊，仍旧是落得两手空空，一年多来，連給爹治病的錢都沒有，眼看爹的病越拖越重，二磨常常愁得一个人悶声不响地坐在山坡上发呆。从小和他一块放羊的李二毛說：“二磨哥，光愁有啥用！总得寻条路啊！”

“条条都是死路！”二磨气愤地說。

沉默了片刻，二毛又說：“二磨哥，听人說，毒狐子倒是件挺沾光的事，一张狐皮能卖五六百錢。能毒死一只狐子，不是就有办法了嗎？”

“可拿什么买‘誘子’呢？”

“咱们想办法借吧！”

“誘子”是一种有香味的油脂裹着的毒药，样子很像核桃，狐狸吃了，不出百步就会死去，因此，人們也叫它“百步丸”。沁县一带的猎人常常用这种毒药毒死狐狸。

二磨东借西凑，連脚上的破棉鞋都卖了，也只凑了六十个

銅錢，買了兩顆“誘子”。二磨也把破大鑑當了，才又買了三顆。

有了五顆“誘子”，二磨一夜沒睡着，眼睜睜地盼着天亮。

听到远处隐隐传来一声鸡叫，二磨一滚身爬起来，穿上衣服，小心地按按口袋里的五顆“誘子”，准备往坡上走。没想到迎面碰上刘耀海家的狗腿子楊五二。楊五二皮笑肉不笑地说：“掌柜有請！”二磨心里捉摸，这么早就派人来叫我，不知刘要命又立下了什么詭計……。

这回，刘耀海却滿面堆笑，一見二磨来了就摆手讓他坐。“听说你要上山去毒狐子，这太好了，一张狐皮值五六百錢！好事好事！只是你掏大价钱买假药可划不来！”二磨不知对方用意，赶忙說：“这药还能有假？”說着就掏出五顆“誘子”来看。刘耀海凑过去說：“哈哈，二磨，你那知道城里人心黑，专门糊弄咱们土坷垃咧！我是識貨的，給我瞧瞧就知道是真真假了……”說时迟，那时快，刘耀海一伸爪子，搶走了二磨手中两颗“誘子”。

刘耀海搶过“誘子”，忽地把脸一沉，声色俱厉地说：“我家看門的大花狗，昨晚无原无故地死了，原来是你用‘誘子’毒死的，你安的是什么贼心！”

事出突然，二磨还来不及弄清他的話是什么意思，狗腿子楊五二已經拖着一条死狗进来，往地上一摔：“你看，这不是！”刘要命趁二磨轉眼看狗的当儿，早把手里的两顆“誘子”藏了起来。二磨沒留意到刘要命做手做脚，看了死狗一眼，急着申辯說：“狗不是我毒死的……”

刘要命翻了个白眼，打断二磨的話头，說：“你还不認賤！你說不是你毒死的，我問你，你買了五顆‘誘子’，還沒有上山，

怎么只剩三顆了？”

二磨这时才朝刘要命的手里望了望，只見他两手摊着，哪裏还有什么“誘子”。二磨又气又急，冲着刘要命喊道：“你敢賴我兩顆……”話沒說完，楊五二早举起木棍立眉豎眼地責問：“認不認？不認，打死你！”

二磨爹知道二磨被刘要命叫去不会有什么好事，就拖着病体，赶到刘要命家。見了这般光景，二磨爹怕二磨吃亏，連忙向刘要命說好話。可是刘要命哪管这些，他說：“你家二磨毒死我的好狗，俗話說，打狗欺主，現在毒死了我的狗，不肯認賬，反而出口伤人，應該罪加三等。告訴你，咱‘三槐堂’刘耀海不是好欺負的，这事可不能随便了結。咱把話說在头里，两条路由你走：要么給狗出喪立祖，要么上县衙，听凭公断！人証物証都在，你想賴是賴不了的！……”

二磨听他这样說，气得直咬牙，霍地跳起来，冲上去要和刘耀海拚命，可是刘滿怕二磨吃亏，赶忙拦住二磨，二磨掙扎着朝前冲了几冲，爹死死抓住他不放手，他見爹踉踉蹌蹌，怕再鬧下去叫爹着急添病，便站住了，恨得咬牙跺脚，說不出話来。……

奇耻大辱，永世难忘

回到家里，穷哥們听说刘耀海要二磨家給狗出喪立祖，群情譁然。有的主张不办；有的怕不办要吃官司；有的主张叫二磨出村去避避风头，以后看情形再說。商量的結果，覺得还是最后一个办法比較好些，可是二磨不肯，怕自己一走，家里人倒霉。事情很急迫，人們也顧不得二磨同意不同意，推的推、

拉的拉、劝的劝，终于把二磨拉出了村。

刘要命听说二磨“跑”了，恶狠狠地说：“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马上叫狗腿子楊五二去催刘满办狗丧。

二磨爹被逼得无法，忍痛卖掉仅有的二亩荒地，到邻村請財主张耀生出面調解，送了两块銀元的財礼，說了八布袋好話，张耀生才答应“尽力办办看”。刘要命看在张耀生的“情面”上，答应減办五桌出喪酒席，其他什么拉灵、立祖等等条件，一概不能减免。

消息传来，激起了穷哥們的极大的义憤，爱打抱不平的“火炮炮”刘四成当即帶領了四十多个年輕人，一路叫罵着涌进了刘要命的大門。

刘耀海見众人来势甚猛，出了一身冷汗，却强作鎮靜地說：“乡亲們，請坐，有話坐下来談。”

刘四成像炸雷似的吼道：“你家死了条狗，为啥要二磨家为它出喪立祖？”

刘耀海嘿嘿一笑，狡猾地說，“哦，原来是这件事。我家的大花狗是二磨毒死的，人証物証俱在。要他把狗埋掉，理所当然嘛。至于为狗立祖，这不过是句气头上的話，你們倒認真了。咱‘三槐堂’哪輩子干过这号缺德事呀！不过，二磨毒死我家的狗，欺人太甚，不能不办。这狗給我看了十多年大門，‘人畜一般同’，它对我忠，我也不能叫它屈死！……”說到这里，他頓了頓，一双吃人的狼眼狠狠地盯着二磨爹（他是跟着刘四成等人来到刘家的），二磨爹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被他死死盯着，又气又恨，急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办喪的事，就

凭刘满的良心吧！——总要让我刘耀海面子上过得去。”

刘满看到刘要命眼中杀气腾腾，如果不答应，怕他生法子谋害二磨，只得忍气吞声地答道：“办就办吧！”

刘耀海赶忙接过口来对众人说：“乡亲们都听见了，可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又转脸对刘满说：“要办就得办得像个样儿。你要是手头困难，寿板和钱，我可以先借给你。二磨不在，就叫他哥磨孩回来奉灵。……”

“什么？什么？”众人又沸腾起来。

这时，杨五二匆匆赶来，在刘耀海耳边鼓捣了些什么。刘耀海故意大声回答说：“这我早知道了。你快吩咐长工们马上准备马料，打扫院落，准备迎接！”回头又对众人说：“各位乡亲请回。刚才县府来人通知，说我家二少爷今晚要带着大兵到本村来办一件公事。我得赶紧去张罗一下，失陪了！”说罢，向大家拱拱手，然后又狠狠盯了刘满一眼，就走进屋里去了。

刘耀海的二儿子在外面当区长，有兵有势，和县衙门又有来往。人们听说他要带兵回来，心里都犯嘀咕。“火炮炮”刘四成还想叫出刘耀海来，和他讲理，但见众人已三三两两地散开，刘满又一再要他“还是忍一忍，省得把事闹大”，他便又气又恨地昂着头，离开了“三槐堂”。

刘满回到家里，立刻打发老伴和磨孩媳妇连夜离开峪口村，到外面去躲兵，还托人捎信给磨孩，叫他暂时不要回家来。他拿定主意：天大的祸事他一人承担，决不讓儿子媳妇们受屈。

刘满把卖地剩下的钱交给了刘要命。第二天，刘要命在

他院里搭起了“灵棚”，中间还挂着个狗灵牌，上面写着：“三槐堂前門守卫花将军之灵位”。狗棺材前面摆着供盘祭品。

这时过厅里摆起了酒席，刘耀海带着财主、保长们笑眯眯地入座了。……

中午时分，就要出丧了，刘耀海要刘满在启灵前向狗棺材行三跪九叩大礼，刘满死也不肯，杨五二等几个狗腿子硬按着他行了礼。

出丧时，刘耀海家四个长工抬着狗棺材。狗腿子们硬在刘满头上系上一块白布，拖着他为狗送葬。刘满一边蹒跚地走，一边掉泪。他不是为狗哭灵，是为穷人受迫害受侮辱而哭泣。

送葬的人们离开“三槐堂”没有多远，刘四成带着一群年青人赶来，一陣鑊头、扁担、棍棒打进送丧的人群。杨五二背上挨了一棒，一看情势不妙，扭头就跑。刘耀海和保长、财主们想上来弹压，刘四成等人更是怒火冲天，就向刘耀海打去，吓得他心惊肉跳，也赶快往他的老窝跑去。刘四成等人在后面追着，群众们也一齐呐喊着：“打！打！打！”直追到刘家大院门头上，才返回来。这时，刘家抬灵的只剩两个人了。刘四成怒火未熄，举起鑊头就要砸狗棺材。刘满和村里的老人怕事情闹大，都劝刘四成等人平平火，他们这才含恨扶着刘满回家去了。

这事发生后，刘耀海对刘四成恨之入骨，当天晚上就想出个毒计来对付刘四成。他把埋狗的长工刘水孩叫来说：“水孩，你给我当了二十年牛倌，从没出过差错，我什么事都信得过你。牛棚里很潮湿，我特意照顾你，今晚去把狗棺材刨出



来，剥下狗皮你铺用，顺便把棺材也拉回来。”水孩是个老实疙瘩，他不解地问：“掌柜，你不是说过，‘人畜一般同’……”刘耀海生气地斥责道，“你就不长心眼！‘养猪吃肉，喂狗用皮’，这有啥不可以呢？”水孩当晚就照办了，刘耀海又连哄带威胁，叫他不要出去乱说，却叫杨五二放出谣言说：“刘四成盗了狗坟，要告他的状，大军来了，要提他去枪崩！”至于拿回来的狗棺材，刘耀海后来又高价卖给穷人了。

二磨爹遭了这场冤屈之后，心里又气又急，病就更加重了，一连吐了几次血，脸色像黄纸一样，眼窝深陷，躺在炕上一夜也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刘耀海派狗腿杨五二捎话来，“掌柜昨晚算了算，这次办丧事的用费，你交的那点钱，连零头都不敷。谅你也出不起，掌柜吩咐，拿‘吉星槐’顶债吧；还让你代替守卫花将军给掌柜家看门！”说完就不讲理地把二磨爹拉到刘家去了。

第三天清早，县里真的来了一班“灰狗兵”。刘耀海派杨五二去把他们接到刘家大院，请吃饭，让喝酒，塞腰包，然后又叫杨五二领着他们去抓刘四成等带头“闹事”的人。幸亏刘四成等早已躲出村外，才没有遭殃。刘耀海就趁这机会，令所有长工出动到刘满家里，锯的锯，砍的砍，不到半天工夫就把“吉星槐”砍倒了。

等那班灰狗兵走后，刘耀海才告诉刘满说：“刘满呀，大军要修桥，差我家长工把你院里的那棵槐树砍了！”刘满一听“吉

“星魂”砍了，比挖了他的心还难受，就忘了一切，猛地冲过去要和刘耀海拚命，但又被狗腿子們硬拖到門外去了。

后来，刘要命又百般刁难，要刘滿老汉代替狗看門，老汉思前想后，感到生活在这样的世道里，只有財主們的天下，沒有窮人們的活路，窝了一肚子的气，不久便身染重病，含恨离开了人間。

二磨得到爹的死訊后，三十晚上赶回家来，爹已安葬了。听完哥哥訴說爹的慘死經過之后，二磨一言不发，抓起一把菜刀就往外冲。磨孩一把抱住他說：“你不看这是啥世道，又要睜着眼往虎口里鑽嗎？”二磨只好打落門牙和着血往肚里咽，把菜刀放下了。当夜，兄弟俩到爹坟上去，默默地坐了一晝，怕刘要命再来迫害，天一亮，就又离开了峪口村。

老 槐 新 枝

二磨在外面还是生活无着，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又回到了峪口村。这时日本侵略軍已占了沁县，峪口村也成立了伪組織，刘耀海的二儿子当了县伪警备队长。二磨家呢？窑門垮了，娘和三哥磨孩要飯死在外面几年了，三嫂回娘家了，大哥在沁源县被閻錫山抓兵，受不了罪想跑，結果被抓回去打死了；二哥在邻村干了几年，出外漂流，一直沒有下落，多半也是死在外面了。

二磨一个人呆在破窑里，沒有吃的，也不想吃，痴痴呆呆地不流泪也不說話，整天坐在破炕上，背靠着窑壁，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嘴里噙着他爷爷和爹用过的四寸长的榆木旱烟

管，有时深深地吸一口气，眨几下眼皮。别人和他说话，他只是瓮声瓮气地“嗯哼”几声，算是回答。别人告诉他刘耀海把他家的“吉星槐”锯成板卖了許多錢的事，他也只瞪眼不开腔。于是人们说：“这苦人儿叫刘耀海给逼傻啦！”

天气渐渐暖了，二磨常坐在比磨盘还大的“吉星槐”的树桩上沉思默想。有时候一人黑夜到深山冷凹去转游。有一次好几天没有回家，人们都不知他去干什么。原来他听人说沁县也来了“八路”，他们能为穷人报仇，他出去就是找为自己报仇的“八路”啊！但每次他都没找到，回到家来，又重新坐在树桩上沉思默想……

一天晚上，他像平时一样坐在树桩上，看星星，望月亮，看着望着，星星灭了，月亮落了，东山发白了，他实在倦了，想回窑洞里去打个盹。他一手撑着树桩准备站起来。突然手上触到一个软绵绵、潮润润的东西，他低头一看，“啊”了一声，惊叫起来：“娘啊！‘吉星槐’生出嫩苗苗来了！”

早晨的阳光照在这短短的不到三寸的嫩苗苗上，显得这样有精神！显得有无限的生命力！二磨从梢摸到根，又从根摸到梢，一股暖洋洋的春意像电流一样，从这嫩苗苗上通过他的手指，传遍了他的全身，他冰结了的心忽然解冻了，他灰暗无神的眼睛又燃起了希望的光芒。

第二天，他开始重新收拾院子、窑洞。他找了一些破砖，把“吉星槐”的嫩苗苗圈起来，又小心翼翼地在它周围堆上碎土、乱草、败叶，乍看上去，好像一个土堆。从此，他心中珍藏着的那个秘密，那个渴望解放的希望，也像枯槐的嫩芽一样，

不断地成长着。……

一九四六年，沁县解放了，刘二磨见了青天，他加入了农会。土改中他分得了土地、房屋，这棵从爷爷留下的苦苗苗开始过上了甜日子。

一九四七年，在斗争刘耀海的大会上，刘二磨倾诉了祖孙三代的苦水，控诉了刘要命的滔天罪行。革命政府根据峪口村群众的要求，镇压了恶霸地主刘耀海，给刘二磨祖孙三代报了仇，也给全村人民出了冤气。

新中国成立后，刘二磨逐渐变得多话、活跃、干劲十足。他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历次运动中都积极带头。现在，他已经六十七岁了，还不肯退休，仍旧为大队放羊。他常说：“生活这样好，叫我怎么坐得住啊！”

他院里的那棵“吉星槐”呢？从旧树桩上长出来的新苗，二十多年来，又长成了一棵大树，绿叶成荫，亭亭如盖，比当年它的前辈还要挺拔、高大。

二磨老人在党的教导下，已经懂得了许多新道理，早已不像他的爷爷、奶奶和爹娘那样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什么“风脉”上了，但是他对院里的这棵“吉星槐”却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收工回来，每当山风吹过，“吉星槐”的枝叶发出沙沙的絮语声时，他总是意味深长地对自己的孩子说：“听，你们的老奶奶又在讲‘吉星槐’的老故事了。孩子们，牢牢记住吧！”

平 原插图

卖 身 記

高 峯 張作賓 鄭誠信

高彩云原籍在山西省屯留县五里庄，不满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一九二七年春天，又遇上大灾荒，她爹高增文挑着担子逃难，一头是破被，一头破筐里放上彩云，一路挨饥忍饿，好不容易才飘流到大宁县曹家山。人生地不熟，一时找不到活路，只好给地主王万春放羊。

曹家山山深林密，狼特别多，经常出来伤害人畜。高增文正在山旁草厚的地方放羊，突然一只狼从山上窜下来，叼走了一只羊。高增文回去只好照实说，可是地主没容他说完，就夺过他手中的羊鞭劈头盖脸地打下来，一边打，一边大骂道：“怎么狼就没把你吃了？打死你这穷鬼！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上我一只羊，快给我滚蛋！”高增文挨了毒打，又拿不到工钱，怀着满腔的怨恨，背着仅有的那条破被，拉着小彩云，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含着眼泪，走出了王家。

父女俩爬了二十多里山路，来到了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将军墓这个小村，寻了间破窑，落下了脚。

一天，彩云爹去到村边将军泉上背水，碰上了地主王万春

的儿子瘸老二。瘸老二二话不说，先给他当头一棒，再罵道：“我想你早喂了狼，谁知你还活着！这泉水是我家的，你打水，交了税吗？”彩云爹說：“水是从山里流出来的，还能成了你家的？”瘸老二被問得哑口无言，便一脚把盛滿水的罐子踢翻，趁势又是一脚，踢在他的心窝上。水沒打上，又无故挨了一頓打。彩云爹感到胸口一陣难过，回到家里吐了口血，就一病不起。

腊月二十三那天傍晚，好心的邻居赵大嬸給彩云爹送来了半升米，彩云給爹熬了碗米湯，走近爹身旁說：“爹，你喝点米湯吧。”彩云爹睁开眼看了看女儿，說，“这……”“这是大嬸送来的，你喝点吧！”爹拉起彩云的手說：“孩子，别难过，我会好的，要听你大嬸的話……”話沒說完，彩云爹咬紧牙关，閉上眼睛，就咽气了。彩云慘叫一声：“爹呀……”一碗米湯洒在炕边，她扑在爹身上，哭得死去活来。

听到哭声，乔老二、赵大嬸、牛铁柱几家穷苦人都跑进窑洞里来。赵大嬸刚拉起彩云，彩云就一头扑进她怀里，哭着說：“大嬸，叫我拿什么安葬爹呀！”乔老二看着彩云爹穿的那条蜘蛛网似的破棉褲說：“她爹在世沒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死了，总不能也像这样露着屁股啊！”說着，他脫下了自己身上的一条单褲（这条单褲比彩云爹的好不了多少）給彩云爹罩上。彩云想到她爹的苦处，又扑到爹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赵大嬸提起衣袖，擦去她的眼泪說：“孩子，别伤心！大家好歹总得設法把你爹埋葬出去。”

乔老二对赵大嬸說：“娘，你在这里照看着点，我和缺

柱去湊點錢，買領席子來。再窮，也不能讓老高就這樣出去。”

乔老二等走后，已是深更半夜，这孤独的小山村，經常有野兽出沒。赵大嬸怕彩云爹的尸体遭到损伤，便和彩云在門口点起两堆木柴火，又在門脑上挂了一个破鎗鎗。赵大嬸又从家里拿了一条白布，纏在彩云头上，給她爹戴孝。

夜，阴沉沉的，寒风把微弱的火苗吹得旋来旋去，那个破鎗鎗不时发出低沉的音响。

彩云的哭泣声停了，她淌着眼泪，看了看父亲的尸体，对大嬸說：“大嬸，我爹在世时，一把汗，一把泪，把我拉扯了十一年，他宁願自己餓着肚子，也要把糠窝窝留給我吃。可是我从沒有好好孝敬过他……这会儿只要二叔他們借到錢，把爹安葬了，我白天跟二叔去砍柴，晚上伴你紡綫，也要把債還清。就不知道能不能借到錢？”說到伤心处，彩云又放声大哭起来。大嬸安慰她說：“孩子，別哭，会借到錢的。”

可是，天亮后，乔老二垂头喪氣回來，說走了三四个村子，也借不到分文錢。

第二天，赵大嬸又出去轉了一圈，也空手回來。牛鐵柱到他姑媽家借，也是白跑一趟。

饑狗鼻子尖，王万春的儿子病老二知道高增文死了，家里还有个女儿，长的挺俊俏，便把狗腿子高石头叫来，如此这般地囑咐了一番，于是打发他到將軍墓來。

高石头面慈心狠，他来到彩云家，花言巧語說：“彩云呀，人死了，再也哭不活，还是安排安排眼前的喪事吧！”彩云沒有

吭声。赵大嬸說：“人穷沒有法子。”高石头說：“法子倒是有。”說到這裡，他就作了个眼色，把乔老二、赵大嬸叫出窑洞，輕悄悄地說：“东山底有个姓李的，家境不坏，他那二孩子還沒成亲，正托我給找个好閨女。我看彩云挺合适，这样，彩云有了落脚的地方；眼前，也有錢安葬他爹，不是一举两得嗎？！赵大嬸，你說呢？”赵大嬸左思右想，“彩云是个机灵、懂事的好閨女，她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眼下打发她走，心里受不了这苦痛，也对不起她爹；可是人穷，路絕，眼前借不到錢，把她爹就这样赤身露体埋了，更不合适。”于是說：“要是孩子去了不受罪，不妨跟她提提。”乔老二也覺得這是一條路。三人商量定当后，赵大嬸就把这个主意告訴彩云，問她：“孩子，你看好嗎？”彩云說：“只要弄到錢安葬我爹，到哪里受苦我都願意。”赵大嬸說：“那么，石头，你先去李家取回錢来，大伙帮忙把老人安葬了，随后我們把孩子送去。”石头眨眼生計，对大嬸說：“大嬸，人家有言在先，得看見人才肯給錢哩。”大嬸对彩云說：“那，孩子，再去見你爹一面吧！”

彩云又扑到爹的身上，大哭了一場，背起十多年来和爹伙蓋的那条破被子，临走，赵大嬸把家仅有的那把谷面烙了一个餅，送給彩云說：“孩子，带上它，路上好吃。”她拉衣襟擦去眼泪說：“孩子，到了人家那里，要学得有眼色些，可不像在你爹身边……”彩云哭着別了赵大嬸和众乡亲。

彩云从小跟爹漂流，这一带山路，她是很熟悉的。高石头說帶她去东山底，怎么会走这条道呢？越走心里越怀疑。走

呀，走呀，高石头却把彩云带到曹家山来了；走呀，走呀，高石头又把她带到地主王万春家門口的旗杆下。彩云这时才知道自己受騙了，又記起她爹在这里被王万春用羊鞭抽的情景，釘在旗杆下直哭，不肯进这阴森可怕的地狱。但事到如今，她要不进这地狱，也由不得她了。高石头扯住她的胳膊用力一拉，跨过門檻，連推带搡，把她推到王万春住的堂屋前。

王万春正在數銀元，一看見彩云，順手把一迭銀元当哪一声放在桌上，皮笑肉不笑地說：“小丫头，进来，你不是要錢葬你爹嗎？”彩云低头默默地站在門口，不敢往前走。

王万春又拿了一迭銀元晃了一下，放回柜里去，說：“这三十元存在我这里，是你的押身錢；那三十元叫石头拿回去收拾你爹。”

高石头和王万春对了一下眼色，把三十元錢揣进怀里，笑着点点头走了。彩云从此就好比羊羔掉进虎口，作了王万春的丫头。

第二天，王万春老婆母老虎命令彩云去背水。彩云从麦秸堆里爬起来，背了个大水桶，在星光下走出王家門。曹家山是大宁县最高的一座山，地主王万春就住在山頂上，这座山直陡陡的，从山頂到山脚約有十五里路，下了山顺着这条道再走一、二里才是“將軍泉”。彩云盛滿了水，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半山腰，忽然看到乔老二从山那边过来，就上前問道：“二叔，我爹埋了沒有？”“孩子，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棺材已讓东庄的孙木匠給做了，錢，高石头說你拿着哩！”彩云說：“六十元卖身錢王万春只給了一半。我昨天亲眼看見把三十元交給高

石头带回去葬我爹的，他怎么拿了錢不給你？”乔老二叹了一口气，恨恨地说：“哼，原来他們俩串通好来騙咱们！孩子呀，可別忘了这仇恨！”彩云这时如万箭穿心，气得昏了过去。

乔老二慢慢喚醒彩云，安慰她说：“孩子，气不頂用，王万春和高石头这两个狗东西好死不了。你爹的事，我回去和大伙再想办法，就是砸鍋卖鐵，也要湊上几个錢把他安葬出去。”又說，“你向王家告个假，回去送一下你爹吧！”

論理，高增文就那么一个女儿，今天是他出喪的日子，怎么能不讓女儿去送葬呢？但尽管乔老二好說歹說，还是不頂用。母老虎說：“她卖到我家，哪有这样随便，說走就走！”乔老二說：“你說她卖給你家，我們可沒見到一文錢。”母老虎火了，瞪着双眼，拍着桌子說：“你不要昧着良心說話。你問彩云拿錢了嗎？”彩云气忿地反問：“你們什么时候把錢給我了？”母老虎随手掀起把苕帚，当头劈下去……

就这样，彩云連爹入土前最后一面也沒見上。

彩云年紀虽小，可是做飯、洗衣、打水、推磨，样样都要干。每天从鸡叫干到半夜，可連口残湯也喝不上。一次，逢上村祭，宗祠分来几个饅饃放在楼上被猫吃了，母老虎硬說是彩云偷吃的，把她吊起来打。木棍打断了，換火箸，火箸打弯了，換皮条，硬逼她承認。

吃苦瓜蘸黃連，苦上加苦。一九三二年春节来临，母老虎讓彩云七天磨出两石麦子的面，每天黑夜，还要她紡四两棉花。十四岁的人，吃不飽、睡不好，瘦得像干柴，哪能干得了这

重活呢？第六天上，彩云还没推上一半就沒劲了。母老虎扑上去，将她按在地上直打。彩云实在受不了啦，就大喊：“啊唷，救命！啊唷，救命！”母老虎狠毒地用干草把她的嘴塞满，又捡起砖头往她身上砸。一砖一个血印，彩云昏过去了，母老虎说：“她装死。提水来！”一桶水泼上去，彩云醒过来了，又逼她推磨。

到了十七岁那年夏天，彩云害了病，躺在牛圈里爬不起来。王家不但不给她吃饭，还要逼她上山去割草。她爬到山上，肚饿、口干，没奈何，只好拔些野菜，趴到河边蘸着河水充饥、解渴。这一病，病了十多天。

病还没全好，母老虎又逼她去砍柴，曹家山荆棘丛生，那縱橫交織的紅石子路，就是她七年来背水、割草、放羊、砍柴用脚掌磨成的。

这天，雨绵绵不断地下个不停，彩云浑身湿淋淋的，挑着笨重的柴担，迈着艰难的步子往山上爬去，因为又乏、又饿，头一晕，就昏了过去。

等她醒来时，雨下得更大。彩云不敢多耽誤，连忙爬起来，准备把柴担回去，突然发现一捆柴已滚下山去了，再下去背上来是没有一点力气了。幸亏这时曹家山有个小伙子，出外当短工回来路过这里，替她去背上，一直把她送到村口。

刚进门，不等她开口，母老虎劈面就是一巴掌，说：“你干啥去了？到现在才回来！”

彩云说，“我在路上……”没等她说完，母老虎又是一巴掌，罵道，“不要脸的东西，我知道你去路上胡勾乱扯。”这

时，地主的儿子瘸老二在门外听见，起了歹心，进来说：“她是不是吃硬的，打有啥用？”又故意装好人地转身对彩云说：“还不快去给驴添草去！”高彩云忍气吞声回到牲口房，身体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草堆上。瘸老二跟着扑上去，把她糟蹋了……。

深夜，四周漆黑一团，彩云伤心地痛哭。爹被踢死，卖身被騙，劳累、餓俄、挨打、受侮辱……种种往事涌上心头，最后她模模糊糊记起，在老家五里庄还有一个堂哥哥，心想：“现在只有跳出这牢笼，去找他，才有活路。”彩云想到这里，顿时浑身有了力量，于是咬了咬牙，从后墙跳出去，跑了。

彩云逃走那天夜里，天下着大雨，路滑难走。她赤着双脚，饿着肚皮，翻山越岭，避开大路、村庄，专走狭窄的小路，走了七天七夜，才回到老家屯留县五里庄。

走进堂哥高道元家的大门，彩云叫了声“大哥！”高道元看見她披头散发，穿着件少袖缺襟的褂子，瘦骨嶙峋，楞了许久，简直认不出她是誰。彩云告诉他：“我就是九年前逃到大宁县的彩云啊！”接着把爹死卖身、逃出王家的经过说了一遍。兄妹俩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没几天，母老虎得到消息，就骑着叫驴，带着家丁直奔五里庄要人来了。人马还未走进村口，就传来了“呱啊，呱啊……”的驴叫声。彩云听到这熟悉的驴叫，吓得心惊肉跳。

母老虎打着旱伞，骑着叫驴来到了高道元家门口，从驴背上跳下来，大声喊道：“高道元，交出人来！”道元不慌不忙地从屋里出来答道：“交出什么人来？”“交出彩云来！”母老虎又尖

叫一声。“噢，你說的是我大叔的閨女吧？她不是在你家嗎？怎么来这里要人？”“你裝的什么蒜！你到底交人呀不交？”

彩云藏在墙后柴堆里，害怕得直打哆嗦，她暗暗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再进王家門。”这时只听母老虎命令家丁說：“搜！”彩云想：与其被抓回去受地主凌辱，不如一死。于是就跑到房后，跳进一口井里……

母老虎搜不到人，急得一蹦三尺高，要拉高道元进衙門打官司。众乡亲气愤不平，一个个都围上来。

这时，宋有志、欒尚書等十几个猎人刚从山上回来，听到消息，也一齐赶来。宋有志沒到跟前就喊道：“站住！”他的声音像閻雷，震得山搖地动。母老虎虽有些胆怯，但沒有下威，还在大跳大叫說：“你們反了？看我把你們送衙門去！”宋有志心灵眼快，忙跳上碾台，端起土枪“砰！”放了一枪，吓得母老虎张口結舌像木头人一样。道元声色俱厉地对母老虎說：“实告訴你：人是在我这儿，想要再回去給你当奴隶，妄想！”接着宋有志又朝天“砰！”的一枪。母老虎看看家丁已溜走，也就騎上叫驴沒命地奔逃。

这时天已黑了，乡亲們点起火把到处找不到彩云，高道元和宋有志又返到房后叫：“彩云，彩云……他們走了，你出来吧。”

彩云跳下去的那口井原来是干了好几年的枯井，上面蒿草丛生，看不見底。彩云一跳下去就昏迷过去了。

这时，彩云正好醒过来，听到道元哥的声音，应了声“道元哥”。他們順着叫声跑到井边，朝井底喊，“彩云！彩云！”沒有



回答。原来彩云只醒了一会又昏过去了。他們借着火把的光往井里一看，只見井底隱約有个黑团，有志忙拿了一条繩索，讓人們在上面拉着，自己沿着繩滑到井底，才把彩云救了上来。

彩云被搭救以后，母老虎虽然也听到了风声，但因为被猎人們的枪吓怕了，又听说那里穷人心齐，她不敢再来罗嗦。从此，彩云就結束了七年的地獄生活。她跟着哥嫂紡織、养蚕、种田。一九三八年她和救过她的猎手宋有志結了婚。

結婚后，小俩口苦熬苦受，总想把日子过甜些，但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任你把腰累弯，把腿跑断，到头来，还是少吃无穿。

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来了共产党。彩云从此见了天日，苦日子熬出了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她家分了土地，耕畜，房屋……。随着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她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現在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全家十口人，就有五个是五好社員。每当她和老伴谈起今天的幸福生活时，总要这样說，“沒有共产党，早就沒有我高彩云了。”

姚治华插图

土 地

岳 峯 王田溪

—

斗争地主刘德清的大会结束以后，天黑了，人们渐渐走散。我还蹲在场子里没走。

“……六亩平川地，七间楼房，写在李金保名下……”

“……六亩平川地……”

农会主席刚才宣布的这几句话，还一直在我耳边响着。

真的？那六亩土地归了我了？

我一挺身站起来往出走，两条腿轻飘飘的。说话就到了刘德清院子里。看着那高楼大瓦，石阶砖壁，我心想：这是多少穷苦人的血泪垒起来的啊！这地方当年娘跟我给人家送礼还不敢进来呀，如今它可姓了李了！天越来越黑，墙上的砖纹已经看不清，我用手摸了摸那墙壁，被太阳晒了一下午的东墙上，还有几分暖烘烘的。

从院子里出来，我又一口气跑到赵家坟那块地里。这六亩地刘德清已经种上麦子，现在连青苗一齐分给了我。苗子

长得不賴。我在地周围走了一遭，真好啊！平展展一大块。我抓起一把沒有冻住的干土握了握，肥实实的。心里說，土地呀，土地，我祖輩为你流了多少血，洒了多少汗，吞下多少苦，咽进多少泪！今儿个你可算回到我手里来了。我掐下两根麦苗，放进嘴里嚼着。受过霜冻的小麦叶子，有一股甜滋滋的味道。

我家搬进刘德清的房子的头一天，娘就叫兄弟买回一张毛主席像，貼在迎面墙上。請来一个識字的，想写一幅对联配在两边。那人拿起笔來說：“写上‘高高兴兴鬧生产，欢欢乐乐庆丰收’好不好？”我娘說：“好倒是好；我是想叫写成：‘穷人常想毛主席，佃戶不忘租地苦’。”

那人說，“嗨！有了房子有了地，写些高兴字眼不好，为啥偏要提个‘苦’字？”我娘长吁了一口气說：“唉，这租地的苦楚可忘不得呀！”我接住說：我娘叫写的是她心眼里的話呀，你就照着写吧。

是啊，提起土地来，我家祖輩的苦就說不完哪！

二

我老家在河南林县北赵老安村。从我一懂事，就跟着我娘下地。我娘在前面刨地，我在后面打土坷垃，我娘在前面鋤地，我在后面間苗。到了晌午，我娘坐到地边上，累得連糠窝窩也不想吃，光是大口大口地喝水。我給她捶背，捶腰，捶腿。有一次我問娘，“我爹呢，也不来帮咱們鋤地？”我娘听了，眼圈一紅，我也就不敢再問了。

每逢下雨，我們全家就忙起來了，卷破席，藏枕头，這間小草房到處滴滴答答，沒有一個地方不漏。這時候，奶奶就生氣，說：“這房子，說了八百遍了，要他爹抽空兒回來修補修補，就是不聽！當的是長工，又不是賣給楊家了。他爺爺臨死時候是怎麼說的？不要再到楊家去，不要端他家的飯碗了。唉，就是不聽！就忘了他爺爺是怎麼死的了？他爺爺活活是楊家給累死的，氣死的。到頭來，連一領圓圓席子也沒有，就埋了。”奶奶掉着眼淚，把我拉到懷裡，說：“小金保，你們兄弟要爭一口氣，記住爺爺的話，不到楊家去，不端他家的飯碗啊。”我娘說，“咱村几十戶，哪家不種楊家的地，不種地，咱吃啥呀！”奶奶說：“楊家這口飯是好吃的？看吧，早晚都不得好下場。”說着說着，奶奶哭了，我娘哭了，我和二兄弟銀保也跟着哭了。那雨呀，屋里屋外還是一個勁的下。

後來，听我娘說，祖宗留下二亩地，我爷爷生了大伯二伯和我爹三兄弟，人口多了，糊不住口。千不該，萬不該，不該租種大地主楊振嵩家几亩地，累死累活不說，一個壞年成，就塌下了一大筆租債。楊振嵩外號叫“黑烏蛇”，我家就給這條毒蛇纏住了。他要奪我家那二亩地頂租債，爷爷哪裏肯呢，又沒有別的法子，只得到楊家扛長工，以工抵債。白白地干了二十多年，租債也沒有還清。爷爷死了，家里還是那二亩地，還是不够吃，萬般无奈，我爹又租種了楊家的地，結果也一樣，又塌下了租債，還是得到楊家當長工抵債。一代又一代，就是這樣給楊家當牛馬。

不多日子，家里添了三兄弟全保，又多一張嘴，我娘唉聲

叹氣。我爹晚上回来，站在炕邊，睜大眼睛看着我們兄弟三個，說：“一代又一代啊，他們這一代還得照樣租地，欠債，當長工……永遠給人家踩在腳底下？”我娘看爹神色不对，問他怎了，他什么也不說。我爹那時和一些窮朋友混在一起，常常半夜里還不回家，也不知他在外面干些什么。只要有人在窗外一叫，他就出去了。我娘提心吊胆，就怕出事。

怕出事，偏偏就出了事。那是一九二八年秋天，蔣介石在南京坐了朝廷，殘酷地鎮壓革命；楊振崗在這一帶當了國民黨的區長，出來進去跟着些拿槍帶刀的人，殺氣騰騰，明捉暗殺，害了許多人。十月二十那一天，天剛亮，有人來叫門，喊着：“不好了，金保爹叫人殺死了。”我娘拉着我，抱着弟弟，沒命地跑到河灣，天哪，我爹死的真慘！喉嚨被捅了一刀，肚皮劈開了，腸腸肚肚血糊糊流下一大滩。我娘趴在爹爹身上哭成了一團。那時候我六歲，銀保四歲，全保不到三個月，也在一邊哭。奶奶趕來了，坐在地上哭得暈了過去。周圍的鄉親沒有一个不落淚的。鄉親們拉着勸着，把奶奶和我娘扶到家裡。不一会儿，楊振崗來了，假仁假義地說：“啊呀！老李死了，真想不到。凶手沒有抓住？我當區長的保險給你們抓到。老李和我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我不能看着不管。这么辦吧，沒有棺材，我那裡有現成的木板，缺錢，我給你們打湊點。”奶奶連連擺手說不要，我娘也說借了怕還不起。楊振崗眼珠子一瞪，說：“你們怕我這個區長會亂人？嗯？”吓的奶奶和我娘都不敢張口了。過了半晌，他派人送來一副薄木板和十塊現洋，又帶來一張紙叫我娘畫押，紙上寫明，“……折合糧五石，明年秋后

本利还清，到期不能还清，願將村南二亩坡地折归楊家經管。”

楊振崗說是要抓凶手，其实凶手就是他。后来查明，因为我爹和一些穷哥們来往得紧，楊振崗起了疑，他害怕穷苦人團結起来跟他作对，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杀死一个，鎮住众人，就指使他的狗腿暗中下了毒手。乘机还要謀算我家那二亩地。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又是气又是恨。父一代子一代的血泪仇，憋在心里，連声张也不敢声张。病在炕上，沒有多少日子也死了。

我娘带着我們兄弟三人，天不明下地，天黑还不回来。自家的二亩地，还有爹爹手里租种楊家的四亩，一共是六亩，全凭我娘用饅头刨。好心的乡邻赶着牛来帮忙，說：“要是年成好，債是能还了，吃的还是不好对付。”我娘說，“累死、餓死，也要把債还了。祖传的二亩地是命根子，可不能在我手里丢了。”不曾想天老爷也不睜眼，三个多月不下雨，苗苗又黃又瘦，还債是沒有指望了。我娘心里着急，也病倒了。

秋后，祖传的那二亩地，叫楊振崗夺走了，又搶走我家的两口大缸、一个大盆，就这，也頂不上欠他的租子。楊振崗又打发人来叫我去他家放羊抵債。我娘一听，肺都要气炸了，悄悄地罵道：“黑心腸的老黑烏蛇！租了你家几亩地，折磨死我公公，杀害了我男人，霸占了我家的地，还想再坑害我孩子呀！”她想爷爷有过話，不端楊家的飯碗，不去！可是，不去，人家不饒呀。我娘还是啼哭着送我去了。

楊振崗家在南趙老安村，老远就看見一个大哨樓。进了門，看家护院的一个个又恶又凶，后院老槐树上吊着一根粗繩

子。我去了沒有几天，二伯父就給抓來了，他也是租種楊家的地，遭了灾，交不起租子，楊家要奪他的地，他不給。狗腿拉過那條粗繩把他吊在半空，一頓皮鞭，抽得他渾身是血，他還是不答應。後來楊振崗“开了恩”，不要地了，叫他給楊家修房子。二伯父沒有干過這種活，不久，從高樓房上掉下來跌死了。大伯父一家的遭遇更慘。不知道因為啥，大伯父和楊家的狗腿爭吵起來，叫人家暗暗殺死，埋在山岩下，後來被水沖出來，才找到尸骨。大伯父的四個兒子知道打官司也是白搭，丟下家里的房子，地，扶着老娘上了山西。天寒地凍，身上又單薄，我大娘就死在半路上了。

像這樣租了楊家的地，給楊家鬧得家破人亡的，我村里就有好多戶。那時候我還小，聽了這些事，又恨又怕，看見楊振崗，我遠遠地就跑開了。可巧有一回我趕羊回來，迎面遇見楊振崗，還帶着幾個打手。我怕羊走散了，不敢跑。楊振崗咬着牙看了我半天，說，“學會放羊了吧，拿鞭子給我看一看。”他接過鞭子掄起來就抽，抽得我背上腿上火燒火燎，他还罵：“打死你這個小賊種。”我氣極了，爬起來問他：“你憑啥打人罵人？”他又給了我几鞭子，說：“憑啥，就憑你是你爹的兒子。”說完，扔下鞭子，大笑着走了。

背上肿得老高，夜晚就不能躺下睡，過了半個月，脫了一層皮，才好了。三天兩頭挨打，我實在受不下這個罪，偷偷跑回了家。我娘摟着我哭着說：“兒呀，咱們的命苦呀！”什麼是命呢？壞人橫行霸道，打人殺人，好人受苦受罪，家破人亡，這就是命！不行，我就不認這個命！我說：“咱家和楊家是仇人。

爷爷也留下話，不叫端楊家的飯碗啊。”我娘說：“好賴是活不下去了，咱們也上山西逃荒吧！”

三

我八岁那年开春，全家逃荒往山西来。我娘抱着三弟全保，背着破烂衣服包袱。我和二弟銀保提着籃籃罐罐，夹着打狗棍子。路上一边討飯，一边往前走。农忙时，我們就打短工过活，收罢庄稼就拣些玉茭、谷穗、秕谷、烂芝麻糊口。沿路經過平順、壺关、长治几个县，最后才流落到长子县的裴家庄。这里有几戶也是林县上来的，帮助我們安頓了个住处。乡亲們讓我娘租几亩地种。一提起租种人家的土地，我娘就心惊肉跳，头皮发麻。可是，不租种人家的地又怎么活呢！讓我們兄弟放牛，又顧不住一家人，还常挨打。我娘狠狠心，就租下大地主刘德清的四亩地。每亩地六斗租（一斗谷十五斤）。那时候，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是收个石把谷，我娘和我商量，要是加把劲，收个石二、三，也比在林县好活了。哪知道去地里一看，一家人都傻了眼。荒草能藏住狼，底下都是尖草，我掄起䦆头刨下半尺，土又是不长庄稼的紅土，土里还夹着砂礓石块，又刨下半尺多，才挖出指头粗的尖草根子。这东西橫在地里，不挖出来就断不了根。这地可怎么种呢？要說不种，租約都写了。咳，就硬着头皮种吧。

我們母子四人，沒明沒夜的刨草根，刨的滿手血泡。小全保五岁了，也能撿起砂礓块块往地外边扔。回到家里，我們兄弟睡了，我娘还是“崩，崩”的給人家弹棉花，一直弹到鸡叫。

天不明，我兄弟俩就起来拾粪，攒起来往地里抬。整整扑闹一春天，地上洒满全家人的血汗，田禾总算长得不错。秋天，一亩收了八斗。我娘说：“这回要给你们吃几顿干的了。”

才收罢秋，刘德清坐着大骡车带着人来了。邻居们忙着给东家做好饭，我家没有白面，赶快把准备好的二石四斗粮食扛出来。刘德清拿出他家的斗一量，怪，二石四斗量成了二石一斗，一石就少了一斗多。我说：“娘，我去借个斗，咱再量量。”刘德清生了气，说：“回来！给我家交租子就得用我家的斗，这是老规矩。”我冲着他喊：“我看你家的斗不公道。”他一拍大腿，瞪眼说：“谁还为你家这几颗租子专门做个大斗不成。”我说：“咱就找个斗来比比。”他嘴里说不出理来，就站起来抬手要打人。几位邻居拉着劝着，叫我娘又补了二斗多谷子，才算了事。从春到秋，拼命干了半年多，交了租子，剩下还不到六斗粮，四口人每人只合二十来斤，连冬天也过不去呀。紧接着，官家来要钱呀粮呀，村里又要这费那费，五花八门，没个完。我娘叹气说：“走到哪里也没有咱穷人的活路呀。”

快到年关了，刘德清到村里来逼租逼债，串游到我家门口，说：“喂，老李家，那块地我自己要种，你家另外想办法吧。”我娘请他到屋里坐，他也不进来。我跟我娘说：“不叫种就不种，累得七死八活，也落不下个啥。”我娘说：“好不容易刨了尖草，生土种成熟土了，明年正经要多收点粮食了，只是不知刘家为啥好生生就要抽地？”邻居们听见，来问我娘：“你还沒有给刘家送礼吧？逢年过节都得送，要不，他就抽地。”我娘只得借下五斤面，买了二斤肉。小全保不懂事，哭着喊着要吃肉，

我娘打了他一頓，打完了，自己又掉泪。

我娘帶着我进了劉家大門，劉德清一見是送禮，忙接过去，捏捏白面細不細，看看豬肉鮮不鮮。然后才說：“禮無輕重，總算是對東家的一點心嘛。后岸那四畝地，要種就先種着吧，多下點力氣，多上點糞土。把地種好了，咱們兩下都好嘛。”

四時八節都得送禮。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餅，年前送肉送面。每送一次，我們就連續幾天不吃糧食盡吃菜。每送一次，全家四口就少了一個月的口糧。

第二年，全家人下死力拾糞、積肥。擔的擔，抬的抬，地里上得肥實實的，紅土也變了顏色。這一年收成不賴，交了租子，吃了幾頓稠的。我娘說：“好好鬧吧，皇天不負苦心人！”轉眼到了春，我們又往地里撒了厚厚一層糞。眼看要翻地了，劉德清轉游到地頭上來，說：“喂，老李家，今年這地我自己要種，你另外想辦法吧。”我娘一聽楞住了。這可怎辦呢？我娘央告說：“劉東家，我又沒欠下租子，按時按節都送了禮，……這地我們全家拚上性命剛剛整治出來，你不能往回抽呀。”劉德清嘿嘿一笑，說：“這可由不得你。地是我的，我想哪時種，就哪時種。明天我就派人來翻地。”

看見劉德清笑里藏刀的凶狠樣子，望望地里厚實實一層肥料，我恨不得撲上去咬他几口。后来我娘托人說好話，劉德清才答應給另換一塊地。

換的是小園那七畝地。這塊地里尖草、砂礓不多，刺蓬蓬可不少，是一片下濕地。一場大雨，地里就澇得進不去人。我



娘說，怕种不了七亩地。我說：“这明摆着是坑害人嘛，叫咱給他挖排水沟哩。只要是租种这块地，种一亩，种七亩一样得挖沟。”我娘叹了一陣子气，說：“不租地，沒有活路；租地，命根子却攥在人家手心里。”

母子四人泥里水里挖了一道排水渠，又把渠岸上垫成平地。人家地里下了种，我們還沒有翻。眼看节令快过去了，幸亏乡邻們帮忙，才把地犁了。第二年，刘德清一看，这块地收拾得像个样子了，他又把这块地抽走了。

我家租种刘家十三年地，先后倒換过后岸、小园、西岭、壕墙等六块地，每次都是在地整治好后被刘德清抽了回去，不是他自家种，就是涨了租子再租給別人。

最害人的要算壕墙那十亩，地特別賴。有个姓王的佃戶，租了一年，赔进去一头牛一头駢。这块地，尖草密密扎扎，草根有指头粗，犁也犁不断。刘德清說，这块地租子輕点，一亩只要四斗半。我們兄弟三个仗着大了几岁，有力量，刨的刨，拣的拣，草根子还是挖不淨。小苗出来了，草也追上来了，緊鋤几遍还是不頂事，秋后十亩地共收了四石，不够交租子。托人央求刘德清給換一块地，他好歹不答应。第二年又扑鬧了一年，收的还是頂不上租子。第三年正是大灾荒的一九四三年，家里連稀糊糊也喝不上了。我們兄弟俩只好出来，一个打短工，一个当了铁匠。

越是灾荒年，地主老財越高兴。刘德清紧着逼租要債。家里有点地的，地变成刘家的；有房子的，房子也成了刘家的。他又高价出卖粮食，一斗米要七块現洋。这一年，刘家发了大

財。他跟人說：从长子县到平順县再到林县，沿路都有他家的地。出門不用住別人的店。我家一无房子二无地，他也不肯饒过。腊月的一天，他带着人闖进我家，坛坛罐罐底朝天，只找出五升細糠、三升玉茭。刘德清搜不出值錢的东西来，伸手就搶我家四口人伙蓋的那条破被子。我娘跟三弟全保死命拽住不放，狗腿上来脚踢拳打，把我娘跟三弟摔在地上，挾上被子就走，三升玉茭，五升細糠也沒給留下。家里还剩下什么呢？連老家帶出來的籃籃罐罐都踢烂了，踩碎了。我娘一气得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我一回到娘跟前，她就念叨：“不端楊家的飯碗，又端起劉家的飯碗，一个样，一个样。”“租地，这是在刀刃子上鬧騰呀！”

家里活不下去，我到安澤山上去給人放牛，刨坡地，过的还是挨打受气的日子。沒想到，紅旗一飘，那里来了八路軍，整个天地都变了。主家再不敢打人了。工作組跟前，主家也不敢不講理了。我長到这么大，第一次舒舒展展地喘了口气。工作組亲自到地里找我拉閑話，看見我光着脚，就說找东家要鞋穿，主家就乖乖地給我做了双鞋，說我工錢太少，主家咬着牙給我加了两块錢。我还亲眼看見那里开起大会，把不老实的財主斗得低头認了罪；我又听见宣传政策，只許佃戶退地，不許地主隨便抽地，租子一律要減。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共产党啊，真是咱穷苦人的救命恩人。唉，要是八路軍早几年到了长子，我娘哪会瘫在炕上呢！要是再早十几年到了林县，我爹哪会叫楊振崗杀害了呢！我找到工作組的同志說：“快点到长子去吧，人們都活不下去了。”工作組的同志拉住我

的手，說：“對，長子要解放，全國都要解放。”他還跟我說，將來，還要實行土地改革，窮人都分到土地，再也不交租子了。我樂得心裏開了花。

八路軍的力量越來越大，劉德清嚇得躲在家裏不敢露頭。勞苦兄弟天天盼着八路軍。沒過多久，日本侵略者投降，我們那裏就解放了。

四

一解放就實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好地，搬進劉德清的院子里。我娘對着毛主席像和那幅紅紙對子說：“毛主席呀，毛主席，要不是你老人家，哪還有咱們窮人的活路，咱祖祖輩輩盼土地盼了多少代，如今才算有了自家的土地。”她又對我們兄弟說：“要好好聽共產黨、毛主席的話，永遠不要忘了租地的苦楚。”村上號召青年參軍，沒等別人動員，我娘就讓三兄弟全保參了軍。

種上自家的土地，勁頭特別大。咱弟兄們使勁下力，庄稼長得好，秋天收下糧食不用交租子，生活這才有了滋味。

一九五〇年八月，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以後，在黨的教育下，懂得了許多道理：要想不受剝削不受貧窮，只有走集體化道路。離咱這兒十几里的一个村裏，土改後，有人因為遇上天災人禍，生活發生困難，又賣了分到的土地，還是去租種別人的地。這不是又走上了“回頭路”？因此，黨說要組織互助組，我就積極參加。一九五二年辦合作社，我也是第一个報了名。頭一年，社里只有三十多戶，七頭牲口，三百

多亩地。有人跟我說：“金保！你家扒鬧了几輩子才有了六亩地，一入到社里，地又不是你的了。”我說：“你光看到六亩地不是我的了，可你沒看到那三百多亩地都成了我的了。再說，就那六亩地也还是入到社里才保險呀！要不入社，不用几年，說不定土地又會給人家奪走的。”

打入社以后，集体化的規模越來越大，粮食产量也越来越高。以前每亩地只收一百八九十斤，經過几年的精心經營，到了一九六三年，亩产提高到六百一十三斤，真是做梦也沒想到。

人民公社化以后，社里来了拖拉机。刨地埂、平土堆，千条万块小田地連成一大片。队里派我去給拖拉机手帮忙，我坐在拖拉机上，看見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心里真是痛快。拖拉机手老楊同志打趣地問我：

“老李！这土地連成了一大片，你还能找見哪块地是你的嗎？”

我可是認認真真地回答他說，“老楊！早先，我家連巴掌大的土地也沒有一块。如今呢？你只管开上走吧！这眼能瞧見的土地，全是我的，也全是咱們大家的。”

姚治华插图

两 孔 窑

中共沁水县委办公室

楊占梅老大娘，今年六十一岁，是山西省沁水县王寨公社王寨生产大队的“五好”社员。下面記載的是她的一段家史。

楊占梅的丈夫徐銀元，因为欠了本村地主李世俊七十二串錢，一直在李世俊家当长工，希望苦熬几年，攢下錢来还清債務。可是每年結算下来，工錢只够償付那七十二串欠債的利息。楊占梅在家里照料四个孩子，种着四亩荒坡地，过着缺吃少穿的苦日子。

一九三七年发生了一場春旱，秋后打下的一点玉米，一家人掺着野菜吃，也沒过多久就吃光了。到了冬天，日子实在混不下去，孩子們餓得整天啼哭，徐銀元只好又去找李世俊借錢。

李世俊是王寨村的恶霸地主。除了通过地租剥削貧苦农民的劳动之外，他还靠着“半养牲口”的手段榨取农民的血汗。所謂“半养牲口”，就是在农民需要买牲口而自己又拿不出全部价款的时候，他便插进一手，拿出一半左右的錢来同农民伙买牲口。牲口买下以后，由农民負責喂养，他只管使用。母畜

产了小畜，由两家平分。如果农民因故无法繼續“半养”，他就压低价格，把牲口完全据为己有。就这样，李世俊家的牲口发展到了一百多头。牲口多了，牲口房的需要量也就随着增加。李世俊觉得盖新牲口房花錢太多，很不合算，便想出各种歪主意来剥夺农民的住所，改作自己的牲口房。

徐銀元来找李世俊的时候，李世俊問明來意，不由心中一喜，他想：“这又是个好机会。”便拖长聲音說：“哦，就为这个。熟人嘛，好商量。不过你欠我的那七十二串錢，至今一个錢也没还，念在你拖儿带女，家口众，生活困难，又在替我放羊，所以一直沒催你还我。你现在又要找我借錢，我們丑話說在前头，要借可以，这回我可得要抵押品了。”

徐銀元家里穷得已經揭不开鍋了，哪有什么东西做抵押呢？就央求說：“东家，我家里实在沒啥好拿来做抵押啊！……你多少借点錢給我吧，等明年打下粮食，一定还你。”

李世俊逼近一步說：“你家不是还有两孔窑嗎？”

徐銀元从李世俊的口气中听出是要他用窑洞做抵押，心想：答应吧，一家人就有被赶出窑洞的危险。到了那时，連个存身的地方也沒有了；不答应吧，借不到錢，眼前的难关就无法度过。想来想去，觉得“鍋漏往急处补”，还是先顧个嘴吧。于是他把心一橫，答应把自己的窑洞抵押給李世俊，借得三十串錢。李世俊写了一张押契，押契上規定，所借之款，年利大三分。两年期滿，如不贖取，窑洞即归李世俊所有。徐銀元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虽然明知凶多吉少，也只好硬着头皮在文契上划了押。

从此，徐銀元夫妇为了还債贖窑，就更加拚命地干活，省吃俭用。徐銀元每天仍旧給李世俊放羊，楊占梅除了辛勤地作务那四亩坡地以外，还攢下一些鸡蛋，卖得一些錢，买了一口大沙鍋，煮些“和子飯”^①，每早挑到村前的大道口去卖。一年下来，并沒有存下几串錢，像这样再掙一年也无法贖回窑洞。

为了減輕家口的負担，也为了讓孩子逃个活命，徐銀元夫妇就把大女儿香香給湾里村的张林做了童养媳。张林的父亲給了徐銀元一匹土布，当作彩礼。

这时，李世俊因为又添了牲口，急需牲口房用，正想在徐銀元抵押的窑洞未滿期以前，将窑洞夺过来。因此，当李世俊知道徐銀元得了彩礼的事后，立即派了两个家丁来向徐銀元逼債。两个家丁到了徐家，硬說徐銀元卖女儿得了許多錢，非要他馬上贖窑不可。徐銀元夫妇正要辯解，两个狗家丁不由分說，就动手在窑里翻东倒西、摔鍋砸碗地搜查起来。楊占梅看見他們翻出了张家送来的土布，就和徐銀元搶上前去，揪住土布的一头不放，和两个狗家丁爭夺起来。一个狗家丁一边夺布，一边不干不淨地罵徐銀元，徐銀元气憤已极，推了他一把，他趁勢一歪，倒在門墩上。另一个狗家丁見状，喊了一声，“你敢打人！”就扑过去，狠狠一拳把徐銀元打倒在地上。徐銀元還来不及爬起来，两个狗家丁已經搶下那匹土布，揚长而去了。

① 用豆面条、小米、菜叶煮成的稀饭。

徐銀元赶到李家，和李世俊說理，可是李世俊既不肯退还土布，也不肯将土布作价抵一部分欠債，反而誣賴徐銀元夫妇存心賴債，毆打他的家丁，非要他們請客赔礼，并且立刻搬出窑洞不可。徐銀元当然不肯答应。双方爭执了好久，沒有結果。李世俊叫来狗腿子，把徐銀元赶出了大門，并且声言要到县府去告徐銀元。李世俊和伪沁水县政府的司法科早有勾結。果然，过了几天，司法科便派人来王寨村传徐銀元进城去过堂。徐銀元夫妇都是老实人，以为县衙門是个說理的地方，不至于凭白无故欺压穷人，把窑洞断給李世俊，便怀着滿心的希望，到了司法科。过堂时，司法科的承审員滿口官腔，徐銀元夫妇听了半天，才弄懂他的意思。原来这个承审員比李世俊还不講理，他說徐銀元以前欠的七十二串旧債，好些年都沒还，三十串新債，即使再过一年，抵押期滿了，也必定还不起，还不如趁早把窑洞連同地基一并給了李家，少背一些利錢。徐銀元申述了自己願意設法到期偿还三十串新債，但是当他剛提到李家的家丁搶布的事，承审員立刻把面孔一板，說，“你們夫妇打伤李世俊先生的家丁一事，留待驗伤后，再作处理。”这时，李世俊赶忙对承审員說，徐銀元欠的两笔債一百零二串，利錢算下来是五十串，也要求一并結算。如果沒有現錢，他願意收下徐家的坡地作抵。承审員一边听李世俊的訴說，一边点头。徐銀元見状，如雷轟頂，不禁“啊呀”大叫了一声，承审員“砰”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硬說徐銀元想“鬧堂”，目无法紀，一努嘴，叫法警把他按到地下，用棍子打了一頓。最后，还是将两孔窑和二亩地斷給了李世俊。

徐銀元一家被趕出窯洞後，在王寨村前的干河灘里搭了一個草棚，度過了一冬。

徐銀元在李家放羊時，因為勞累過度，本來就得了癆病。官司打輸後，病上加氣，病就越發沉重，咳嗽聲終日不止。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又得了傷寒病，臥床不起。楊占梅為了替他治病，忍痛將小兒子海貴賣給了本村中農馬西良。可是賣兒的錢救活不了病勢沉重的丈夫，徐銀元不久就去世了。

楊占梅雖然受到接二連三的打击，但她並沒有倒下去。現在她比以前明白了更多的事情：地主李世俊是她家的不共戴天的仇人，縣衙門不是講理的地方，而是和李世俊一個鼻孔出氣的。她恨死了他們。但是在舊社會里，她又有什麼办法對付他們呢？為了發泄心中的冤氣，她常常在村子里向窮人們訴說自己的痛苦，咒罵李世俊。

李世俊拿她沒辦法，便唆使他的狗腿子四處放謠言，說楊占梅是個魔婆，纏死了男人，賣了三個孩子，誰家和她往來，誰家就要跟着倒霉。李世俊企圖利用村人的迷信，轉移目標，達到孤立和除掉楊占梅這個眼中釘的目的。村里的窮人都知道徐銀元是怎麼死的，孩子是在什麼情況下賣的，因此大多數窮人並不相信這些鬼話。只有几家富農附和李世俊，在背後指指点點地說楊占梅的瞎話，挑撥部分鄉親和她的關係。加上接連兩年大旱，剩下的二亩坡地怎麼也養不活一家人。楊占梅感到在王寨無法呆下去了，便帶着大兒子和小女兒到晉南去逃生。……

一九四四年，沁水解放后，楊占梅回到王寨，土改时分到八間房，十亩好地，一头大犍牛。这一年，她又找了一个老伴。从互助組到人民公社，她总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遇事走在前头。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王寨大队举行庆祝办社十周年紀念，她被評为“办社十年老功臣”之一。她的年紀虽然大了，还要經常参加文化学习，讓青年人給她講讀報紙，她說：“不好好学习，怎么建設社会主义呀，我还想开拖拉机呢。”大队党支部为了照顧老年人，决定黑夜开会时，他們可以不参加，由邻居社員們在会后把會議的內容传达給他們。可是楊占梅老大娘不同意，天再黑她也是每会必到。別人劝說她，她总是笑吟吟地說：“你們有腿，我也有腿呀！只不过比你們走得慢一点罢了。”支部書記張芳义也劝她不要在黑夜去开会，会后他自己去給她补課。楊占梅老大娘不願給他添麻煩，就托人在沁水城里代她买了一盞小馬灯，對他說，“这該不怕黑夜了吧。”

一九五八年春天，楊占梅的大儿子徐小虎回沁水省亲，順便把二位老人帶到北京去參觀。楊占梅老大娘和老伴高振洪一路上兴奋得三夜都沒睡覺。到达北京的那天晚上，徐小虎对二位老人說：“爹、娘，你們三个晚上沒睡覺了，今晚可要好好睡上一覺，明天好去天安門看看。”可是两位老人一点睡意也沒有，硬要儿子把天安門的样子給他們講了一遍，才上床去睡覺。夜深了，街上的汽車声漸漸稀少了。楊占梅老大娘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地主霸占窑洞、搶夺土布、县衙欺人、徐銀元气死、自己和孩子們流落外乡、討飯受气的种种往事一一在她眼前掠过。她翻过身去，看到老伴也眼睜睜地在想心

事，就和老伴拉起家常来。他們从过去說到現在，說到能够上北京來參觀的幸福，越談越兴奋，不覺玻璃窗上已經露出魚肚白色，兩位老人索性起來穿上衣服，等着天一大亮就出門去。

清早，徐小虎領着兩位老人來到天安門。楊占梅老大娘站在天安門城樓前，望着伟大領袖毛主席的画像，激动得兩個眼眶里閃着泪花，拉着徐小虎的手對他說：“孩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救活了我們一家人，我們要永远跟着他老人家，跟着黨走啊！”說完，她又整了整衣裳，理了理頭巾，在毛主席像前恭恭敬敬行了个礼，默默地說：“祝您老人家萬壽無疆！”

独 輪 車

笛 秋 馬安仁 宋廷舟

沁源县柏木公社辛庄生产队队长郑清印家的院子里放着一輛旧独輪車，車上还盖了一块席子，从成色上看，这輛車子起碼也有三十年的历史了。人們問起这輛独輪車的来历，四十来岁的郑队长总是叹口气說：“唉！說起来話就长了，俺一家人的苦难血泪都載在它身上。”

“俺老家在山东长清县，什么村俺也記不清了。俺七岁上就离开了老家。听爹說，俺老家沒有土地，租了財主家三亩地，由俺娘和哥种着，爹給財主家扛长工。人口多，累手大，吃了上頓沒下頓，日月过得很寒偷。俺六岁那年，长清县一带遭了旱灾，赤地千里，顆粒不收。俺一家五口只好扣着鍋喝西北风，餓得不行，就挖野菜剥树皮。那时候穷人多，誰也沒粮食吃，野菜树皮也很难找到，小孩餓得哇哇直哭，大人餓得挺不起腰来，眼看一家人快要眼睜睜地餓死了。实在沒法，俺爹托人向地主家借了几吊錢，买了点高粱面，暂时糊口。可就这几吊錢把俺全家逼得走投无路。那地主心狠手毒，拿高利貸剥

削穷人，你借他十吊錢，利息就是一吊，怕你打不起利息，預先就扣下了，只給你九吊。月月有利，利上加利，第二年俺爹借的那几吊錢就成了十几吊。已經进了腊月了，一家人还都挑着单沒换季，上哪儿弄錢还債啊！地主天天来逼，日日来要，俺爹急得要命。

“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俺二叔慌慌张张跑到俺家，对俺爹說：‘大哥，听东家說，今年的賬非要不可，明天就来，有錢給錢，沒錢抓人……’一家人听了心惊胆战，想来想去沒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逃荒。

“当天夜里，西北风呼呼地一个劲吹，俺全家大小咽着泪水，悄悄地出了家門。有一分奈何誰願意离家啊！俺爹就推着这輛独輪車，怕它响，沒油就往車軸上倒了些水。娘怀里抱着不满两岁的小弟弟，連俺和家里的全部家产（其实只有一个烂行李卷，一口破鍋，三个碗）都装在这車上。哥哥那时才十三岁。他光着脚，穿着条单褲，在前边拉車。娘怕小弟弟哭出声来，被地主的狗腿子听见，就紧紧地用奶头塞住他的嘴。走出五、六里路之后，車軸上的水干了，車子越推越沉，发出吱嘎吱嘎的怪叫，好难听啊！像是裝載过重，连声叫苦，也像是在替俺們一家鳴不平。拉了一陣，哥哥把肩上的繩子一甩，哭丧着脸說：‘俺走不动了。爹，这路还有多远呢？俺們要去哪儿？’爹也放下車子，回头看看沒人追着，他又往前边望了很久，远处是一层一层的山。爹說：‘到山西。听说山西山高地多，人少人情好。俺們去了开上几亩荒，好好动弹，还糊不住个口？天无絕人之路啊。’就这样爹和哥哥一个推、一个拉，隨



彎就曲，顛顛簸簸地下坡上山，繼續趕路。全家五口開始了住街頭、睡破廟、溜牆跟、串房檐的討飯生活。

“出門的第三天就是大年。年三十晚上，俺們停在一個村子里。財主家燈燭輝煌，鞭炮齊鳴，一直响到日头東升。從那些黑漆大門里走出一群群紅男綠女，嘻嘻哈哈，出門拜年、觀燈、玩耍了。可是俺一家却住在村西頭的一個破廟里，圍着一堆已經燒盡的柴火灰在那裡打戰，流眼淚，唉聲叹氣。聽見這鞭炮聲就像在俺一家心里爆炸似的。眼看日头老高，一家人餓得頂不住了，爹說：‘你母子們出去走走吧，許能碰見個好心腸的，还能討點吃的。’

“娘抱着小弟弟，俺和哥哥跟着，挨門挨戶的乞討。挂紅紗燈的家戶都用白眼珠子把俺們頂出來了。窮家戶比俺強不了多少，想給也給不出。要來要去，一早上也沒要到些什么。

“提起要飯來我就头皮发麻，不管人家年紀大小都得叫個嬌子大爷的，真窩囊。整天東串西走，有半頓沒一頓。人瘦得就沒個人樣了，干骨頭架架上放着個干蘿卜頭。

“正月初六到了山西省屯留縣的王村。進村時天已經黑了，街上站着幾個人，俺爹給一個穿長袍的人求情，求他借個地方避避寒氣，那人翻翻白眼，瞪了俺爹一眼走了。後來一個放羊的杜老大爺看着俺一家老小實在可憐，才把俺們引到他的羊屋里。這間羊屋里沒有炕，屋頂露着星星，但俺們覺得像是進了新房，上了暖炕一樣，心里非常感激杜老大爺。可是這事被杜老大爺的東家知道，狠心的地主就跑來要撵俺們走，還責罵杜老大爺道：‘羊屋又不是你的。大正月天，留個臭要飯的，也不

图个吉利！再說，你知道他們是什么人？’

“俺爹不願讓杜大爷為難，推起車子就要走，却被杜大爷攔住了，他說：‘這冰天雪地的正月天，深更半夜的，你往哪里走呢？’俺爹也實在覺得沒個落腳之地，沒奈何便和杜大爷兩人向人家好話說了千千万，才答應留住一夜。

“第二天天剛亮，地主又來攆俺們。多亏杜大爷設法，給找了間破草房，才算安下身來。

“春天里，小麥剛剛返青，也是個忙着送糞的時候，原先不讓俺們住羊屋的那個姓段的地主來了，一進門就假惺惺地問：‘老鄭吃過飯了？’‘俺有啥吃的？’爹沒好氣地頂了一句。他佯裝着笑臉，又說：‘沒吃的得想個辦法啊！……還能就這樣餓死？……這樣吧，先到我家拿上斗玉茭。’我爹說：‘段先生有啥你就說吧。’他說：‘好，我說，是這樣，我小子想去長治望個亲戚，可是我家的車馬都到邯鄲拉腳去了，想叫你推上你的小車送他跑一趟。……我還能虧待你，給你家一斗玉茭，一路上的花銷由我管。’

“俺爹思量了一下，與其在家要飯，倒不如賣點力气去跑一趟，還能給家里掙斗玉茭吃，就答應了。第二天早晨，地主崽子拿來兩條被子鋪在小車上，又在車上架了个藍洋布篷，他坐上，俺爹推着就走了。前兩天才下了一場春雨，路濕的很，那地主崽子又肥，把車輪壓得埋在污泥里老深老深的，俺爹弓着腰使勁推也推不动。地主崽子却坐在車上唱小調：‘少爺我茶足飯飽無他想，到荒郊尋找那美貌娇娘……’行行走走，好不容易到了長治，地主崽子把俺爹安頓到一家小店里，一走不見

影了，第二天早飯以后才回到小店里，說：‘老鄭，咱們回去吧。走小路近。’

“俺爹才到山西不久，路不熟，只好听他指揮，爬坡上梁，十里地不見個村庄，二十里聽不見雞叫狗咬。后半晌，到了一個三十來戶人家的小山沟，俺爹又累又餓，推不动了，要喘喘氣再走，那崽子無論如何不讓。正在爭吵，卡子上的人來了。卡子是專查私貨的。那人在車上翻了一陣，在車子底下查出一個匣子，里面淨裝着大烟土。這個匣子是地主崽子偷偷藏下的，俺爹根本不知道。卡子上的人不問青紅皂白，查到烟土后，連人帶車一齊給扣押了。一個胖子官審問俺爹為什麼販賣烟土，违犯‘國法’，俺爹有口難辯，最后被关进了黑房。

“至于那個真正販賣烟土的地主崽子，人家打通了卡子上的胖子官，那胖子官不但沒扣押他，還派了一輛馬車把他送回去了。那崽子回到村里，對俺娘說，他給了俺爹十塊錢，俺爹留在長治做小生意，不回來了，因此，原來答應的那一斗玉茭不能再給了：‘十塊錢能買三斗玉茭呢。’俺娘覺得這事好生奇怪：爹不是個不顧家的人啊！這裏面一定有鬼，一定是出了什麼禍事。娘是個老實人，拿不出什麼主意，光知道生悶氣、號哭，一連好多天都不言語。唉！真是禍不單行啊，正在這個時候，俺小弟弟又餓死了。娘抓住俺小弟弟不放手，哭一陣，笑一陣，又對死去的弟弟說一陣胡話，瘋瘋傻傻的，過了好久好久，神智才漸漸恢復過來。

“俺母子熬着不死不活的日子。直到九月的一個漆黑的夜裏，忽然聽見外邊獨輪車吱嘎吱嘎由遠到近的响着，爹回來

了！俺全家多么高兴啊！可是一看爹的样子，娘又流下了辛酸的眼泪。瘦棱棱的满脸血道道，头发足有三寸长，身上的伤红一块青一块。俺娘擦着眼泪说：‘罢罢罢，阿弥陀佛，你总算回来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你这一向在哪来，闹成这样子？’俺爹说：‘唉！都是财主和财主崽子害的。你知道那鬼崽子是个干啥的？是个贩大烟土的，回到吏村卡子上露了馅儿，大烟土叫人家查出来了。那鬼崽子三说两说，用十块钱买通了卡子上的一个胖子官，把他放了，他奶奶的，叫俺住黑房当替死鬼！不讓吃饭，一天过好几次堂，挨好几次打……。世上哪里也有好人啊。卡子上有个当兵的，叫史德法。我在卡子上关得久了，和他混熟了，知道他也是俺山东逃荒上来的，后来被财主卖了兵，在卡子上受尽了胖子官的窝囊气。他还说在黎城哪个村的破庙里见过俺哩。俺把自己受的冤屈告诉了他。他很同情我，天天想救我，可就是没个好机会。前几天夜里，那个胖子官嫖女人回来喝醉了，另外一个兵也睡着了。史德法就偷偷地打开黑房的门，摸到俺跟前，叫俺跟他一起逃跑，还递给俺一把刺刀，他自己也拿着一把，说要俺帮他一起宰了那个狗官。我恨透了那个当官的，一听说要杀他，也来劲了，就跟着史德法出了牢门。俺俩走到那个胖子官房门口，听见里边胡噜胡噜打着鼾，俺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手也发抖了。进了屋里，俺几乎站都站立不住了，史德法看了看我，轻手轻脚走到床边，左手紧紧捂住胖子官的嘴，右手举起刺刀，照准那胖家伙的心口咔嚓就是一刀，那胖家伙连吭都没吭一声就不出气了。卡子上一共有

两个兵。杀了胖子官之后，史德法又带着俺到那一个兵住的房里，乘他睡着了，俺俩三下两下用条手巾把那个兵的嘴塞住，又用条繩子捆住他的手脚。临了，史德法还写了张字条，放在那个胖子官身上。他告訴我，字条上写的是“史德法杀”。俺俩出門时，他讓俺推上車子，俺說逃命要紧，还顧它！他說：“不怕，这里就俺們三个人，离城又远。”这样，俺就推上了小車。走了一段路，史德法就和俺分手了，俺問他到哪里去，他不肯說。……那斗玉茭，財主給了沒有？”俺娘搖了搖头，用前襟擦着泪。

“第二天俺爹去向人家要那一斗玉茭的脚錢，財主一見俺爹，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威胁說：‘好！老郑，你是偷跑回来的吧？咱们到城里去！走！’俺爹怕事情发作，連累了史德法，沒敢去，反而給人家說了一堆好話。

“后来段家地主就拿着俺爹越獄逃跑的把柄，威逼着俺爹在他家的紙坊里做工。白天上地干活，晚上給他家草池搗泥。那草池是廢紙加上麦秸、石灰漚的。俺爹用脚踩紙漚，石灰燒得两腿針扎似的痛，每天踩到半夜，踩完才能睡，躺到炕上骨头都散架了，哪能睡得着啊。就这样，俺爹給折磨病了，两腿肿得像檩条一样粗，眼看干不了活啦，人家就打发俺爹回家，临了，連工錢也不給，說是沒做滿期限。俺爹病了好几个月，眼看活不下去了，腊月里，一家人又推着这輛独輪車逃荒来到沁源县山上。

“沁源县山多，石头多，狼虫虎豹多；人少，路少，树木少。俺爹以为人少，財主就少，官府也少，因此决定到沁源来。

“临走时想見見俺哥。那时俺哥在路村，給一家铁匠鋪当小工，东家是个富农。原来講好三年三十块工錢，这时俺哥才干滿一年，按爹娘的意思是俺們要走了，把孩子丢下不放心，想带着他一起走，一年的工錢不要也行，可是那东家不依，連回去轉一趟都不讓。……

“腊月就像是与俺家有緣似的，每次逃难都在腊月。有錢人过年是闌吃闌穿，坐在热炕头上取暖等过年，俺是冰天雪地往外逃。沁源山高沟深，大雪遍地，羊腸小道，有的是野狼拉下的屎。俺們走在路上，只听見車子吱呱吱呱响，独輪子轉，就是走不出路来。下坡得把东西卸下来，上坡还得抬着車子走，一不小心就有摔到万丈深沟里的危险。上了鶻哨岭，俺爹說：‘財主羔子們总不会到这大山上来吧。孩子，你看这里有多少荒山啊，只要俺們肯卖力气，好好动弹，开些荒地，总能保住活命吧。老天爷还餓不死瞎眼雀呢。俺們就找个山庄住下吧。’誰知这山里几十里地沒人烟，轉游了一整天，餓得前心貼着后背，也沒找見个庄子。沒人家只好住在山洼洼里。黑夜到了，山里狼嚎豹子嗥，吓得俺一家人直往一起鑽。第二天傍黑，才算找到了一个叫石桥沟的山村。

“石桥沟是个‘土薄石头厚，滴水当香油’的地方，几家人住在半崖边，吃水得到三、四里以外的地方去挑；山坡上是些跌死圪犢（松鼠）滾死牛的地方，地里酸枣刺、石头、砂土多得沒下饅头的地方。落下戶，俺去給十里以外的烏背洼一家姓高的地主放牛。

“第二年，俺爹餓着肚子，拚死拚活刨了三亩山坡地，种上

了玉茭、谷子，成天侍弄它，长得还不错。后来哥哥也逃回来了，娘又生了小妹妹，一家人又是高兴又是愁，高兴的是有了点地，多少能打下点粮食，愁的是添人进口，没法养活。大眼看小眼等，盼着庄稼熟。不料，到了秋天，忽然鑽出个山主，硬說这山坡地是他的，种坏了他家的‘风水’，把庄稼和地一股脑儿夺去了，还要撵俺一家人起身。爹向人家求情，說好話，那龟孙子一脚踢在俺爹心窝上，爹受了重伤，不几天就死了。临死的时候，把哥哥和俺叫到跟前說：‘双印，爹不行了。就丢下你们母子……孩子，記住你爹是怎么死的吧。’然后又拉住我的手說，‘你就叫清印吧，把俺家的仇恨清清楚楚地印在心上……’

“爹死了，俺們沒錢买棺材，就給他老人家卷了个高粱秆帘子发埋了。

“爹死后，娘又一病不起，成天发高烧，做恶梦，說胡話，不久也隨俺爹去了……

“爹娘死后，留下俺兄妹三人。沒吃的，妹妹餓得一直哭，俺和哥哥就弄点玉茭面糊糊，裝在一个小瓶里叫她喝，人瘦成了一把骨头。那时，哥哥得出外找零活干，俺还在烏背洼給人家放牛，实在沒法照看妹子，弟兄俩合計了很久，只好含着眼泪，送走了妹子，讓她出去逃个活命。

“这以后，兄弟俩凭着年轻力壮，好歹掙扎着活了下来，直到解放的日子，才成了家，开始过着人的生活。

“那年土地改革，俺家分了土地，还分到一眼窑洞，俺又当了民兵队长。在翻天复地的革命运动中，把多年来騎在穷人

头上的地主斗倒了。至于翻身后的日子，我不說你們也看得出來，住的是这玻璃窗戶亮堂堂的新瓦房，吃不愁，穿不忧，孩子不用再給地主家去放牛，有力氣只管往人民公社的土地上使勁，干得好，人們還表揚你，和旧社会比起来，真是两个世界。过去在地底下，現在在天上啦！

“至于說到我为什么像寶貝一般看重这輛独輪車，現在你可明白点了吧，你想：俺从山东流浪到山西，由屯留到沁源，父子們踩过一个脚印，它輾过去一道沟，它跟上俺一家逃过难，遭过风险，吃过苦头，冰天雪地里給地主推过炭，秋天給地主家推过黃灿灿的谷子，載过財主崽子，压得它吱呱吱呱直叫喚……前有車后有轍，俺不能忘掉过去，就把它留下来了。你別看不起它，一九五九年它还为社会主义建設出过力哩！修‘东风湖’那陣，俺把这家伙整修好了，把油上得足足的，推着它一块到水庫工地上去，俺說：‘伙計，这下可該你好好卖点力气了，可不要偷懶啊！’真的，推着輕，載得多，俺覺得比他們那胶輪独輪車还跑得欢，載多少也不叫喚一声。成天俺車上的小紅旗插得滿滿的，看俺那高兴劲！推着車还唱‘上党落子’^①呢！現在国家发展了，人民富裕了，交通方便了，火車、汽車、飞机一天比一天多，俺們这山区公社也有了胶輪大車，独輪車的用处不像从前大了。可俺打算将来办个展览館，把这輛独輪車展出来。讓会写文章的人，把这个輪子輾过的苦难历程写下来，讓后人看一看，听一听，不要把它忘了。……对了，

① 山西上党地区的地方戏。

俺还忘了告訴你，那年跟俺爹一起宰了胖子官的史德法，俺爹在世时心里一直放心不下，可在旧社会里哪里去找他呢？解放后俺又来这里写信，那里托人打听，都沒有下落。直到一九五八年屯留修屯絳水库时，俺在修水库的解放军中才探到了个确信，說他在河北保定部队上，現在成了家，还升了大尉了呢！……”

姚治华插图

為狗办喪事

閻振華

下面要講的，是壺關縣川底公社川底大隊老貧農秦馬富的一段家史。

秦馬富的老家是山西省壺關縣西坡沟。六十多年前，馬富沒出世的時候，他爷爷因為交不起地主的租子，領着他的爹娘逃開西坡沟，全家人東奔西跑沒個落腳處，最後才在川底村的一所破廟里安下身來。一九一二年，馬富出世了。他父親秦六斤為了攆走窮氣，特意為兒子取下“馬富”這個吉利的名字，意思是希望馬上富裕起來。但是，在吃人的舊社會里，事情怎能由人呢？秦六斤的家庭並沒有因為給兒子取了“馬富”這個名字就真的富裕起來。

有錢人家的女人坐月子，炕沿不下，鸡蛋挂面端到面前。可馬富一生下來，家里馬上就沒米下鍋。馬富娘生下他的第二天，就不得不挽着籃子到地里挑野菜，好熬碗菜湯喝。好心的人對她說：“坐月子要休息好，不注意要得病。”可這窮人們有啥好法子呢？

後來，馬富爹秦六斤，受苦受累，辛辛苦苦刨了好幾年，才

开下七亩薄荒地，但因为家里人口多了，加之种地没底垫，全家人口的生活还是没保障。馬富七岁那年，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他爹打算叫他去给地主家放羊，对他說：“孩子，你爹受了一輩子罪，要有一分奈何，也不会讓你去侍候那些黑心眼的財主們，可咱家人口多，不能都等着餓死……”馬富沒等爹把話說完，已經懂得老人的心意，便安慰爹說：“爹，你不用难受，我听你的話。”从此，这个刚滿七岁的孩子便去給地主放羊，掙口飯吃。

轉眼过了七年。七年的煎熬，把馬富磨炼成了一个放羊的好把式，完全能够頂大事情了。这年，馬富去給本村地主李其財放羊，当时言明，除管飯以外，每月另掙工錢一吊二百文。然而，“肉在虎口，勢在人手”，馬富从开春到李其財家，一直干到严冬十月，李其財連一文工錢也沒給，中間只給过二斗米，回去量了一下，連一斗八升也不够。冬天到了，冰雪盖地，馬富身上还只穿着一条破单褲，一件烂夹袄，整天赶着羊群，在山沟里轉。他几次找到李其財，想要上工錢，讓娘給他好歹做件薄棉衣，狠心的地主李其財每次都以“錢还不現成”为借口，拒絕了他的要求。

李其財的长工陈两喜知道了这件事，見馬富冻得不行，一天，对馬富說：“孩子，要等东家开工錢去換季，可指靠不上啊！你就不听听人家財主的口气。不早点想个办法，你今年冬天就闖不过去。”

馬富說：“咱家里沒錢，做不起棉衣，掙下的工錢人家又不給，教我去哪里想办法。”

陈两喜說：“他不好待咱，咱也不能好待他。这样吧，他不給工錢，你就把他家里那条羊狗卖了吧。反正咱不能活活地冻死。”

川底是个山区，野狼很多，狼是要吃羊的。为了保护羊群的安全，財主家的羊群都配备有凶猛、机灵的大狗，叫做羊狗。越是有錢的人家，养的羊狗也就越好、越值錢，有时好几只羊也换不下一只羊狗。陈两喜估摸了一下，馬富这一年的工錢，少說也不止值一头羊狗的价值，东家既然想賴賬，不給工錢，那就自己动手拿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吧，因此，他給馬富出了这个卖羊狗的点子。

馬富听了陈两喜大叔的話，覺得在理，第二天出去放羊时，碰見一个收皮毛的商人，果真就把羊狗卖掉，得了七块錢。

两天后，地主李其財知道羊狗不在了，便打发人从羊房里把馬富叫到他家。他儿子李可以和侄儿李夺奎拿着繩子站在他身旁。一个个活像凶神恶煞。李其財一見馬富，就恶声恶气地問：

“馬富，这两天怎不見我家的羊狗了？”

“……”馬富不吭声。

“丢了羊狗，你就不吭一声？”李其財追問。

李其財的儿子李可以比他老子更凶：“說！不說實話，今天晚上就和你过不去！”

李其財的侄儿李夺奎把繩子往桌上一摔：“你这穷小子，看看誰厉害！”

馬富瞪了地主一眼，說：“羊狗是我卖了。可这是你們逼

下的。当初来你家放羊时，說好一月一吊二工錢，到現在快一年了，你家只給了一斗八升米，折下來還不到兩吊錢……”

馬富還要往下說，李其財火了：“管你工錢不工錢，承認卖狗就好办。不和你这不懂事的孩子講話，叫你家大人来。”

馬富回家把這事向爹娘說了，全家人一晚上也沒睡好覺。

馬富回家后的第二天，村里便传开了消息：馬富卖掉地主家的羊狗啦，人家非要他給狗抵命不可啦……

为狗抵命的消息讓馬富知道了，全家人商量了一下，便打发馬富逃走。可怜的馬富，一个刚刚十四岁的孩子，穿着一件补了再补的破夹袄，頂着刺骨的寒风，踏着一尺多厚的大雪，离別爹娘，过开討吃要飯的流浪生活。

馬富走后的第二天，地主李其財打发他的狗腿子找到馬富家，要他爹娘馬上把馬富交出来，为狗抵命。馬富的爹娘一听，像有个千斤鐵錘，突然打在心上，一下昏倒在地上。馬富爹醒过来后，苦苦哀求道：“你行行好吧，回去多給东家添句好活，饒了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吧！”

狗腿子并不比他的主子慈悲：“这是老爷的命令，說甚也白搭。我是先來通知你們一声。”

狗腿子走后，馬富的爹娘求亲戚，托朋友，到地主李其財家求情道歉。求情的人不知去过多少，好話說过千千万，但一个个都被頂了回來：“打狗欺主，馬富这穷小子竟欺負到我头上了。拿不回狗来，非要馬富給狗抵命不可。”

为了搭救馬富，馬富的爹娘也三番五次亲自到李其財家苦著哀求。李其財仍旧毫不松口：“要想馬富不死，有三个条

件：第一，讓馬富回來，披麻戴孝，給狗拉靈；第二，擺席請客，給狗辦喪事；第三，唱戲三天，賠情道歉。”馬富爹娘听了，肝肺都要氣炸。心想：“你家死了狗比死了父母派头还大，这明明是欺侮穷人。”心里虽然这样想，口里却不敢說。两个老人千求万告，最后总算免了給狗拉靈这一条：“家有多大，事有多大，回家卖了地，把錢全部送来，免你家馬富一死。”馬富的爹娘还想再求告求告，李其財一努嘴，他的狗腿子就把两位老人生拉活扯地推出了大門。

过了一天，李其財的狗腿子們又来到馬富家。領头的狗腿子一进门，就恶凶凶地说：

“馬富回来了沒有？”

“孩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馬富爹回答。

“那你就卖地吧！”

“那是我全家的命根子，卖了叫怎活呀！”

“人也不往出交，地也舍不得卖，人家的羊狗就白白讓你家卖掉不成。”狗腿子的歪理倒不少。

“你再留点时间，咱们再想别的办法。”馬富爹求告。

“誰管你那一套，”一边說，一边便从身上掏出一张紙来。

其他几个狗腿子一拥而上，擒住馬富爹，把他的右手大拇指塞进印泥里，然后按在他們事先写好的卖地文約上。就这样，馬富爹娘辛辛苦苦开出来的七亩荒地，一下就卖掉了六亩。

李其財用馬富家卖地的二百一十块現洋，摆下酒席二十七桌，唱了三天上党梆子。



办丧事那天，李其財的亲戚、朋友、村上的社首、狗腿子，来了二百多人。吃的是八大碗、八小碗的“八八席”。李其財坐在上席，給众人斟酒敬菜，有說有笑，像办什么大喜事似的。吃罢酒席，天色已晚，搭在地主家东院大門口的戏台上响起了锣鼓声，李其財那一伙人便大搖大摆地看戏去了。穷人們看見这副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一个个暗暗地罵道：“把人家一家子害的那样苦，你們幸灾乐祸，总有一天不得好死！”馬富的爹娘更是气得咬牙切齿。老汉听见唱戏的锣鼓声，几次想冲出去和李其財拚命，都被邻居們劝住：“人家有錢有勢，你还能拚过人家，那不是去白送命。忍住吧，总有一天……”

从此，馬富家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吃上頓沒下頓，常常連鍋都揭不开。弟弟為了出去找碗飯吃，出外逃生，一走杳无音信；妹妹也給人家當了童养媳。馬富逃在外面討吃要飯，风里来，雨里去，得了寒热病。回到家來，他娘想給他发发汗，連一条被子都沒有。沒法子，最后到邻家借了个大筐籮扣在身上发了些汗，拖了好久总算拖好了。馬富病好后，他爹秦六斤怕地主李其財再要黑心眼，便托人情，把馬富打发到一家毡房里当学徒。馬富在外面干了二十多年，也只是勉强糊住自己的口，根本沒法照顧家里两位亲人的生活。馬富爹就在这种苦日子的熬煎下，离开了人世。临死时对馬富說：“你永远不要忘記李其財，你一定要报仇。”

一直到解放以后，秦馬富的家庭才富裕起来。土地改革中，地主李其財被人民政府依法惩办。馬富家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地。后来，党号召組織起来，馬富是川底村的第一个互助

組長。一九五三年，川底村成立农业社，馬富第一个报名入社。現在，他家的日子过得挺幸福。他还被选为貧下中农委員会的主任。这真是：

新社会新事多，人民当家把主作；
阶级仇阶级苦，世世代代要記住。

姚治华插图

搏 斗

宋貴生 鄭志仁

—

馮英則是山西高平县三甲人民公社圪垣村人，她爹叫馮五丑。这篇家史，就要从馮五丑身上写起。

还在五丑八岁的时候，五丑他爹馮金水，因为欠下本村地主馮守恆的債无法偿还，被活活給逼死了。留下他体弱多病的娘和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家里只有两間房屋、五亩地，孤兒寡妇靠着糠菜度日。

那是一九二二年的腊月天，大北风卷着雪片，冲着韓王山，扫着东仓河，漫山遍野的狂吼。三甲村北鐵爐邊的灰渣堆上，有两个孩子弯腰弓背的在拾廢鐵，大风雪刮得他俩瑟瑟縮縮全身直发抖。这就是十四岁的五丑和他的弟弟六儿。六儿冻得不停地哭叫：“冷呀！哥哥！快回去吧……”五丑安慰弟弟說：“不要哭，六儿，快快拾，多拾点，卖了好过年。你瞧我，六儿，一点不冷。”說着，他直起腰来，把两条胳膊在空中掄了一圈，給弟弟看。其实，他早冻得嘴唇鉄青，手和脚裂开的血

口子，正在往外渗血哩。就这样，他领着弟弟捡废铁一直捡到天黑，才提着筐子往回跑。

还没走到屋门口，就听得几个妹妹正“娘呀娘呀！”的在屋里哭叫。他慌了，跑进屋一瞧，娘直着身子躺在炕上，只剩下悠悠的一口气，炕下边吐了一大滩血。大妹妹说：“冯守恒刚才来逼过债，说是今天再不还债，非夺了咱北阁外那块地不可。娘怎么央告求情也不行，冯守恒那老狗硬要拉着娘到大庙上撞钟，娘一急吐了血……”五丑听罢妹妹的话，一下扑到娘身上，也呜呜地哭了起来。

冯守恒是圪坦村的恶霸地主。他的儿子、女婿有的在大城市做买卖，有的在县政府干差事。他家里雇长工，使佣人，丫头老媽子一大群。照冯守恒的说法，他只要站在大庙台前喊一声，全村的屋梁都得晃三晃，一跺脚，满街的树叶就要落一层。全村的人，哪个都得称他“大东家”；哪个见了“大东家”都得低下头走路。他仗着势大财粗，在村里明抢暗夺。全村二百多亩地被他典占了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亩，全村百余间房屋，有七十间好屋子都成了他的财产。可是他并不满足，还要把圪坦村全部占为已有，建立一座“万世永继”的庄园。冯守恒既然有了这种打算，所以对农民的半亩地、一间房也不肯放过。五丑家在北阁外有三亩地，和冯守恒的大块地紧挨着。冯守恒就非把它弄到手里不可。当年五丑他爹因为治病，借了冯守恒家二十吊钱，利上加利，怎么也还不清了。北阁外那三亩地，就被他家管押了。五丑他爹，就为这三亩地活活气死的。

.....

听到五丑的哭声，娘睜开了无神的两眼，伸出干枯的手，摸着五丑的头說：“別哭，孩子，听娘的話；以后你千万不要借馮守恆的錢，千万不要招惹他家，他比豺狼还狠毒呀！……你，你爹就是……”

五丑娘还断断續續交代了很多話，要他“好好照顧六儿”，“好好动弹”，說着說着，停住不說了。五丑以为娘睡着了，隔了一陣，他弄了点热水来給娘喝，可是怎么也叫不应了。五丑“哇”的一声哭开了，弟妹几个也跟着就嚎啕大哭起来。隔壁的魏大嬸听到孩子們的哭声，赶忙跑过来，伸手一摸，五丑娘嘴唇发硬，胸口冰冷，这才知道人已經断气了。

这一夜正是腊月二十三。五丑娘咽气时，馮守恆正举着香烛在送灶王爷，讓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哩。

俗話說：“穷人家的孩子，早成熟。”娘一死，十四岁的五丑仿佛变成了一个大人。他守着一盞昏昏沉沉的小灯，給娘守灵，他望着馮守恆家高大的門樓，听到从院墙里飞出来的送灶的鞭炮声，心里感慨万分，不由得把炕上的砖块摳了几条壕，气得把下嘴唇都咬出了血来。

二

听到五丑家孤儿們悲慘的哭声，馮守恆却呵呵的笑开了。当夜，他搖晃着禿頂腦袋盤算了一大陣，村里能买得起地的，就是他和郭金松两家。郭金松是他手下的人，自然不敢与他爭。五丑家的这块地就像到口的肥肉一样，只要舌头一卷，就能吞下去。馮守恆的老婆也是个尖酸刻薄，貪財如命的妖精，

第二天一早，她就催促馮守恆把五丑的三亩地夺过来。馮守恆却笑眯着两只黑豆眼說：“哈哈，姐道人家，見識淺。等五丑找上門來，不更好說話么？咱慌啥呢？”

五丑見娘停在炕上，家里升合全无，馮守恆的債還沒还，想来想去，不卖地有啥法子呢？但他却咬了咬牙恨恨地說：“宁肯把地便宜賣給外村，也不能給馮守恆，不能因为你馮守恆想打盹，就送枕头給你。”

第三天，馮守恆突然听到五丑把地卖到三甲村了。这一下把他的肚皮差点气炸，他屋里屋外轉圈圈，嘴里不停的罵：“好哇，五丑这小猴，看老子能不能饒了你！看你能逃得脫我如来佛的掌心！”

五丑毕竟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啊！娘一死，他一人怎么照顧得了四个弟妹呢！白天，馮守恆的儿子馮同德常帶着他家那只大狸狗在五丑家門口轉游，大狸狗呲着尖生生的獠牙，吓得弟妹們不敢出門一步。黑夜，弟妹几个挤在一起，整夜哭爹叫娘的。只有魏大嬸不时走过来，給这个梳梳头，給那个擦擦鼻子，照顧一番，安慰一陣。可是魏大嬸也是过着揭開鍋沒米下的日子呀，她也是整天为穷日子苦愁操劳，哪能照看得周到呢。

五丑卖了三亩地，还了馮守恆的債，埋葬了娘，就不剩什么錢了。眼下只有西坡上那二亩薄地，这样的日子，別說五丑还是个孩子，就是七尺大汉也挑不起这重担啊！魏大嬸再三劝說：“不能犟呀，五丑，还是讓妮子們逃命去吧。”几个妹妹一听这话就围着五丑哭叫，怎么也不願离开哥哥。五丑見这情

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困难的生活一步一步地逼来。一开春，家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实在顧不住了。五丑一狠心，托魏大嬸她們找了三个大緣較好的穷家，把三个妹妹都当童养媳送出去了。

三个妹妹走后，为了活下去，五丑整天带着六儿，到处挖野菜剥榆树皮，給人家干零活，糠一頓，菜一頓的过着半飢半飽的日子。魏大嬸看着两个孩子餓得实在悽惶，有时就把自己省下来的糠窝窝送过来。馮守恆因为沒有买到五丑家的地，怀恨在心，見了五丑就阴沉沉的板着脸。馮守恆老婆見天坐在門口那块高大的門蹲石上，指鸡罵狗的刺五丑的心。五丑有时气憤不过，要去找馮守恆講理，魏大嬸拦住說：“不能呀，五丑，馮守恆是只吃人的豹子，防还防不住呢。千万招惹不得呀！听大嬸的話，还是忍着点吧。”

可是剝削阶级并不因为你讓了步，他就把屠刀放下来，一場意外的灾难突然向五丑头頂压下来。

正是麦收季节。这天，五丑帮別人在場里打麦子，突然有个孩子慌慌张张跑来喊：“快去呀！五丑哥！馮同德在打六儿了。馮同德說六儿拾了他家的麦子，还讓那只大狸狗咬六儿哩！”五丑一听，扔下扫帚，捞了一根棍子就往地里跑。

地里，馮同德还揮着扁担在打六儿。馮同德看見五丑怒冲冲的来了，把手一揚，大狸狗冲着五丑就扑过来。五丑气极了，紧握着棍子，使出全身力气，一棍下去，打得大狸狗鼻嘴淌血，“汪”的叫了一声，掉头就跑。馮同德見五丑敢下手打狗，大罵說：“你水蟲，反了天哩，”操起扁担就向五丑扑过来。馮同

德是个二十多岁的大人，个子大，他自然不把五丑放在眼里。

五丑将身子一闪，馮同德扑了个空。五丑气愤地問：“你为啥打俺六儿！？”馮同德說：“打他？我还要揍你！”这时候，地那边五丑的好朋友馮臭孩拖着条杈麦的铁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他高声喊道，“馮同德，你敢欺侮人！”馮同德一看沾不了光，才夹着尾巴跑掉了。五丑瞧着躺在地下的六儿，头上流血，遍身伤痕，衣裳也撕烂了，篮子也踩碎了。五丑伤心极了。臭孩帮着把六儿背回家来。

夜里，六儿一直发高烧，神志昏迷，水米不进，不断地呼叫：“我痛呀！哥哥……”“媽呀！我痛……”听着弟弟的痛苦叫声，五丑就像锥子扎心那样难过。

“弟弟，多好的弟弟呀！”五丑看着六儿因发高烧而痉挛着的嘴唇，想起了許多事：有一次，他要去担煤，因为风雪太大，天太冷，六儿竟把那件媽媽留下来的破夹衣，从他自己身上脱下来，非讓五丑穿上不可，五丑不肯穿，他都急得哭起来。有时，魏大嬸給他半块糠窝窝，他也要等哥哥回来两人分着吃。家里口粮缺，他常是自己挨餓，非叫五丑吃饱不可。还說：“哥哥个儿大，要干活哩。”見了村里年紀大的穷苦人，他总是“叔叔”“大爷”不离口，村里人誰不說六儿是个知仁懂礼的好孩子。……五丑又想起，娘临死前，嘱咐自己要好好照顧弟弟，万一他有个好歹，我怎样对得起娘啊！……五丑心里越想越难过。

六儿呼叫了两天两夜，五丑和魏大嬸一直不离左右，六儿终于带着无法伸訴的惨痛，結束了他短促的悲苦的一生，离开

了罪恶的旧世界。

五丑伤心地整整躺了三天，把眼泪都哭干了。他从六儿的死里，悟出了一点道理：躲着不行，要活命，非得和冯守恒、冯同德这帮吃人的豺狼拼不可。

三

六儿死后，五丑更显得孤苦伶仃了。再加上这二年收成不好，虽然是一个人，日子仍然像黄连那样苦。

人常说：“苦水里熬出来的孩子骨头硬”，这话一点不假。五丑在苦难的日子面前没有退缩，他有时在家种地，有时给人打短工，担铁货，拉煤炭，帮土工，什么苦活他都干。到十九岁上，他已长成一条大汉子，虎背熊腰，手大脚大。二百多斤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一口气能挑三十里。往地里挑粪，他常是一担四桶，一人顶两个人。他用的那张锄，是定做的，又宽又厚。锄起地来，年轻人谁也赶不上他。他说话利落，干活勤快。魏大嬸说：“五丑呀，给我挑担水吧！”“中！”把水桶一担，走了，不一会就把缸挑得满满的。李大伯说：“五丑，给我推会碾吧！”“行！”五丑把衣裳一披，去了，一推就是大半夜。他爷爷爱打猎，留下来一枝破土枪，五丑也爱拨弄这玩艺，从小就练得一手好枪法。一到九月秋凉，地净场光的时候，他就和臭孩两人上了韩王山。臭孩管围坡，他管打。打回来的野鸡、兔子，少不了要送到魏大嬸、李大伯的家里。全村人哪个不夸五丑是个好样的。

臭孩比五丑大几岁，矮矮的个头，身体结实，有力气，爹娘

早死了，也因为穷，二十六岁了，还是一条光棍汉。五丑和他最合得来。他俩干起活来，配搭好；说起话来，脾胃相投。比如五丑说：“那些财东有钱人，专拣软杏儿捏，你越怕他，他越骑在你头上屙屎屙尿的。……”臭孩就说：“他们嘴里像蜜糖，心里一把刀，可鬼啦！老实人常上他们当。”他俩在一起干活，有时，说着说着，就罵起冯守恒这个吸血鬼来，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

可不是？冯守恒这个吸血鬼可真是鬼啦！这几年，他瞅着五丑一天天长起来，力大超群，干活肯卖力气，吃食不論，他又在五丑身上打主意了。冯守恒想：要是能把五丑拉进冯家，实在要比占他那三亩地还有用。白天，他下地干活，一个顶两个；晚上，让他守个仓库，又会放枪。冬天，贩卖铁货，他一个人就能抵一头骡子用。他托人几次去和五丑说，并且应承每年给他个大工钱。五丑却怎么也不答应。

有一次，冯守恒在路上碰着了五丑，就远拉近扯的又谈到要五丑到他家去做工的事上。五丑却冷冷地说：“放着你的钱吧，‘大东家’，咱没有那种‘福分’！”说毕扭身就走。冯守恒虽然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死心，当天就把郭金松找来商討“计策”。

郭金松也是圪塔村一个有錢戶，这人外表长得满和善的，白净脸，八字胡，说话有根有梢的，办事很有手腕，整天跟着冯守恒，净出坏点子。因此村上人都叫他“二腿子”。“二腿子”思谋了一阵，把腰一弯一弯地说：“好办，好办！这事包在我身上……”

平常压根就沒把五丑放在眼里的郭金松，这时却“高看”起五丑来了。見了面就客气地招呼：“吃过飯了嗎，五丑？歇歇吧。”看見五丑端着糠糊糊吃，他就假惺惺地说：“老弟呀！吃这飯咋能行，还是到大东家那里弄点吃的吧。要不要我去給你借点？”見五丑用鋤头刨地，他就說：“別刨吧，五丑。明天我叫大东家的牲口給捎带犁一下就行了。”就这样，郭金松像条黃花蛇似的，左盘右繞不离五丑。

这年秋天，五丑在地里帮人担谷子时，沒留心，脚心上扎进一根又粗又尖的谷茬，左挑右挑挑不出来。別人把他扶回来，魏大嬸給挑了半天，最后还是用牙咬着才把谷茬拔出来。

这天下午，郭金松又推門进屋来，腋肢窝里夹了个包包。一見五丑，就假惺惺地说：“唉，五丑呀，瞧你把脚扎成这个样子。……老弟呀！你干嗎迷着窍，放着大路不走，单寻圪針窝踏，何苦呢？唉！早听我的話来，別說鞋袜，媳妇也要上了。”說着打开包包，把一双新鞋送到五丑手边，說：“大东家听说你把脚扎烂了，特意叫我給你送双鞋子来，你可別辜負了大东家的一片好心呀！”

“一片好心？还不是黃鼠狼給鸡拜年！”五丑想，把鞋一推說，“咱天生挨刺脚，沒有那种‘福分’！”郭金松賴皮涎臉說：“唉唉，五丑，收下吧，不看佛面看僧面，只当你給我留这个面子吧！”五丑气得一掌把鞋子擗在地下，說：“姓郭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宁給人家看坟，也不到馮家当神’。”郭金松討了沒趣，弯腰拾起鞋子，狼狽地走了。臭孩听到这件事，滿口夸五丑有骨气，当晚就把自己一双半新的鞋子送了过来。

四

五丑在魏大嬸、臭孩他們一伙穷人的帮衬下，找下了个媳妇。这媳妇名叫杜頓姐，是赤祥村貧农杜水荣的閨女。成亲后第二年生了閨女英則。五丑有了老婆，有了閨女，脸上出現了笑容，干起活来，劲儿也更足了。但是就靠这二亩薄地，家口一多，日子更难过了。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高平城，三甲鎮也駐上了日軍的警备队，筑起了围墙，修上了炮樓。馮守恆的二女婿張子高当了日伪区长，馮守恆的干儿子郭子文当了日伪警备队长，駐在三甲鎮。馮守恆自己呢，是日伪維持会的主人，又是伪村长。这时候，他真是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耀武揚威，不可一世。馮守恆时时在打主意，不把五丑制服住，他怎肯甘心呢！于是，“磨道里找駝蹕”，想方設法尋五丑的“差錯”。有一次，五丑媳妇在街上拾了一把玉米秆，馮守恆說是偷的他家的，要拉到大廟上吊打（那时这一带的村政府，都設在大廟里）；五丑迟交了几天官粮，他就說五丑有意抗粮，要拉到大庙罰款。这期间，他还和他的干儿子、女婿、警备队、土匪勾結起来，明里暗里什么都不冒烟的事都干，五丑和全村人都把馮守恆恨透了。

馮守恆住的大院落，有三、四重院子。为了进出方便，除了大门，他又在里院的两边开了两道便门，辟了两条大路。为着修路，又霸占了穷人家的許多地。全村群众更把他恨得牙痒痒的。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出面跟他辯理。五丑实在气不过了，把脚一跺，說：“我找他去！”臭孩一把拽住五丑，“咱明里干

不过他，还是想办法暗底下治治他。”当夜，五丑、臭孩和几个年轻有血气的小伙子就干开了手。

第二天大早，冯守恒一开南门，几块大青石把门口堵得死死的。驥子从北门出去，没走几步，就陷入一个半人深的大坑里去，把腿也跌瘸了。气得冯守恒这老狗一天都吃不下饭。他琢磨这事，除了五丑，别人是不敢干的，但又找不到人证物证，于是他把郭金松叫到他家大烟灯下想对策。

过了几天，冯守恒忽然放出风声，说，庙里丢了一块棚布，十斤粉条。郭金松也说他家丢了一个锡香炉。他们故作惊人地说：“了不得！村里出了贼汉！”于是冯守恒派人到处追查。一天，郭金松忽然拿着一只香炉耳子走进大庙，当着几个在场的人，故意叫嚷着说：“香炉还没找到，可是在五丑家的墙角下查出了一只香炉耳子……”冯守恒不等郭金松说完，赶忙接上去：“既然香炉耳子是在他家的墙角下查出的，香炉和棚布一定是他偷的。”说完，立刻派了几个村警，不分青红皂白，生拉硬扯地把五丑绑到大庙里。

紧接着，庙里的大铁钟也当当地响起来。

这地方有个规矩，凡是逮住了盗贼、坏人，就要到庙上撞钟。钟声一响，一家就得出来一个人去开会。谁要不去，就得和盗贼、坏人一同治罪。

五丑被绑在大殿门口的石柱上，他的身边放着一张桌子，大殿的屋梁上，挂了一根粗绳。郭金松、冯同德他们几个，横眉立眼的，有的捏着皮鞭，有的拿着麻绳，有的掂着木棍。大门口，屋门口都有人站岗。形势非常严重。来“开会”的群众，

看見被綁着的是五丑，一个个脸色阴沉地坐在院子里。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門心不惊，”五丑这时心里倒一点也不慌张。他想：“豁出挨上一顿打，趁众人在場，非把老狗子的臭底全端出来不結。”

不一陣，馮守恆見人到齊了，他那猪头似的腦袋晃了晃，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紙条，在大殿門口的桌子后边念起来：“……馮五丑偷盜財物，违犯村規，經村長、閭長商定，除着令該犯將失窃之物全部按价賠償外，并将其全家驅逐出村，免貽后患。”

“你胡說，”五丑摑头一錫，冲着馮守恆說，“捉賊要賊，捉奸要双”，你一无賊，二无證，凭什么說我是賊汉！”

馮守恆怪笑一声，說：“好哇，賊証有的是，給他拿出来！”一努嘴，他儿子馮同德赶忙掏出香爐耳子，摆在桌上。馮守恆指着香爐耳子：“这就是物証！”

隨着，郭金松跳出來說：“我作証，香爐耳子是我在你家牆角下查到的。”

五丑啐了他一口：“放屁！叫我說，香爐耳子是从你家里拿出来的！”

“……”郭金松被頂得回不出話來。

这时会場上响起一陣嗡嗡的声音：“这算什么人証物証？”“还不是套弄好的。”……

馮守恆見會場騷動起來，就想草草收場，还故作鎮定，提高聲音叫道：“人証物証俱全，不承認也一样治罪！”

五丑也不示弱：“要治罪，先治你的罪，你假造賊物，誣賴

好人……”

“你胡說！”

“我胡說？我問你，馮長順一家是誰害死的？！李炳蘭是誰糟蹋的？！你仗着二鬼子（警备队）势头，派粮派款，拉差拉役，霸占土地房产。什么坏事你沒干过！叫我說，圪坦村得先驅逐你这个畜牲！”

馮守恆万沒想到五丑竟敢揭出他的臭底子，急得脸色鐵青，氣急敗壞地喊道：“給我吊起来打！”狗腿子們應聲上前，七手八脚把五丑吊到大梁上。五丑雖然吊的滿身流汗，疼痛難當，但他却还是不住口地罵：“姓馮的，你打吧！打不死老子，你也別想好過！”

馮守恆氣得暴跳如雷，大聲吼：“給我打！打死这狗東西！”下邊的群众有的為五丑抹泪，有的小聲咒罵。到五丑媳婦呼天搶地闖進來的時候，五丑已被打得暈过去了。

五

五丑清醒過來後，才知道自己躺在村外一個土台子上，頓姐和英則閨女圍在他身邊啼哭，他家那些破鍋烂盆也扔在地上。頓姐告訴他：房子已被馮守恆封門落鎖，頂了“贓物”。他听了呼地一下站起來，猛地抓着身邊的土槍就要走。頓姐一把扯住他的胳膊說：“你這是干啥呀？他爹！”五丑氣虎虎地說：“我要與老狗子拚命！”頓姐一听大哭起來：“你不能去呀！他爹，馮家人多勢眾，你要有个三長兩短，叫俺娘倆怎麼活呀！”頓姐緊緊拉着五丑不放，英則姑娘也跟着爹呀娘呀的哭

叫。五丑一阵心酸，抱着閨女痛哭起来。

五丑含冤忍痛在台上用高粱秆搭了个窝棚，垒了个灶，暂时安身下来。刚刚收拾好，馮守恆又派人来传話：土台是二仙圣地，不能讓贼人践污，要五丑赶快离开。五丑被欺压到这样地步，气恼得两天两夜水米不沾牙。上告吧，官府都是馮家的人。豁出命来拚吧，馮家的狗腿子一大群，你能拚得过他？！

思来想去，五丑忽然想出来一条路：他扯着老婆閨女走进关帝閣，撞响神鐘……

圪塢村的人，平时是不到关帝閣烧香的，只有碰到了冤枉事，沒有法儿申辯，才来关帝閣撞鐘禱告。鐘声一响，惊动了全村人。一时站了大半个閣樓。乡亲們見五丑在关爷像前盟起誓来：“我馮五丑，清白人家被馮守恆誣賴為盜，今日面对乡亲們要伸一伸这口冤气。馮守恆陷害良民，关爷有灵，叫他家死的鸡犬不留！”

真是“做賊人胆虛”，郭金松在閣口听到这些話，赶忙轉身去报告馮守恆。馮守恆一听，更像掉了魂似的，立即叫来人摘掉神鐘，端走香爐，一天几次催逼五丑离村。馮守恆还威吓全村人：誰家敢留五丑，就是同謀。

五丑被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了，便狠心卖掉仅有的二亩地，还清了債務，帶着老婆閨女和乡亲們洒泪告別。

六

五丑离开圪塢村以后，并沒有走远，他在高平县城南关的一座破庙里住下来，靠打短工、扛苦活糊口。他心里牢牢記着

他对馮守恆的仇恨，逢人就說，有空就罵。因此，南关一帶有許多人都知道了馮守恆的血腥罪惡。漸漸地，这事传到了馮守恆的耳里，馮守恆恨之入骨，便起了报复五丑的心，只是一时还找不到借口。

圪坦村的穷人原本就对馮守恆憋着一肚子的仇恨，五丑的几次受害，越发增加了大伙的义憤，可是迫于馮守恆的淫威，大伙敢怒不敢言，只是暗地里跟馮家斗。有些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常常往馮守恆院里扔砖头瓦块。一天傍晚，馮守恆的老婆正在院里辱罵长工，一块石头从墙外飞进来，正砸在她頭頂上，血流滿头。馮家追查了几天，沒有查出是誰干的。馮守恆把他的汉奸女婿、干儿子一齐叫来，商量对策。他們想到五丑在南关宣揚馮家的丑事，想起五丑七月間曾回圪坦村探望乡亲和为父母上坟的事，便把石头伤人的“案子”栽誣在五丑头上，說是他趁天黑时偷偷地摸回来想謀害馮守恆，石头沒打准，才砸伤了他老婆。这样，他們便定下一条一箭双鵰的毒計，既可报复五丑，又可压压村民鬧事的“风潮”。

一天半夜里，五丑正在梦中，突然有几个持枪的人，又像是伪軍警备队，又像是土匪，破門而入，蛮橫地把五丑一家三口从炕上拉起，绑着就走。南关离圪坦村不远，不多久，五丑一家便被拉进了圪坦村的大庙。馮守恆的狗腿子立刻关上庙門，馮守恆亲自“升堂”，不問青紅皂白，先是一頓苦打，然后逼迫五丑承認扔石头謀害他的“罪过”。五丑沒有干过这事，不但不承認，而且破口大罵馮守恆。拷問了三天三夜，沒有結果。馮守恆把五丑一家人监禁起来，又和郭金松秘密訂下毒

計，打算把五丑一家活埋，“拔掉这个眼中釘”。

真是“沒有不透風的牆”，馮守恆的密計叫魏大嬸聽到了。魏大嬸是因为欠馮守恆的債還不起，在五丑被趕出村后不久，被拉進馮家當了奴仆的。得知馮守恆的毒計后，急得她團團轉，不知該怎樣辦。

恰巧第二天是個祭祖的日子，馮守恆全家人都要去上坟，馮守恆就把看守五丑的事交給了魏大嬸她們。這天下午，魏大嬸串通了另外兩個看守的窮人，揣了幾個糠窩窩，打開廟門，小心翼翼地走進大廟，見五丑一家三口五花大綁，遍體血迹，倚在牆角里。魏大嬸給他們松了綁，又掏出懷里的幾個窩窩。

五丑拿着魏大嬸的窩窩，一邊吃，一邊說：“大嬸，俺爹俺娘去世早，沒人心疼我，見了你就像見了俺的娘，我忘不了你的恩情。”

五丑媳婦急着問：“大嬸，你聽到什麼信息沒有？我們這事該落到什麼地步呢？”

五丑插嘴說：“哼！反正我沒干坏事，他們能把我怎样！”

魏大嬸看着五丑那股懶直勁，呆呆的不知該說什麼。接着五丑又往魏大嬸身邊靠了靠，小聲地說：“大嬸，我在城里聽說釜山村那邊有了‘這個’！”說着他把手放在腰間，把大拇指和食指伸開比了个“八”字。“聽說他們專替窮人報仇的。哼！只要他們一來，非和老狗子算賬不結。”說着五丑的眼里閃出興奮的神采，臉上掠過一絲笑容。魏大嬸見五丑這副興奮的神情，反而更加難過了。“眼看他們一家就要被狗子們活埋了

呀，是不是要把这个可怕的信息告诉他呢？说了吧，怕他俩忍不住；不說吧，又实在放不下心！”魏大嬸左想右算，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說出了馮守恆要活埋他們一家的事。

五丑媳妇听完大嬸的話，一头扑到大嬸怀里哭起来。英則姑娘也跟着她娘扑到大嬸怀里哭泣。魏大嬸摟住她們說：“五丑、頓姐，把孩子交給我，你倆快跑吧，由我这条老命来抵着！”

頓姐感激地說：“不，大嬸！我們跑了，讓你受治，我心里也下不去！”接着她又拉着五丑的胳膊說：“英則他爹，你帶着孩子快跑吧，跑远些！要埋叫他埋我！……以后英則大了，八路軍來了，你們給我报仇！”魏大嬸急了：“好孩子，你們听大嬸的話呀！再要拖延就走不出去了！”可是五丑、頓姐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肯走。

正在这时，庙門响了，五丑赶忙叫魏大嬸給他們把繩子套上。进来的是馮同德。他皺眉斜眼瞅了一陣，冲着魏大嬸說：“你老实看着，少了一个要你的老命！”說罢歪歪斜斜的走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傍晚，天色阴沉沉的，圪塔村大庙上的鐘又当当地响起来。

大庙里，灯籠火把照得一片血紅，大門、二門到处有人把着，大殿里皮鞭、水蘸麻繩扔着十几条，狗腿子一个个像发了疯的野狗，里里外外的跑着。鐘声响过后，馮守恆又在大殿的桌后站起来。

“五丑，这几天你想好了沒有？”

“想好了！”

“想好了，你就全說了吧？”

“我說那个扔石头的太稀松，要是我来，非把你这顆猪头砸烂不可！”

“不准你胡說！”馮守恆气得眼睛发直。五丑不說了，馮守恆又直逼五丑招認。五丑想：事到如今，我还怕什么！“豁出一条命，撞得天鼓响！”他狠狠地照着馮守恆的脸吐了一口唾沫，大罵說：“你这大恶霸大汉奸，你簡直不是人，是豺狼！你想屈打成招，害死我一家，世上的穷人你害不完！告訴你，姓馮的，你的狗命不长了，八路軍过来就和你这汉奸土匪算賬！”馮守恆一听“八路軍”三字，猪肝似的臉馬上吓得刹白，氣急敗壞地喊：“給我打！打！”皮鞭、麻繩、木棍，一齊向五丑身上落下来，不一会五丑又昏过去了。馮守恆叫人用冷水把他噴醒过来。一連几次的逼供，得到的回答仍是痛罵。馮守恆急的直咬牙根，說：“我要杀死你这小子！”

阶下的群众，听说要杀死五丑，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紛紛叫嚷起来：

“五丑沒犯死罪！……”

“凭什么要杀死人家！……”

“要杀，就把全村人都杀死吧！……”

在人們的叫嚷声中，忽听见五丑高声問道：

“馮守恆，我問你，你是法官？”

“怎么？”

“你是县长！”



“怎么？”

“你一不是法官，二不是县长，凭什么杀人？”

这时阶下的群众吵骂得更厉害了，几个狗腿子虽然瞪着狼眼，掂着皮鞭吓唬群众，也没法叫群众静下来。郭金松瞅见大势不利，向冯守恒使了个眼色，冯守恒就掏出事先写好的纸片念起来，“……冯五丑破坏地方治安，扰乱社会秩序，私通八路，奉上司命令，一家三口全部活埋！”念毕把手一挥说：“拉下去！”一时会场大乱。狗腿子郭金松去拉五丑，被五丑一脚蹬倒在地，大罵說：“你們这伙狗汉奸、土匪，你埋了我一家，埋不了全圪坦村！”五丑媳妇也狠狠地咬了来拖她的冯同德一口。英则大哭大喊。这时，魏大嬸迎着皮鞭，冲上去一把把英则拉在怀里，瞪着眼睛說：“小孩子沒有罪，你們不能埋她！”李秀海、冯聚法几个穷兄弟也冲过去，护着英则姑娘，把她带出了庙门。魏大嬸虽然被冯守恒几巴掌打得鼻嘴淌血，英则姑娘到底救下来了。

这时大庙里外乱成一片，臭孩和全村群众围住了大门。冯守恒看看势头不妙，又和郭金松唧咕了几句，立即换了一副面孔說：“哎哎，都是本村本乡人嘛，誰忍心这样做。我看現在暫时不办，再向上面疏通疏通吧！”又命令狗腿子把五丑夫妇监禁到大殿里。

会散了。吃过晚饭，人漸漸地睡下了，臭孩和一伙穷朋友不放心，这是不是“缓兵之计”呢？于是他們带着护身的棍棒，在村北的观音阁上，地头、田边藏下来。他們要舍命把五丑夫妇救出来。

寒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四周的景物，被苦愁、凄惨的夜色笼罩着。等啊等，脚冻麻了，他们就在地下跺一跺，手冻僵了，他们就使劲搓一搓。鸡叫头遍，不久就要天亮了。他们以为今夜不会出事了，就回家去了。谁知就在这天色将明未明的时候，冯守恒暗暗下了毒手。

天亮之前，天色显得特别黑暗。五丑夫妇被狗腿子们五花大绑，嘴里塞上了破布团，由冯守恒亲自押到了冯家预先刨好的埋人坑前，将他们推了下去。土已经埋了半身，冯守恒才叫人把五丑夫妇嘴里的破布团拿掉，狞笑说：“你们还有什么说的？”五丑瞪了冯守恒一眼，“你们这些不要脸的狗东西，埋吧！不用多久，就有人来埋你们的！”顿姐也在坑里挣扎着大喊：“英则呀，你要记住爹娘的冤仇，给爹娘报仇啊！……”

五丑夫妇就这样被恶霸地主冯守恒，被万恶的旧社会吞噬了。

五丑夫妇被活埋的恶讯，像一阵冷风刮到穷兄弟们的心头，他们都哭了。为了给五丑夫妇保住一棵独苗，防备冯守恒再来一手“斩草除根”，乡亲们连夜设法将英则姑娘藏了起来。五丑死后，五丑生前的好友冯臭孩，在村子也立不住脚，随时有被冯守恒残害的危险，便趁着一天黑夜，提了个小小的行李卷，离开圪坦村，出外寻找活路去了。

七

一九四五年三月，八路军果真来了。圪坦村解放了。

过去受冯守恒欺压的穷人站起来了，冯英则也站起来了！

逃出去寻找生活，寻找光明的馮臭孩也回来了。共产党，八路軍領導着全村穷人，領導着英則姑娘鬧革命，鬧斗争，斗倒了馮守恆、斗倒了郭金松，罪大恶极的馮守恆終於被人民政府鎮压了。农会給英則的爹娘移了灵，入了坟。面对着张开大口的埋人坑，全村群众个个恨得直跺脚，恨不得把所有的地主、恶霸、汉奸、土匪全都拉来埋掉！

“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在五丑夫妇移灵入坟的大会上，馮臭孩上台講了話，英則姑娘講了話，魏大嬸講了話，全村受苦受难的穷兄弟都講了話。大伙举拳高呼，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

五丑夫妇虽然在力量悬殊的英勇搏斗中倒下去了，但是他們的好友馮臭孩站起来了，他們的女儿馮英則站起来了，在党的領導下，找到了正确的斗争道路。解放后，他們过上了五丑夫妇所无法設想的幸福生活，但是他們沒有一时一刻忘記对阶级敌人的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姚治华插图

风雪玉皇庙

张美珍 郎志仁 毕裕民

太行山上有個潞城县，潞城县南邊的蘆医山西山下，有座古廟，那就是北庄村的玉皇庙。

過去，這座廟四周長滿了蒿草、荆棘，風一吹，廟里的幾棵大松樹呼呼地吼叫，四周陰森森的，怪怕人。北庄村的有錢人很少到廟里去，只有那些逃荒的、要飯的才在廟里過夜、避冬。這座古廟不知修建於何年何月，也不知裏面住過和死過多少窮人，所以那時候，人們都管它叫“窮人廟”。

北庄村七十一歲的貧農代表司大仁，在舊社會，被地主們害得無處棲身，就在这座廟里落下腳來，和那批豺狼苦斗了十七年。現在每當他看到這座古老的玉皇廟，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他痛苦的往事，記起他的深仇大恨。

—

一九三〇年冬，大風雪把荒涼的太行山染成一片茫茫雪海，天氣冷得石頭裂縫，鳥兽絕迹。

蜿蜒高大的丹朱嶺上，一個挑擔的人艱辛地邁着步子，在

刺骨的寒风里和滑溜溜的冰雪上，时而摔倒，时而起立，嘴里不断地咒骂着，这就是司大仁。

司大仁忙着回去看望在地主家里病倒了的弟弟二仁。他咒骂的不光是这冻煞人的冰冷天气，还有那狠毒的地主孙盛武。

孙盛武是北庄村的大地主，清朝时中过秀才，说话满口诗文，办事阴险恶毒。对穷人百般刁难，真想从骨头里榨出油来，二仁在他家当长工，被他折磨得简直活不下去。鸡还不叫，他就催二仁下地，大晌午了还不让回来吃饭，黑夜担水垫圈、铡草喂牲口，大半夜都不能睡觉。饭吃多了，地主婆罵个没完没了，活干少了，要扣工钱，牲口瘦了也要扣工钱。他家的大块土地都在离村不远的西川，为了监视长工们干活，孙盛武在后院专门修了一堵又高又宽的墙，他常常打着黑雨伞，站在墙头上瞅，瞅到哪个在地里停了停手脚、直了直腰，不是扣工钱，就是不给饭吃。二仁早就把这个老狗恨透啦。

一天，二仁和几个打短工的在地里锄谷，看见孙盛武又站在那堵墙上张望，几个人在地里一议论，二仁把手一扬说：“走！”他领着几个短工扛着锄头回来了。这一下可把孙盛武气炸了，他从墙上下下来，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

二仁进门来，刚放下锄，孙盛武就把他拉到自己住的那三间西房里，狠狠地说：“乡为乡，土为土，打天短工还向地主，你在我家当长工，吃在我家，住在我家，怎么反而给我闹起来了？还不到晌午，为什么就领着他们回来？”

二仁一本正经地说：“天很热，我当你叫我们回来歇歇，你

不是还摆了摆手嗎？”

“我什么时候給你摆过手！那是我在搧扇子呢！”

这时，短工們听得西房吵嚷，都湊到門口来听，孙盛武看見了，才忍住不說話了，他气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晃了两三晃，从心眼里把二仁恨透了。

这以后，他对二仁更是百般虐待。二仁受尽折磨，得了胃疼病，有时疼得受不了，沒法下地。狠心的孙盛武，不但不給治病，还常常逼着二仁勒紧褲带，忍着疼痛去干活。

二仁的胃疼越来越重了。大仁虽和二仁同在一个村里，可他自打村长翟招全家出来以后，这里三天，那里两日，連个落脚的地方也沒有，哪里还有錢給兄弟治病呢？一天晚上，大仁去看二仁，只見他躺在一間冷冰冰的牛屋里，疼得滿炕打滾，大仁急得沒办法，就去找孙盛武，孙盛武却撇着八股腔說：“令弟旧欠未清，新債又加，至于治病之事么，孙某不能承担，还是你另打主意为妥。”

大仁有什么主意可打呢？他左思右想，沒有办法，第二天，才賒了一担柿子，冒着大风雪去卖，打算賺几个錢來給二仁治病。

大年初一早晨，地主家在焚香祝福，在大风雪里走了一天一夜的司大仁才回到北庄。他一进村，碰到申小来，就問起二仁的病情，小来难过地說：“哎！你不用問了，还是到‘奶奶堂’看看去吧，这样的年头……”

大仁心里一惊，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儿，便把担子交給小来，直往奶奶堂跑去。当他發現二仁冻硬了的尸体，就蹲下身

来，放声大哭。周围的人也都唉声叹气，伤心抹泪。

哭了一阵，大仁忽然发现二仁嘴里塞着满满的一嘴烂棉絮，再仔细一瞧，二仁的脊背上皮破肉开，血迹斑斑。他想二仁准是孙盛武害死的。这一下，伤心全化为愤怒，他站起来，对着二仁尸体说：“好兄弟，你死得冤枉！我一定要找孙盛武狗子算账，给你报仇！”说罢，他把眼泪一抹，怒冲冲地往孙盛武家走去。

孙盛武瞧见大仁进来，便装着很难过的样子说：“哎！大仁，你走后，二仁的病就更重了，我叫医生给他看过几次，也没瞧好，三十日夜里他肚疼死了。过年了，总要图个吉利吧。不得已，我才把他的尸首抬到奶奶堂。”大仁说：“恐怕不是肚疼死的吧？我看是你害死的！”

“有何凭据？”

“他浑身是伤，嘴里还塞着烂棉絮！”孙盛武一听，破口大骂说：“大年初一，你胡说八道，给我滚出去！”

“好！你不认账，咱到村公所去说理。”大仁说着去拉孙盛武，孙盛武把手一甩说：“穷小子放稳重点，到村公所还吓得住人！你先走，我随后就到。”

原来，腊月三十日黑夜，二仁疼得满头大汗，不住地呻吟。孙盛武想：二仁虽然能动弹，可他不听话，动不动大吵大闹，自从得了胃病，三天两头闹肚疼。治病又得破费，就是治好病，也不是个好后生了。他最怕的是二仁死在大年初一，冲了他的晦气，因此就起了谋害之心。当他带着儿子走进牛屋的时候，二仁已疼得神志昏迷，只听到低微的呻吟了。孙盛武心里

盘算，趁没死把他拖到奶奶堂，不用一顿饭工夫就会冻僵。他生怕二仁呼叫，被人发觉，便随手把二仁破棉裤里的烂棉絮掘出一团，给二仁塞了满满一嘴。接着，他们父子两人，一人拖着一条腿，把二仁拖进了奶奶堂。二仁上身穿得单薄，脊背被路上的石子磨得皮破肉开，可怜他就这样被连拖加冻，凄惨地死去了。

大仁跑到村公所告状，村长翟招全最会巴结财主，欺压穷人，他板起脸说：“你完全是陷害好人，二仁的胃疼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伤痕一定是他肚疼时从炕上滚下来掉的，至于嘴里塞着棉絮，哪有此事，我看你是给人家栽赃！”正说着，孙盛武走进来就骂：“大仁，我看你还想在死人身上发洋财哩。这样吧，招全，咱们到那里瞧一瞧，要没有这事，非重办他不可！”说完，几个人便走出来。

到奶奶堂一瞧，二仁大张着嘴，嘴里哪还有棉絮呢！大仁才知道上了当。翟招全黑着脸罵。孙盛武要把大仁拉到村公所吊打，最后还是众人讲情，孙盛武才停下来。

二仁被害死，大仁反挨了一顿臭罵，真是有苦无处訴，有冤无处伸，大仁气得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孙盛武、翟招全罵着走了。几个穷苦人眼看着昏倒在地上的大仁，急得没办法，幸亏这时小来赶来，才把他背着上了玉皇庙。

二

申小来比大仁大几岁，小时候和大仁一起打过柴，要过饭，是說得来合得着的一对穷朋友。那年，听说玉皇庙要找个

看庙的，有二亩地可种，不給錢，小来为了种地活命，才当了庙倌。

那天，大仁被小来背到玉皇庙里，憋着一口冤枉气出不来，再加一路上受了风寒，当天就病倒了。小来每天不离大仁的身边，一直侍候了他两个来月，大仁的病才算好些了。

一天，大仁支撑着有气无力的身子，拿起一条火箸，要找孙盛武去拚命。小来把他拉住說：“大仁啊，你可千万不可鲁莽呀！孙家人手多，你一个人怎能拚过人家？你家四口人从山东来到北庄，你爹給地主干活累死了，小三卖了，二仁也叫人家害死了，眼下司家就留你这一条根，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誰还能报仇？常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烧。’……”

大仁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又想起小来吃一口省半口地侍候他，才慢慢地放下火箸，一下扑在小来身上說：“你真是我的恩人呀，我听你的，我要活下去，看看他們那些有錢人，到底落个什么下場……”从此，大仁就在玉皇庙落脚下来。

大仁病刚好，身子弱，干不得重活，小来家里又穷，只好将就着給別人干点零活，更多的日子是白天出去要飯，晚上在玉皇庙住宿。

一天，村长翟招全摆着大衫，走进了玉皇庙，看見大仁便說：“大仁，这次可躺足了吧。我說呀，这么大个汉子，淨要飯吃可不像样，以后我給你寻点活干吧。”翟招全說着便出去了。

“找活干？”大仁心里想：“老子过去在你家当长工，吃的苦还少嗎？說什么也不能再上你的当。”

过了几天，翟招全果然派人来叫大仁。大仁一到村公所，

破落地主孙芳則就說：“大仁呀，你可得謝謝村長啦！村長給你找了个好差事：‘看秋’。”

翟招全也正着臉說：“怎樣？大仁，這總該沒有說的了吧？攬頭是孫芳則。”

孫芳則見大仁不吭氣，趕忙接着說：“大仁，這可是個好差事呀，工錢是按地畝收，一畝地一合糧，十畝地一升。咱北庄一共三十六頃地，就收三石六斗糧食哩。四個人看秋，每人淨掙九斗，可比你要飯強多了。”

大仁早知道，北庄的土地多數是孫盛武、李庫則几家老財主的，這些財主沒一個好種，到秋後不是要不上，就是給你些摻糠攬秕的爛糧食。大仁想到這裡，便對着孫芳則說：“咱干不了，還是找別人吧。”話剛落音，翟招全把紙煙頭往地下一扔，大罵：“還怕你反了嗎？你腳踏北庄地，頭頂北庄天，吃的北庄糧，住的北庄廬，不給北主人辦事，你想干啥？你要不干，干脆給我滾出北庄！”

“走就走，哪裏不是黃土埋人！”

孫芳則見大仁和村長頂撞開了，趕忙插上嘴說：“看你這個人，怎麼不識好歹，村長這是一片好心呀，走吧，走吧！明天看秋！”孫芳則說着話，把大仁從村公所里推出來。

大仁回到玉皇廟，小來勸他說：“不干，他們哪能甘心呢？要我說，你看秋也好，多瞅着咱們窮人家的地，窮人家三、二畝地可丟不起莊稼呀。”

大仁看秋不久，地主李庫則家的地里丢了玉茭，按照北庄村的習慣，看秋的人不負賠償的責任，何況這事大仁早就告訴

了攬頭孙芳則，可孙芳則不理。

一天中午，大仁刚从地里回到玉皇庙，李庫則手拿棍子闖进庙来，逼着大仁赔他庄稼。大仁說：“我已經跟攬頭說了。做工有工头，看秋有攬頭，賠不賠你去找攬頭說吧，我管不了。”李庫則不講理，举起棍子要打大仁，大仁双手叉腰，厉声喝道：“你敢打人！”李庫則一看不是大仁的对手，便嚷着要到村公所去說理。正在这时，翟招全和孙芳則走了进来。

翟招全一进庙门，锥子眼睛盯住大仁，嘴里不干不淨地罵了几句，就和孙芳則喊嚓了一陣，要大仁賠五块錢了事。大仁說：“要人我有一个，要錢沒一分。”

孙芳則一看又頂上了，把大仁扯在一边說：“大仁！你認了吧，这是村長和李東家說出來的，面子事。”說罢便轉臉對翟招全說：“就这样吧，大仁認了。”

大仁氣憤地說：“你認，你出錢，我可出不起！”

孙芳則对着大仁笑嘻嘻地說：“你不出，我出。”說着又把脸轉向翟招全說：“村長，李東家，咱們走吧。”說完便都出去了。

小來听大仁訴說了這件事，氣憤地說：“他們簡直是訛詐人，太不講理！不要緊，咱們也想辦法治治他們。”他們商量了一陣，拿定了主意。

他俩出的主意果然生效，沒几天，翟招全的弟弟在地里偷辦人家的玉米，大仁和胖中（另一个看秋的）抓住他就往村里拖，可他躺在地上不走，大仁叫胖中在地里看着，他先回去找攬頭。

孙芳则一听是村长的弟弟，只推肚疼不出面，大仁气得去村公所找翟招全。翟招全不在村公所，几个閻長一听，却像霜打的庄稼一样，耷拉着脑袋不吭声。等了一会翟招全回来了，大仁便对着几个閻长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正在这当儿，胖中急急忙忙地从地里回来说：“翟招全的弟弟乘我没提防，打了我一镰刀，便逃跑了。”

翟招全一听人已跑掉，就叫孙芳则等几个人把大仁和胖中吊起来。

这时，村里人都赶来了。翟招全当着众人面，罵大仁誣賴好人，敗坏他家名声，要讓大仁为他打地鼓、摆献席。

吊在半空中的大仁，对着翟招全大罵：“你还当村长哩，簡直太不講理，你兄弟偷了庄稼，倒把我吊起来，吊吧，就是吊死我司大仁，也不給你摆献席、打地鼓。”

翟招全一听气炸了：“給我打，打死这穷鬼！”他刚說完，如狼似虎的狗腿子都一拥而上。这时申小来出面說：“有事說事吧，打又打不出个真假来，是真是假，有个办法能弄清：昨儿刚下雨，地还没干，大仁和胖中是从玉皇庙赤着脚出去的，一对脚印不就清楚了吗！”这时在場的一些穷哥們，高一声低一声地嚷着，“对，对脚印；对脚印！”

翟招全的弟弟从地里跑回家来，一直沒敢出来，听说把大仁吊起来了，他便神气活現地出来“火上加油”。一听要对脚印，他偷偷地把棍子一扔，从大殿的台阶上下来，想悄悄地溜走，可早被一些穷哥們拦住。翟招全一看他弟弟的神色，恨他連鞋也沒换，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便把桌子一拍說：“你

們放手，我在这里，他跑不了。把胖子和大仁卸下来。可是我得告訴你司大仁，如果对不上脚印，老子非把你剁了不可！”

大仁說：“把我剁成肉丸子我都不怕。要对上怎么样？”

这时翟招全虽然說話高一声低一声的挺硬，却急得滿头大汗。几个閻长心下明白，就出来和事，李庫則說：“我看这样吧：司大仁，叫村長吃个亏，你也不用对脚印了，他也不用叫你打地鼓、摆献席了。”說罢，又扭过臉向翟招全說：“村長，不用和他一般見識了。”

大仁坚持要对脚印，院子里的旁哥們也嚷开了：“不要給他磨了！”“有種的去对脚印！”“这算什么一村之長！”

翟招全眼看下不了台，便当着大伙說：“你們只管嚷嚷什么？去对脚印吧。”不过他可沒去，叫几个閻长去了。

去看的人很多，脚印一对就准。去的閻长只好給村長和事，大仁非讓翟家把以前丢了的庄稼全賠出来不可，李庫則也只好半真半假、又点头又赔笑地答应下来。

三

从此以后，翟招全怀恨在心，不讓大仁看秋了。为了活命，大仁除去干苦活外，也替人家看坟守墓，殮尸出殯，等等。財主見大仁竟干开了这号“丢人现眼”的“下等事”，就越发瞧不起他了。有一天，他到李庫則家去，李庫則竟堵住大門不讓他进去，說是怕冲了鴻運，沾了門庭。大仁气愤地罵：“你等着，你家死了人，請我也請不来。”

有一次，李庫則因为爭风吃醋，把老婆逼得跳了井，井太



深，他自己捞了两天尸体没捞上来，才打发人叫大仁替他捞。大仁不干，他亲自来找大仁。大仁心想：“李庫則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我只要向他多要些工钱，他就不会再要我去捞了。”于是提出要十块大洋，李庫則頓了一下，滿口答应說：“行，行。”大仁只好去。等尸体捞上来以后，大仁要他交現錢，他賴着脸杀价，只肯出三块，还說：“十块太多。这次少一点，下次再照顧你。”在場的人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有的說：“下次照顧，你家啥时候再有人跳井呀？”有的說：“不拿錢，給他把尸首重扔到井里！”李庫則沒法，只好低着个脑袋往家走。

穷人們听到这件事，捂着肚子笑了半天，都說大仁給大伙出了气。翟招全、李庫則他們可把大仁恨透了，可是在人前又沒法开口。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潞城县，翟招全由村长搖身一变，成了日伪維持会的主人。他仗着鬼子的东洋刀，势头更大了，村里人誰要不順他的眼，就在鬼子面前“戳坏”。他当然不会放过大仁，經常抓大仁去支远差。大仁表面上不和他硬頂，暗中还是和他不断地斗争。

司大仁就像玉皇庙里的松树，迎着风霜，抗着寒冻，頂着冰雪，頑强地生活着，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一九四五年，潞城县解放了。司大仁在党的領導下，和穷哥們一道，斗倒了地主，伸了冤，报了仇，分到了房屋和土地，他和小来才結束了庙里的痛苦生活。他向人們說，沒有共产党，我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沒有共产党，我就出不了玉皇庙。

鄭洪流插圖

在日帝的鐵蹄下

賈致順 安烈 連俊賢

更鑼鳴冤

我叫霍守義，是山西省阳城县北留公社北留生产大队的社員，現在五十七岁了。

我家祖祖輩輩都是給有錢人家当店伙計、打杂工的受苦人。家有薄地三亩、破房兩間。

我九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鍋，仅有的三亩地也被地主“羊刀子”霸占去了。

父亲出外謀生病死了，媽媽无依无靠，不得不帶着我和妹妹改嫁給吳永庆。

繼父也是个受苦人。家里还有个十二岁的孩子。两口人种着几亩薄地，生活勉强能过。由于一下子添了我們三張嘴，又給我家还了三石糧食的債，日子就不好过了。媽媽身体本来弱，加上为了讓叔叔（我对繼父的称呼）和我兄妹三人多吃些，她常常忍飢挨餓，这样就病倒在床，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

一天，我和叔叔从地里回来，刚走到門邊，隱約听到媽媽

低沉而顫抖的呼喚：“守……義！……守……守義……”我走到床前一看：媽媽眯着眼，喘着氣，臉色慘白。

“媽，媽！醒醒！叔叔和我都回來了，你醒醒！”媽媽聽到我的聲音，伸出了干柴似的手，摸着我的臉說：“義，以後……你要好好聽叔叔的話……”說着，又把臉轉向叔叔：“孩子他叔，我又要給你加累啦。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守義是他的爹……老弟兄仨留下的一根苗，你……看在咱倆的情份上，讓他在你的身旁……長……大！……”

听着媽媽的傷心話，我和妹妹都泣不成聲。叔叔擦着眼淚對我媽說：“不要瞎想，病慢慢就會好的。”妹妹偎在媽的臉上，哭着喊：“媽，你可不要死呀！”

媽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妹妹，猛地睜大了眼睛，喊一声，“孩……子……”就咽氣了。

媽死后，叔叔把我拉扯到十六歲上。一九二三年陰曆十月初一的傍晚，我從地里回來，看見叔叔愁眉苦臉地坐在門邊。我問他為什麼發愁？叔叔指指桌上的銅鑼說：“今晚起更，村公所派咱去打。”在我們這個地方，打更是由窮人輪着干的。

剛吃过晚飯，村副催我們去打更。我要去，叔叔不讓，他說我年歲小，黑更半夜，不放心；他要去，我不讓，我怕他上了年紀，夜間跌倒；弟弟要去，妹妹也要去，結果叔叔領着我們全家人去了。

北留是个大村，有五百多戶人家，村長一里多，前街后巷，打一遍更，得用一个多小時，打过一更，用不上一頓飯功夫，就

得打二更。叔叔領着我們打了三夜之后，我和弟弟就担起了这个差事。

天气冷了，北风呼呼地刮，雪花紛紛地飘。我和弟弟穿着破烂的单衣，冻得渾身哆嗦。脚上拖了双拾来的烂鞋，踏着雪地，滑滑溜溜，不断跌倒，腿碰破了，头碰肿了，可是富戶人家，紧閉房門，围着爐火，猜拳飲酒，笑語喧天。我打着更鑼，从富戶人家門前走过，他們还要罵我不該打得太响，侵扰了他們的乐趣。我想：財主們霸占了我家的地，逼死了我的媽，我給他們打更惊“賊漢”，他們还嫌我打得太响，真是气人。我越想越覺他們可恨，因此，走到富戶門前就索性不打，恨不得叫“賊漢”把他們“偷”得干干淨淨。十月十一日黑夜，我們打二更时，快到地主門前了，我提着鑼走了过去。誰知財主劉五官站在門里，恶声恶气的喊：“打更的，回来！”

我和弟弟走到劉五官跟前，劉五官劈面就打了我两巴掌：“以后，敢到我門邊不打，我宰了你这个小杂种！”

第二天晚上，打三更时，我到劉五官門口，“当！当！当！”“当！当！当！”一陣接一陣，足足打了一頓飯的時間。心想：“我們弟兄在野外受冻，也不能讓你們睡安稳觉。”果然把他們給惊起来了。我怕他們出来打我俩，赶紧打上鑼走了。

第二天早上，劉五官气势汹汹地提着馬棒，向我家走来。我看他来势不善，忙和弟弟躲开了。劉五官临走时，揚言說：“我要抓住霍守义这杂种，非埋了他不可！”

这天晚上，叔叔說：“守义，財主們的心比蛇还毒，說得出，也干得出，你还是离开北留村，出去躲躲吧。”

湊巧，我村在河北省井陘縣賈莊鎮開鞍鋪的吳丙子回來招徒弟。叔叔就把我交給了他。這天半夜，我跟着吳丙子師傅離開了北留村。

叔叔領着弟弟妹妹，把我送到村外，含着眼淚說：“守義，我對不起你死去的媽，財主們逼的咱父子，也只好你東我西。唉！”

叔叔說的話，引起了我想念苦死的媽媽。妹妹此時哭得很傷心。我勸她說：“起鳳，扶上叔叔回去吧，我明年回來看你！”可做夢也沒想到，這是和妹妹永別的一面：我走後不久，妹妹也餓死了。

掉進魔窟

一九四四年，我在井陘縣賈莊鎮吳家鞍鋪當鞍匠。四月十八日，天還不大亮，外邊傳來了斷斷續續的槍聲，人嘶馬嘶，雞飛狗叫。我慌忙披上衣服往外走，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剛邁出大門，迎面闖過來兩個提槍揮刀的日本侵略軍。這兩個家伙一見到我就尖聲大笑起來：“年輕的，大大的好！”我腦海里驟然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糟了！”拔腿就往回走。那日本人舉起槍托，直向我的後背劈將下來，我感到一陣劇痛，搖晃了一下身子，撲倒在地上。那兩個強盜用力把我的手反扭過去，從腰間取出繩索，把我捆綁起來。

約有一袋煙功夫，我被帶到一輛汽車跟前。那裡已聚集了被抓來的二十五個兄弟，他們和我一樣，都被五花大綁串捆在一起。兄弟們個個滿臉怒氣，過了一會兒，一個腰間挂着軍

刀的日本侵略軍走到我們面前，說了聲：“統統的，裝上汽車！”

為了防備我們逃跑，又用繩子把我們網套起來。拉到了井陘矿上的“勞工研究所”。

一見來的地方是“勞工研究所”，不由得心驚肉跳起來。過去就聽說過，“勞工研究所”是日帝對抓來的勞工進行政治審查的組織，是個殺人不見血的地方。

下了汽車，敵人把我們分別押進了監獄。我和崔三小、樊克儉、彭士元等人關在了一處。我認識崔三小，他是賈莊鎮上的买卖人。

一天過去了，敵人沒有給我們喝水，也不給飯吃。餓得我頭昏眼花。我向看盜的日本侵略軍乔泵要吃的，他氣勢洶洶走到我跟前：“吃的，有一——”，朝着我臉上“啪！ 嘴！ 啪！”打了三個耳光，罵了一句日本話，獰笑着走了。我氣得渾身打顫，恨不得和這個強盜拚了。

晚上，日本兵傳我和崔三小去過堂。敵人的審訊室和“閻王殿”一樣，陰森可怕。牆上繆有蒸人的鐵籠，梁上拴有吊人的絞繩，桌底臥有吃人的狼狗，門里站有殺人的凶手，還有“老虎凳”、“火鉗子”、“竹針”、“夾板”以及好些叫不出名目的刑具。看着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一陣毛骨悚然。

那個“審訊官”是個會說中國話的日本軍官。他咬着牙，橫眉豎眼地盯着我們，并用手指着那些刑具喝道：“看見了嗎？”我和崔三小都沒有回話。

那個“審訊官”氣惱極了，猛地站起來，一把抓住崔三小的領口：“你的八路？誰的都是八路？說！”崔三小答：“我是买卖

人，誰是八路，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媽的！买卖人，統統的坏！誰是八路？說！說！”

“我，我不知……”崔三小的話還沒有落音，那個“審訊官”就照着三小的小肚一脚踢去，三小“哎喲”了一声就倒在地上了。一個日本兵跑過來，抓起崔三小，吆喝道：“站着！”崔三小忍着劇烈的疼痛，雙手用力壓着小肚，豆粒大的汗珠子滾了下來。那個“審訊官”冷笑了一聲，“呵呵，你的八路？不說？”狠眉虎眼地看了看崔三小的胡子、眉毛，命令日本兵：“燒！”

頓時，四個日本兵用煙蒂把崔三小的胡子、眉毛燒掉了，并用火柴點燃了崔三小的頭髮。

看着黑紅黑紅的火苗在三小的頭上燃燒，就好像燒在我心上一般，我感到裂心般的痛苦。

接着，“審訊官”放出狼狗，扑倒了崔三小。只听到“嘆吃”一声，三小的小腿肚被咬掉了一大塊，血從三小的腿上涌了出來。崔三小昏过去了……

“看見了嗎？”“審訊官”指着躺在血泊里的崔三小對我威脅道。

我沒有答理。“審訊官”見我不說話，就改口道：“八路的，誰是？你說，皇軍大大的有賞！”

我昂着頭，連看都不想看他一眼。這個壞蛋兽性又發作了，吼道：“給我打！”四個日本兵把我死死地按在地上，一陣亂鞭打得我扯心般的疼痛。我咬着牙冷眼怒視着那個野兽。“審訊官”一声命令：“搬梯子来！”幾個兽兵就把我捆在梯子

上，往我嘴里灌污水。

灌了多少污水，我不知道，模模糊糊記得灌到第二桶上，我就昏过去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在提审前的那間监房里。睁开眼看見崔三小躺在我的身边呻吟着。我問他我两人是怎样回来的，他也不知道。

第二天，崔三小发了高烧，我也害起瘧疾来了。我想起得了暴病无錢医治死去的父亲，想起了餓死的母亲和妹妹，想起了打更的叔叔和弟弟，不覺一陣心酸，慟哭了起来。

三小見我哭得那样伤心，就安慰說：“兄弟，哭有什么用啊，鬼子这样狠毒，終有一天要失敗的。”他又在我耳朵邊輕聲輕氣地說，“你知道嗎？咱井陘的西山有八路軍的县政府和游击队哩，他們會替咱穷人报仇的。”

我問三小：“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向监房的鐵窗空隙里扫了一眼，見看监的日本兵不在窗下，于是悄声說道：“告訴你，游击队的偵察員還在我家宿过夜哩。”

又隔了一天，三小的病勢更重了，被狼狗撕破的几片伤口还在滴着淡黃的血水。

北方的四月，气候还是很寒冷。晚上，北风从鐵窗外鑽进来，冻得全身发麻。

天快亮了，驀地里听到三小叫我的声音：“守义兄弟，我不行了！你如果能活着回去，一定要給我老婆捎个口信，說我死了，不要等我了，赶快逃到西山去找……”最后一句話還沒說完就断气了……

二十三日大清早，乔泵放狼狗来拉崔三小的尸首，难友們一見，急忙上前把狗拦住。有一个名叫苏裕錢的难友，学过几天拳术，举起拳头照狼狗打去，狗吐了一口血，夹着尾巴往监門外蹓走了。

“誰打了狗？快招来！”乔泵暴跳如雷地吼叫了一声，誰也没有吭声。

“不說，統統的，活活的，埋了裡了的！”

乔泵領着三十多个日本兵，枪上插着刺刀，把我們二十三个难友，押到后边的大土圈里，气势汹汹地說：“你的，一个人刨一个坑，一个坑埋一个人，留下最后的一个，由皇軍的埋掉。”說罢，日本兵端着刺刀逼着我們刨坑。

难友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咬着牙，有的紧攥着拳头，大伙愤怒地站立着，誰也沒有动手刨。

敌人見我們不动手刨坑，就用枪托打，棍子掄，皮鞭抽，皮靴踢。

刨了整整一天，還沒有刨够三尺深，天快黑了，乔泵命令日本兵把我們按到坑里，我們又站立起来，气的乔泵一脚一个地把难友們踢倒。

当乔泵抬腿向我踢來的时候，我猛地一把抓住他的脚，朝天一举，乔泵“嘆吃”一声跌进了坑里。几个日本兵赶紧把他拉上来，冲着我就是几脚，狠狠地打了我二三十枪托。

乔泵吃了亏，气得他双眼鼓的像鸡蛋一样，冲我大罵：“这个的，大大的坏！”然后，命令鬼子把我倒竖进坑里就埋。

在快把我埋住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匆匆忙忙跑到乔泵跟

前，咕噜了几句，乔泵吹了一声哨子，又把我和其他的难友从坑里拉起来，说：“皇军大大的善良，让你的多活一夜。”于是，又把我们关回了监狱。

我躺在潮湿而冰冷的墙角边，全身痛得难忍。我看着铁窗外面漆黑的夜空，看着墙上昏暗的灯光，想着崔三小的惨死，想着今天挖坑活埋人的事，想着明天将发生的一切，心头火烧火燎的，拳头都捏出汗来了。

第二天天刚亮，一辆大卡车开到了我们的监狱门口。日本兵把我们赶出监门，我们认为是死的时刻到了，难友们都横眉冷眼地怒视着日本侵略军，有的紧握拳头准备和他们拼命。

过了一会儿，乔泵挥舞着指挥刀向我们走来，一面用指挥刀在我们头上乱擂，一面吼叫：“皇军大大的恩典，要你们活着。”说罢就命令日本兵把我们用绳子串捆起来，牵上汽车，由乔泵领着三个日本兵看守我们。

汽车开动了。究竟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押去干什么？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

一袋烟功夫，汽车就开出了人间地狱——“井陉县矿山劳工研究所”，飞快地向东南方向疾驰。

约莫过了三个小时，汽车开进了石家庄南兵营“劳工训练所”。这才知道，我们又被关进另一座监狱了。

这个“劳工训练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所谓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技术训练的场所。院子很大，修着五大排劳工监房，关着从各地抓来的三千多名难友。

我被关在第二排监房。这儿住着三百多名难友。看监的

小队长还是乔泵。

这里的生活和在“劳工研究所”一样，苦不堪言。每人每天只给两小碗“狗食”，饿得头昏眼花。饿病了，就送到第五排监房“病人隔离室”。

难友们都叫第五排监房是“候死室”，病人送到这里不给治病，不给饭吃，只有等候死。每天从“候死室”拖出去的死人，足有二三十个。

来到“训练所”的第三天，乔泵召集我们学习日语。我很纳闷，为什么要中国人学日本话呢？学了日本话干什么用呀？人当了奴隶，难道语言也要奴隶化吗？

开始“上课”了。一个日本“教官”读着黑板上的权杖字，要我们念，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吭声，他又催了几遍，还是没人答话。他恼羞成怒，气冲冲走下讲台，朝台前的两个难友头上就是几棍：“你们是哑子？”“我们宁当哑子，也不学日本话。”那两个难友反驳道。

“哼，媽的！願当哑子？”“教官”疯狗似的向日本兵下了一道命令，日本兵立即用绳子把他们吊在空中，不一会，“教官”挥起战刀，残酷地把他们的舌头割了下来。

看着日本强盗这种惨绝人寰的兽行，我愤怒极了，正要冲上去和这帮杀人凶犯拚，被坐在我旁边的难友荆长凯拉住了。他悄悄对我说：“不能硬拚，咱们赤手空拳，还能顶得住拿枪炮的敌人？”

荆长凯是日军“扫荡”解放区时被抓来的，由于他很关心难友们，和大家处得很好，大家都管他叫荆大哥，平常，他说个

什么話，难友們都覺得有理。現在，經他这么一提，我的心窍也开了，是呀，一个人硬拚不行。我压了怒火，等有机会时再跟鬼子斗。

“机会”终于来了。我們轉到“劳工訓練所”后，敌人怕我們越獄逃跑，每天晚上把我們的衣服扒得干干淨淨，放在监房外，却讓我們光着身子在冷监房里“睡觉”。天寒地冻，許多人冻病了。有人去找乔泵要衣裳，被打了回来。荆大哥就教了我們一个办法：“一人去要不来，大家去要。再要不来，咱們大家就不吃飯，看他咋办！”他又告訴我們，这叫“絕食斗争”。从第二天起，我們真的不吃飯了，鬼子怕餓死了我們这些“劳动力”，不好向上司交賬，只好答應了我們的要求，夜里不再要我們脫光衣裳睡觉了。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大伙齐心，别看敌人势力大，仍然可以斗过他。

心 在 祖 国

斗争胜利后的第三天，乔泵又把我們集合了起来，咆哮道：“你們的劳工，統統地干活去！”

敌人押着我們上了火車。汽笛一声悲鳴，車輪轉动了。大家坐在“闷罐”车厢里互相問着：“把我們載到哪里去呀？”可誰也解答不了这个“謎”。

火車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塘沽車站。敌人又把我們押到大沽港口，赶我們上了挂着日本旗的大輪船。

船航行了八天八夜之后，在下关港口上岸，大家一看，原

来是到了日本，气恨得咬牙切齿地低声咒罵……

后来又坐了两天火車，到了北海道的青森县石蒼村，就把我們攆上山修鐵路。

鐵路工地四周拉着鐵絲網，監工的全是日本人。除乔泵，还有松山、信福、川鸡宝、石島等十人，他們都會說中國話，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毒。另外，还喂着五条狼狗来对付我們。

一次，一个难友到鐵絲网外边去大便，松山硬誣賴他想潛逃，把这个兄弟拉到工地上，集合了全体难友說：“哪个敢逃跑，就照这样！”說罢，几个监工把这个兄弟装进麻袋里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然后又把麻袋包滾到山脚去。乔泵唆使五条狼狗一齐奔到山脚，撕开麻包，把这个兄弟的尸体吃掉了。見到这种滔天的罪恶行为，难友們无不切齿痛恨。

大伙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用狼狗迫害我們，决心把它們除掉。一天，日本监工把我們赶到一个山凹里打洞，掘进沒有几丈远，就見洞上边裂开了一条縫，噼哩啪啦一个劲儿往下掉石头、土块，荆大哥一看，知道很快就要塌方。他急喊大家：“快往外面跑！”人們都跑到了洞口边，日本监工拦住不讓出。一个兄弟刚把手伸出洞口，被石島一刀砍掉了三个指头。石島見难友們不向后退，咒罵着把五条狼狗放进了洞，东抓一爪，西咬一口，十几个兄弟的身上直流鮮血。荆长凱怒上心头，抓住一条狼狗的后腿，高高一抛，使尽全身力气照着狗肚子一脚踢去，将狗踢出好几尺远。这一下子激起了兄弟們打狗的勇气，有的搶鎗头，有的抄石块，霎时，几条狼狗全被打死了。就



在这时，后边“轰隆”一声，土石方塌下来。我和几个兄弟被塌方压住了。幸亏荆大哥和兄弟们救得快，才把我和四个兄弟刨出来。我腰部受了重伤，其余四个兄弟的腿也压烂了。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北海道的铁路修通了。一天早上，监工把我们往铁路上撵，嚷着：“快快地干，下午有火车通过。”

我因腰伤过重，不能干活，乔泵就打着我到铁路上砸石子。荆大哥趁监工们在树下休息，放下担石子的筐子，走到我跟前，指着铁轨上的钉子说：“拔掉它几个！”我点点头。荆大哥随即从我手里拿走了铁锤，疾速地奔到前边拐弯处已经经验收过的铁路上，撬活了几个钉子，又闪电一般返回我的身边，把铁锤交给我，就担着筐子走开了。

过了晌午，远处冒着一缕浓烟，接着一声汽笛长鸣，一列火车轰隆隆地急驰而过。不一会儿，前边传来一连串巨响，火车出轨了。难友们都为此暗暗高兴。

因为这个事故发生在我们工区不远的地方，日寇认为与我们有牵连，追查没有结果，就加紧了对我们的监视迫害，监工增加了，狼狗也增加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一个在日本铁道株式会社当翻译的中国人，给我们透露了日本已经投降的消息，并说了些有关投降的事。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兄弟们的耳里，大伙儿兴奋得坐不能坐，睡不能睡。荆大哥出了个主意说：“祖国胜利了，应该升旗庆祝。”于是，你找一块布，我寻一条线，这个争

着裁剪，那个搶着縫制，几十双手，做成了一面中国旗。

第二天，东方一发亮，难友們一起奔到旗杆下面，降下日本旗，升起了中国旗，大家正在拍手称快，高兴得掉热泪。乔泵、松山、石島等监工一面揮着棍子赶来，一面爆炸似地吼道：“不准升！不准升！”大伙齐声喊：“中国胜利了，我們要升旗！”他們一听日本投降的消息封鎖不住了，暴跳如雷地吼叫：“你們不要命啦？再不降下中国旗，就放狗咬死你們！”

几百个难友像一道銅墙鐵壁，围住旗杆。他們看到我們人多势众，不敢放狗咬人，轉了几个圈子，就牵上狗，悻悻地走开了。

我們的斗争又胜利了！

回國

我在日本过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奴隶生活。日本投降后，我們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才得回国。

我們坐在回国的輪船上，心里有說不出来的高兴。都說这次回去不受被抓的罪了。心想定能回到家乡和亲人会見。

輪船駛近大沽碼头。碼头上，出現了挂星条旗的軍艦，黑压压的，阻塞了整个大沽港口。美国兵、“中央軍”、“保安軍”，到处走动。見此情景，我有些納悶儿。問荆大哥，他沒有回答，只搖了搖头，从那阴沉的脸上，看出他心事重重。

我們按接受人員的安排，乘火車來到天津北洋大学的后院，領了国民党政府发的“劳工回国証”。当我们領取証明的时候，一个国民党官員說：“只要拿上‘回国証’，沿路不拦，全

国通行。”

可是，从后院走到前院，我們就被伪中央軍扣住了。我們拿出“劳工回国証”讓他們看，他們板着面孔，連看也不看，就把我們推到一个屋子里关起来了。見到这种情景，我的心里凉了半截。

一个四川伙伴，走到检查証明的軍官面前，質問他說：“这个証明为啥子不頂用？难道不是政府开的嗎？”那个軍官扯扯帽子，歪歪头，二話沒說，“啪”“啪”就是两个耳光。

这个年輕人很有胆量，硬要和这个蛮橫的軍官辯理：“你們講理不講理呀？‘回国証’不頂用，啥子頂用？”

“啥子頂用？老子的皮鞭頂用！”那家伙气势汹汹地从腰間拔出皮鞭，照着这个伙伴就是几十皮鞭，打得他全身出血。另一个兄弟气恼极了，跑上前去，說道：“你們凭什么打人？！”

“嗨！你这个王八蛋，胆子不小！給老子拉走，吊起来！”两个国民党匪兵跑过来就把他架走了，这个人的下落，就再也也不知道了。

看着这情景，我心里十分难过。荆大哥看出了我的心思，把我拉到墙角悄悄地对我說：“我們又落苦海了。不过，我們不怕，还有八路軍。找八路軍去！”

“我不忍离开你呀，荆大哥！”我哭了。荆大哥安慰我：“以后我們还会見面的！”話音未落，荆大哥被国民党匪軍拉走了。另外一百多名回国劳工，也都被抓去当兵了。

我因为身体残废才沒被抓兵，但我身上的一点点錢都被伪中央軍搜的干干净净。无奈何，只好在隆冬寒天，卖掉身上

的衣服。走到正定府，看見两个伪中央軍押着和我一道回国的两个劳工，拐进一条小巷，“叭”，“叭”打了两枪，两个难友被打死了，难友的东西被那两个伪中央軍扛走了。

我来到石家庄，一下車又被伪中央軍抓住了，要我去当兵。一看我的腰有病，狠狠地踢了我两脚，“媽的，废物！”搜了我卖衣服的錢，又打着我离开石家庄。

沒办法了，我要着飯，走着走着，又遇上伪中央軍了。碰見他們三分灾，为了怕見“遭殃軍”，白天不敢走，黑夜住古庙。一天黑夜，我住在获鹿县的一个庙里，被伪中央軍搜出，痛打了一頓，又被扣起来，我使劲解脱繩头才跑了出来。

唉！国民党管的地方，真是豺狼当道。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荆大哥的話又在我心上响起来：“找八路軍去！”

見了青天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人間欢乐，享受人間真正幸福的日子。我回到解放了的井陘賈庄鎮，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赤着脚，光着臂膀，提着一个破口袋，拿着一根打狗棍，討着飯走进賈庄鎮的时候，我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毛主席派来迎接我的井陘人民政府工作队的同志們对我的亲切关怀。已經快二十年了，我还清楚記得那几位女同志热情地帮我洗脚，帮我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新褲，又給我挑水做飯，喂我吃药，給我打針，使我这个被日寇和国民党匪軍摧残、带着滿身伤病的人，恢复了健康，又把我送回到老家——山西省阳城县北留村，并安了家。

我回到家，分了地，分了房，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我，一个受尽了地主、資本家、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压榨、受尽欺凌和侮辱、失去了做人权利的奴隶，如今做了真正的主人，見到了青天，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心里怎能不乐呢！現在，虽然老了，但我还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設，貢献我的力量。

何孔德插图

“碗子”鞋

連大一 孙守楚

蕭丙全是襄垣縣貧下中農協會副主任，冀家嶺大隊黨支部委員，又是大隊副主任，專管畜牧业，是個牧羊老手。他今年四十一歲。平素好穿一双補釘鞋。現在他还保存有兩雙“碗子”鞋，底上釘了三層，帮邊補了五塊，比一般鞋重五倍，如遇下雨天粘上泥，那就更重了。別看這又笨又重的鞋，挺不惹人喜歡，却有二十年的老資格，社員們稱它“光榮鞋”。欲知它的底細，聽我從頭道來。

蕭丙全，原籍河南林縣。一九二八年，他四歲時，跟着父親逃荒來到山西，落腳在襄垣縣正道村。當時，家里有爺爺、父親和母親。爺爺是個種莊稼的能手，父親是個泥、石二行的全把式，母親也是一手好針綫。可是，全家三個好勞力，却養不活一個几歲的娃娃，只好將丙全送去給財主牧羊。

一雙破鞋

一九三二年，八歲的蕭丙全到距家二、三十里地的杜村去給地主崔石鎮放羊。講明沒有工錢，只掙口飯吃。他夏天頂

着烈日的毒晒，踏着滚烫的石坡，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极冷的冰雪，每日里从圪针窝去，蒺藜坡来。牧羊孩，多么盼望有一双能抗冷、抗热、抗刺的厚底鞋呀！可是崔石锁不但不给他鞋，连糠窝窝、刷锅水也不给他吃饱，还常常辱骂他。一年半后，他忍无可忍，撒下羊儿不管，偷偷跑回正道村，再不上崔财主的门了。

家里虽然温暖，但容纳不下一个吃闲饭的小孩。他爷爷和父亲托亲访友，忙了几天，又给十岁的丙全在距家二、三里地的圪堆村王金富家寻上个放羊的差事。丙全不願去。家里人千哄百劝，举出距家近和羊工领头待人好的种种理由，同时，媽媽又给他千针万线地补了一双厚实的破鞋，好言劝他：“孩，去吧！穿上这双鞋就不怕烫、不怕冻、不怕刺脚了。以后再给你做双新鞋。”于是，丙全便穿上千纳万补的鞋，踏进了王家的大门。

王金富是圪堆村一带有名的土财主，爱财如命的吝啬鬼，连自己的爹娘也要任意打骂，因此人们称他“小牲口”，对待羊工就更不待说了。丙全与羊工领头鄭春元，伙计刘秋山，当然经常挨到王金富的巴掌耳光，尝到夺碗挨饿的苦楚。

十岁的丙全，跟着牧羊领工鄭春元赶着羊群从这坡爬到那坡，从这沟串到那沟，雨里来泥里去，穿过圪针窝爬上蒺藜坡，那双千纳万补的破鞋，没有穿上多少日子又开花了。圪针、蒺藜划破皮肤，削瘦的两脚伤痕累累，疼痛又抓住了丙全的心。鄭春元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便东家寻麻，西家讨烂鞋，把那双破鞋钉了又钉，补了又补，钉补数十次，穿了好几

年。掌子累掌子，补釘累补釘，麻纏布裹鐵釘釘，这样的鞋晴天也有六、七斤重，雨天鞋湿加一番，鞋重腿小拖不动，好似拉砘子轧谷般。人们形容这鞋笨重，称为“砘子”鞋。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山西的榆次、太谷，战火离襄垣县越来越近，人心惶惶。地主老财们都在收拾金银财宝，细软贵重物品，准备把它藏起来。

一天早晨，丙全穿着他那双破得没法再穿的“砘子”鞋，来向王财主告假，打算回家去请妈妈想法另找一双鞋来换换。这时，王金富正在屋里收拾东西，听见他要回家寻鞋，便装出满脸笑容，说：“不用回去啦！我家里孩们不穿的鞋多着呢，抽个空，我给你寻上一双穿吧！”丙全信以为真，便眼巴巴地从早等到午，从午等到晚，直到晚饭后，才听到财主呼唤，他去了，王金富轻声对他說：“今夜里有件事，只要你给我办妥，不告诉别人，明天我就给你寻双鞋。”

丙全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顺嘴应着說：“只要我办得了的，我就干。”

“这件事，你办得了。这是个出力活，只需你搬搬东西。”王金富說。

“行！”丙全满口应承下来。

丙全給王财主搬了几乎整整一夜的东西，最后，王财主把东西都藏好了，没有什么可使唤的了，才给了丙全一双旧鞋。

第二天，丙全穿着王财主给他的那双鞋，来到了羊圈，秋山一見，便奇怪地問，“呀！老伙計，在哪里弄来的这双鞋？”丙

全答道：“是东家給的！”秋山心想：“东家从来就沒白白地送人一針一線，今天居然送起鞋来，这不是太阳从西边出了嗎？”因此，又問了一句：“他怎么会給你鞋呢？”丙全把昨天打算請假回家尋鞋的經過，以及昨夜为东家搬运、埋藏东西的情形訴說了一遍，秋山一声也沒吭，只是暗暗替丙全担心。

农历十月初一，是羊工結算一年工錢的日子。丙全他爹满怀希望，提着个米口袋，跨进了財主的家門。心想：“这下可好了，掙下个五、六斗米，貼補貼补，全家人就可以度过这个冬閑了。”誰知財主摊开帳本，拨拉着算盤：因病回家十天，扣米六升；借糠一石，扣米一斗；买鞋一双，扣米一斗；此外，还加上誤工几日，扣米几升，等等，七折八扣算下来，一年七斗米的工錢，已經所剩无几。丙全他爹的希望破灭了，气得他瞪大眼睛，悶声悶氣地問財主道：

“別的事我先不說，就說这买鞋的事，我連聽說也沒听说过，是不是記錯了賬？老东家，一斗米，好不容易啊！我活了几十岁，也沒穿过一斗米一双这样貴的鞋哩。”

財主不耐煩地把算盤一推，紅着眼嚷道：“賬上記得清清楚楚，哪里会錯！不信，你去問問你的兒子！”

丙全他爹气昏了头，也沒問問其他几笔賬是怎么个算法的，拿上剩下的一点米，急着跑去找到丙全，劈面問道：

“你小子倒在外面反啦，也不問問老子，就自作主张，出一斗米买鞋穿！”

这一問，却把丙全問了个楞怔，他連忙辯解道：“爹，我沒出过一斗米在外买鞋呀！”

“你沒买鞋穿？哼，倒是老子买来穿啦！財主說你穿了他一双鞋，扣了一斗米的工錢。……”

“那不是我买他的，是他自願給的……”丙全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丙全他爹一听，更是火冒三丈，高声大罵道：“好他媽的一个土財主，真是个狐狸精！还嫌挖苦穷人不够，在这鞋上还要打我們穷人的主意，老子去找他龟財主說理去。”

丙全他爹怒气冲冲地三步当做两步走，嘴里还不停地咒罵着。他一跨进王家門，找見財主，劈头就說：“掌柜的，做事要凭良心，那双旧鞋，是你給丙全的，难道孩子为你家搬东西，辛辛苦苦忙了一夜，就不配穿一双旧鞋嗎？”

王金富受了他的頂撞，馬上把銅烟袋往桌上一頓，“啪”的一声在桌子上就是一巴掌，大声喝道：“你反啦，穷鬼！我讓你儿子少跑一遭，救了他的急，还算沒有良心嗎？說到丙全那夜搬运东西的工嘛，那是他份內的事，吃了我的飯，用了我的工錢，就得給我干活！你儿子穿了別人的鞋，还想賴賬，真是岂有此理！”

丙全他爹說，“就是算錢，一双旧鞋也值不了一斗米呀！”

王財主視錢如命，从来不說舍財話：“旧鞋？你家有多少？那是我才穿了两次的新鞋！买时，花了一斗二升米，因为穿了两次，还少收了两升米，难道一斗米还亏了你嗎？”

“……”真是有理說不清，丙全他爹气得直咬牙，說不出話来。

“滾，滾，少废话！你要是嫌那双鞋貴了，就把原物退还，

我可以把那斗米算給你！不能办到的話，那就給我快滾，我沒有時間和你閑磨牙！”

丙全他爹憤恨地走出王家大門，找上丙全，再三囑咐：“就是冻掉脚，磨穿掌，也不要穿他狗日的王財主家的鞋！”

寻找“碗子”鞋

羊工領头鄒春元和伙計劉秋山知道丙全受騙的事后，非常同情他，他們一伙羊工聯絡起來，對王財主展开了斗争。他們把羊圈里的羊糞埋掉，放羊時，故意讓羊兒踐踏和啃吃王家的庄稼。但是庄稼依然長，財主依然富，窮人仍舊窮，放羊的人兒仍舊沒鞋穿。

后来，他們三人气极了，又想出一条对付王金富的办法：三个人一齐辞工不干，由鄒春元出面，和村里十余戶有羊的人家說妥，把他們的羊合起來，交給鄒春元等三人放牧。这样，虽说比給王家放羊自由得多，但仍然沒法改變自己的貧窮境況，王金富的羊仍然有別人去放。他們仍然沒有找到反抗財主的正确道路。……

直到一九四二年，丙全他爹參加了襄垣縣武委會地下聯絡站情報通訊員的工作后，丙全父子受到了党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才真正找到了反抗阶级敌人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在共产党员中，丙全他爹和襄垣縣武委會偵察參謀李強來往最多。

李强，高高个儿，粗眉大眼，做敵工工作很有一套。在聞

名的智取襄垣的战斗中，他曾显示出机智和勇敢。他曾在伪襄垣县长的家里，住过七天七夜，神不知，鬼不晓，巧妙地打击敌人。所以方圆几十里内的敌伪人員，一听到李强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

丙全爹和李强第一次見面时，就談得十分投机，三言两語，不覺就拉扯到穷光景上来。丙全他爹自然也离不开他那滿肚子苦水，說到末了，他叹口气說：“我們穷人連一双好鞋也穿不上，唉，財主心狠，穷人命苦呀！”

李强听后，叫了声“老爺”，然后說道，“不是咱們命苦，运气不好，是地主老財压迫、剥削才成了这样的。你說沒鞋穿，你看我又穿的是啥？”李强伸起脚来給丙全他爹看，鞋底釘了几层掌，帮边还补了好几个疤。李强說着說着又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意味深长地講道：“別愁現在沒鞋穿，将来我們一定会有的。毛主席領導咱們穷人鬧革命，就是要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國，由咱們穷人掌印把子、坐天下。今天沒有鞋，穿上补釘鞋同敌人干，明天穷人坐了天下……”

“那能行？”丙全他爹似信非信地問道。

“怎不行，只要我們大家團結起来，人多勢众，和敌人干到底，就能够成功。”李强又接着給他講了毛主席鬧革命的故事，紅軍穿草鞋鬧革命的故事，陝北解放区的情形，八路軍的力量，其他抗日根据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他听得連連点头，笑容滿面。从此他的腰干似乎也硬朗些，胸膛也像挺得高些，走起路来也分外有精神。不几天，丙全他爹就加入了情报小組。丙全也在游击队员的教导下，參加了游击小組的工作。

丙全經常替他父亲送情报，不論雨天或黑夜，不論敌人的崗哨查得多么严，他都能准时送到，从无差錯。他懂得了今天的艰苦奋斗，正是为了明天的美好幸福的道理。因而他能在艰难困苦中，胜利地完成革命的任务。从此，他已不是个人和阶级敌人对抗的放羊孩，而是一个抗日的先锋战士了。

这年秋季里，有一天，丙全和秋山在圪堆村附近山坡上放羊，忽然发现远处有二十多个穿黄衣的伪軍正在追趕着五个老百姓打扮的人，朝这边跑来。越跑越近了。丙全看出跑在前面的五个人，是我們的游击队员，心里十分着急。眼看游击队跑进了山沟，追趕的伪軍還沒上来，这时，丙全和秋山商量了几句，便趁着这个空档，急忙将羊群赶下来，插在“中間地带”，阻挡敌人前进。說时迟，那时快，一霎間，二十几个伪軍已經冲到山坡前，将他俩包围住，問道：“刚才跑过来的几个人到哪里去了？”

丙全心里虽然有些紧张，見到伪軍們那副着急的模样，却故意裝着不知道地反問道，“干什么呀？”

“他媽的，裝什么聾，刚才跑过来的几个人哪里去了？赶快說！不說，老子开枪打死你。”五六个伪軍端着枪，明晃晃的刺刀，直在他俩左右前后搖晃。

丙全心想：“你要我告訴游击队的去处，那比登天还难！”于是他就从容地回答：“不知道，沒見什么人跑过来呀！”

“你俩都不知道？我看你俩算是活够了！”說着說着，接連就是几枪托，一下就把秋山打倒了。丙全赶快上去把他扶起，还没等他站起来，一个家伙像狼一样地扑到他的跟前，嘶哑着



嗓門吼道：“快說，快說！”邊說邊把他那支槍舉起來，槍口對住秋山一起一伏的胸脯。秋山平靜地答道：“你打死我，我也沒看見呀！”

丙全趕緊跨前一步，辯解道：“老總，我倆是放羊的，不懂得什么事。要說放羊的話，可知道得多啦。”

那家伙立刻放過秋山，把槍口對着丙全，一連又問了幾個問題，見丙全答非所問，便提腿蹬了丙全一脚，大聲吼道：“媽的，快說，游擊隊員逃向哪里去了？不說，老子告你個‘通匪’，用槍‘崩’了你！”丙全咬緊牙關，拿定了主意：“反正落到你們這些龜孫子的手里，老子就不准備活了。要想從老子嘴里掏出游擊隊員半句話來，那就算你龜孫子掂着豬頭上老奶奶廟里去燒香——沒有找對廟門。”於是，就重複着秋山的話答道：“不知道，沒看見！”那個家伙見問不出來，接着又是耳光、槍托。問一句，打一頓；打一頓，問一句。

忽然，“叭”一声，丙全以為敵人向他倆開槍了。可是，定了定神，立即清醒過來。原來游擊隊員們擺脫敵人的追擊後，繞到左面的山頭，看見敵人正在打這兩個放羊的年青人，便發了一槍，企圖把敵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果然，敵人聽到槍聲，立即拋下兩個放羊人，向左面山頭追去。游擊隊員們居高臨下，不多久就把二十幾個偽軍打得死的死、傷的傷，侥幸沒死的也吓得丟下槍枝倉皇逃走了。

丙全和秋山雖然遭到敵人的一陣毒打，但却取得了營救游擊隊員的勝利，兩個年青人帶着勝利的喜悅，正要去聚攏驚散了的羊群，丙全忽然發現秋山腳上少了一只鞋，“你那只‘砲

子'呢?"秋山往自己脚上一看,真的跑丢了一只。接着秋山也笑了笑,好像发现了什么新消息,乐得直不起腰来,边笑边說道:"你还說我哩,你自己看看你那双脚上,还有'碗子'沒有?"丙全才发現在自己下坡时也跑丢了"碗子"。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又是一陣哈哈大笑,便順着刚才跑来的路綫寻起他們的"碗子"鞋来。

光 荣 鞋

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敗了鬼子,治住了財主,太行山区的穷人早在一九四五年就翻了身。

一九四六年,襄垣土改时,丙全家分了地,有了房,不再遭到地富財主的欺凌,結束了旧时代黃連般的苦生活。他跟着党由互助組走到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他由一个普通的放羊人鍛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是他始終沒有离开羊群。他爱这行,专这行,所以年年先进,岁岁超产,成为全省有名的羊工模范。

从一九五二年起,他在襄垣第一个开始了羊种改良的工作,培育出了羊毛又长又細又多的杂交羊。十三年来,他已經把冀家岭大队的八百八十只羊,全部实现了細毛羊化。过去土羊每年每只产粗毛七两,現在杂交的細毛羊每年每只要产細毛三斤,产量提高四倍多,收入也跟着增加到五倍以上,年年得到县、专、省的表扬和奖励。

然而更可貴的是,他从不居功驕傲,永不脱离集体,永不脱离羊群,永远保持牧羊人的本色。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天,

羊工韓宪文等赶着大队的羊群，在西泥沟到大沙沟一带放牧。下午，天气忽然变了，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丙全看見宪文光着脚，顶着风，冒着大雨，很吃力地吆喝着羊群，他立刻把自己身上的雨衣、雨鞋脱下，讓宪文穿上，自己却光着脚、冒着雨，跑来跑去，跟大伙儿一起追羊。宪文心里很不好受，连忙高声喊道：“副主任，你穿吧，我年轻，淋淋不要紧。”

“快不要脱！留心，怕着了凉！”丙全用命令的口吻制止道。

他們費了很大功夫，才把羊群赶到安全地点。一数，短了三只，羊工們都搶着去找羊，丙全却阻止大家：“你們忙了一天了，够辛苦的，就在这里歇歇，弄点火来烤烤。我去，反正我的衣服已經湿透了。”說完，不顧大伙的劝阻，头也不回就跑去寻羊了。他在雷雨中来回地奔跑了三趟，才把三只羊找回来。回来之后，他沒有想到自己烤烤，却先烤起被雨淋得发抖的羊来，把这三只有生命危险的羊救活了。

他一心为集体，自一九五二年以来，他带头割荆条，一边放牧，一边自編大筐、籬头；一不放牧，就与社員一块下地劳动。他事事不忘集体，时时不忘生产，从不沾公家一絲一毫的便宜。每次出去为社里購買牲畜，从未領过出差旅費，报过任何生活补助費。

他的心所以越来越紅，他的革命志气所以越来越旺，你只要看看他經常穿的一双补釘鞋，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答案。过去的放羊孩，如今的大队副主任，过去为了一双鞋，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做了多少梦，然而还是穿不上一双囫囵

鞋。現在，蕭丙全經濟上也毫不困難，莫說穿一双好鞋，就是要穿皮鞋，也很容易办到。可是他还是經常穿着补釘鞋。这是为什么呢？用他的話來說是：“光穿好鞋会把脚养坏，多穿补釘鞋会把脚跟練硬，站得更稳。”他为什么还要保存他在旧社会放羊时穿过的兩双“碗子”鞋呢？他說：“它使我不會忘記旧社会的苦，穷人的苦，阶级的苦，永远艰苦奋斗，永远革命。再說，这双鞋还可以留下来教育子孙后代，帮助他們成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因此，冀家岭大队的社員們怀着尊敬的心情称丙全同志的补釘鞋和“碗子”鞋为“光荣鞋”。

彭彬插图

女 長 工

劉光普 陳福同

六月的太行山區，麥浪滔滔，金黃一片。姑娘們，小伙子們活躍在一望無際的麥浪里。打麥場上，更是笑語喧騰，呈現出一片歡樂景象……

在晉城縣巴公公社三家店大隊的打麥場上，顆粒飽滿的麥粒，滴溜溜地堆成一座座小山。有一位老大娘，頭發中夾雜着縷縷銀絲，抓起一把麥子，喜洋洋地說：“多好的麥子啊！這幾年來怕是第一次呢！”

這位老大娘，每天深夜總要到場上來跑兩遭，拿她的話說，那就是：“雖說有人看場，可是年輕人累了一整天，容易打瞌睡。我經常來查查崗，他們的警惕性也就高了。再說，我自己守着點，瞧着點，心里也踏實……”

這位老大娘是誰？她就是晉城縣人民代表、巴公公社黨委委員、三家店大隊黨支部副書記王春蘭。

童 年

王春蘭的娘家本姓趙，是巴公鎮東板橋村人。她爹給地

主当了一辈子长工。当第三个孩子春兰出世的时候，做娘的躺在炕上，连声抱怨说：“苦命的孩子，你为啥投生到咱们家来呢？够了，够了！”就这样，爹给刚出生的闺女取了个名字叫“够”。

小够还没满月，爹就因劳累过度死了。体弱多病的娘拉扯着三个孩子，整整又熬了三年，最后也把小够兄妹三个撇下，离开了人世。

埋葬了娘后，兄妹三人举目无亲，只好各自寻找生路：十五岁的哥哥，跟人到浮山去做小工，十二岁的姐姐到别人家去做了童养媳，小够呢，她当时只有四岁，就到北板桥的富农王芒女家做了婢女。

“什么‘够’，‘够’，‘够’！咱王家多嘴也嫌不够！从今天起，给她换个名字，叫‘春叶’，姓王！”从此，王春叶，这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孩子就如同进了阎罗殿。

一天，小春叶从二小姐玉鸟房中端出尿盆去倒，一不小心，在台阶上洒了点尿。这一下，二小姐可火啦，一对眼睛瞪得活像只猫头鹰，伸出两个指头在小春叶面颊上狠狠一摔。可怜小春叶疼得浑身打颤，可端着满满的尿盆不敢动。要是动了，再洒出尿来，那还了得！

“端尿盆，端尿盆，天天端尿盆！我把尿盆砸啦，省得天天倒霉受气！”小春叶进茅房时，心里恨恨地这样想着，突然把尿盆朝茅梁石上猛力一砸，“匡啷”一声，尿盆砸得粉碎。

老佣人李媽媽闻声赶来，忙问原因。小春叶把心里的话说给李媽媽听。李媽媽叹口气道：

“傻閨女，財主家的尿盆砸不完啊！砸了尿盆也不能叫那二小姐不尿啊！”

就这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小春叶在王芒女家苦熬了四年。轉眼已經八岁了。这一年，二小姐生了孩子。从此，除了調煤，生火，刷鍋，洗碗等杂活外，小春叶又增加了一項工作：抱孩子。

一天中午，王家老小正在吃飯，小春叶忙着調煤。坐在小車里的孩子屙了起来，尿布上，褲子上沾了不少稀屎。二小姐一見，把筷子朝地上一摔，冲到煤坑前，使劲把小春叶朝稀煤里一拉，小春叶一跤跌在稀煤里，成了个黑泥人。

“賤骨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老娘想吃頓安生飯，你却讓孩子屙起来！好！讓你尝尝味道！”說着就从小孩身上解下尿布，涂得小春叶滿臉是屎。

小春叶一天一天长大起来。隨着年岁的增加，她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早上給长工做飯，上午看磨，中午割草，下午放牛……。她什么活都干，可是一年到头穿不暖，吃不飽，隨時隨地还要挨打受罵。她就在这无边的苦海中掙扎着，打发了自己的童年。

毒 計

春叶十四岁那年，王家老小对她忽然“客气”起来了：罵少了，打少了，吃飯也讓春叶和长工們一道吃，吃得飽了。春叶暗自納悶，不知財主們安的是什么心。她哪里知道，財主和財主老婆把春叶折磨够了之后，在大烟灯旁对她的未来安排下

一个毒計。

腊月的一天晚上，王芒女和他老婆把春叶叫到炕边，伪善地說：“春叶啊，你到咱家来十几年了，如今人也大了。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已經給你說了个婆家……”說着，王芒女掏了一把錢：“这二百錢，你留着买些胭脂花粉什么吧……”

春叶沒吭声，也不接錢。她知道：自己被出卖了！婢女的命运总是逃不出被出卖的啊！

“春叶，好閨女，你放心，咱们把你当成亲閨女一样看待，不会亏待你。这回給你找的婆家姓焦，你男人就是焦和尚。”

“焦和尚？”春叶情不自禁地問了一声，“是那个唱小旦的焦和尚？”

“对啦，就是那个唱小旦的！”

焦和尚也是一个受苦人出身，生得英俊，他从小爱看戏，后来就入了戏班子，担任旦角。“穆桂英挂帅”中他演的穆桂英，演得很出色。焦和尚还是一个倔强人。附近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县里來了一个什么官，村里老財魏广耀为了招待这官儿，就叫戏班子来演戏。点的是“秋胡戏妻”这一出戏，該由焦和尚扮演秋胡妻这个角色。这天焦和尚身体不好，就回答說：“我不唱！”“不唱？你还想造反！”“不管咋說，身体不好，不能唱！”“他媽的，一个穷戏子，老子也支使不了你！好，等着瞧吧！”就这样，焦和尚被魏广耀赶出了戏班子，回到家里，跟他母亲过着半飢半飽的日子。

春叶心想：“这人有骨气。到了他家，日子再苦，也比在这

閻羅殿強……”想着想着，不覺嘴角現出了微笑。

王芒女从神氣中看出春叶願意了，就把二百錢塞到她手里。春叶覺得長工一年要得好几串工錢，自己給王家做牛做馬做了这么多年，花他这二百錢也不算冤枉，就接了过来。

到了十八這天，一大早，王芒女老婆挑了一件旧衣服叫春叶換上，說：“春叶，媒人來啦。今天是大喜日，你穿上這身衣服走吧！”

王芒女也說：“春叶，去吧！要是日子不好過，再回來吧！”

春叶不吭聲，心想，“回來？想得倒好！苦死勞死，我春叶也再不回你這閻羅殿來了！”

聽說春叶要走，李媽媽從廳房里趕出來，她取下手上的銅頂針，戴到春叶手指上：“閨女，你要走啦，我也沒啥送你。就這個頂針，戴在手上，不要忘記你李媽媽……”

就这样，王春叶來到了三家店焦和尚家。

結婚后，小兩口過得很親密。過了兩三個月，眼看春耕大忙的日子快到了。头天，夫妻倆剛合計好要到莒山坡去開荒地，還是興致很好的，誰知道這天焦和尚從外邊回來却是悶悶不樂，水也不喝，飯也不吃。春叶只當他身體不好，要給他拔個火罐（一種治病的土法），和尚又只是推說沒病。春叶看出和尚有什么心事，就說：

“和尚，咱們是夫妻，我這會就是媽和你兩個亲人，你不要把我當外人……”

“春叶……”

“怎麼？和尚，你這樣吞吞吐吐？”

“不是我不跟你說。我是不願叫你也牽腸挂肚！”

“你快說吧！咱們又沒有偷人家的，又沒有搶人家的！”

“春叶，你知道，咱這方圓几十里地，誰不知道這販個虱子也得擰條腿的王芒女，他能白白地把你嫁給我嗎？”

“難道……”

“我窮的連鍋也揭不開，哪裏有錢給他。王芒女說：‘春叶四歲進了俺的家，吃喝穿戴十几年。如今咱們看你家境貧困……你多少貼咱們幾個。……多，你也出不起，看在你爹是咱們家老長工份上，就算十八串吧！’”

“十八串！”

“我說：‘王先生，這十八串倒不多，可就是……’他說：‘我又不是人販子，我完全是為照顧你焦和尚。現在我也不急着要錢，將來你手頭寬裕了，抽着還吧。’誰知道今天……”

“今天咋啦？”

“今天王芒女把我叫了去，一进门就問我：‘焦和尚，小兩口相處不錯吧？’我說：‘还不是王先生照顧！’他說：‘好啦，咱們長話短說，那十八串錢我等着花呢。’我說：‘王先生，你不是說過，等以後寬裕了抽着還的嗎？’这家伙把臉一板：‘你這窮骨头，多會才能寬裕！兩條路由你挑：一條，來咱們家當長工頂賬；再一條，把十八串錢送過來！……’

焦和尚說罷，伏在炕沿嗚嗚地哭了。春叶聽了這番話，氣得眼睛里要冒出火來。她心想：王芒女，你好狠毒啊！我王春叶四歲進了你家門，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流了多少血汗，如今你又在忠厚老实的焦和尚身上打了鬼主意！……但她抑制着

自己，从灶台上拿了一个冷窝窝，又给和尚擦了擦眼泪：“别气啦，和尚，你整整一天没吃啦，吃了这窝窝吧！十八串已经欠下了，不要紧，俺们两个人有这四只手，憋住气，干几年，不愁还不了这笔债！”

为了顶账，焦和尚被逼进王家当了长工。

焦和尚进了王家的那天夜里，王芒女和他老婆还是躺在那盏大烟灯旁，一面烧烟泡，一面得意地说：“瞧见了吗？这买卖如何？”

他老婆伸了两个手指朝她男人大腿上狠狠一戳，发出一阵冷笑：“算你有本事！算你强！拗了个毛驴换来头骡！”

长 工

常言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焦和尚进了王家的第二天，房主又来催春叶婆媳两人腾房子。春叶的婆婆走投无路，只好到姓赵的财主家去当佣人。春叶为着帮和尚早日把债还清，也托人说情，到李村姓常的地主家去干活。

这个姓常的地主，外号叫“鬼不斗”。他见春叶宽肩膀，大脚板，像是个干家，就有心要用她，但他故意抹了抹八字胡，说：“咱们家倒是要用人，不过……我家雇的是长工，不是用奶媽。你是个女人……”

“女人？女人怎样？照样能干！”一想到要给和尚还那十八串钱，春叶浑身的劲头都来了。她看見院外一头牲口正在拉碾，连忙卸下套，把牲口牵到一旁，弓下身子，一口气推了二十来圈。

“怎么样？常先生，不会来你家白吃饭吧！”

“力气倒不小，”鬼不斗称赞说，“扛长工，只怕你还不行吧？”

“男人会干的事我都能干。长工就长工！”春叶很有信心地说。

从此，王春叶就成了常家名副其实的“女长工”。

天不明，春叶就起床，坐锅，担水，做饭……吃罢饭，春叶就带上工具到地里，给长工、短工们送饭，和他们在地里干活。中午，长工们还能歇个晌，春叶可不行，还得洗衣服，做针线活。黑夜，不是喂牲口，就是推碾……

她干的是这样累死人的活，吃的却和男长工不一样。男长工还能啃几个糠窝窝，喝几口稀米汤，春叶照例是和猪吃一锅。一天鬼不斗看見春叶在猪食锅里掏了一碗稠的在吃，一火箸就把春叶手中的碗敲碎了：“穷鬼！猪吃了能长膘，你吃了顶个啥！……”

饭没吃饱，活可得照样干。深夜了，还有好几斗玉茭没有磨，怎么办？这些玉茭碾不出来，明天赶不上做饭，又是自己的不是！按照地主家的规矩，下半夜得由人推碾，让牲口休息。要是下半夜再使唤牲口，牲口第二天就下不了地。可是，春叶连站起来也困难，怎能再推碾子。她想来想去，就不管地主的什么规矩，爬起来就套上了牲口。

这一夜，玉茭总算磨出来了。可是第二天，鬼不斗一看，牲口有气无力，下不了地，就大发雷霆：“谁允许你下半夜使唤牲口！你知道，这牲口多少钱一头？你说！你说！”说着就打

了她两个耳光。

牲口比人还值錢！牲口要吃饱，牲口要休息，人却吃不饱，日夜得不到休息；王春叶就这样在鬼不斗家里过了两个多年头。

第三年，三伏天，酷暑难当。鬼不斗夫妻都得了瘟病，整天躺在炕上。春叶坐在炕边，给财主和财主老婆打扇，端汤送药，一天二十四个钟头，根本不能合眼。要是打个盹，叫睡在对面床上的地主少爷瞧见了，就用竹竿打，好几次春叶被竹竿打破了头皮。

整整过了七天，鬼不斗夫妻病好了，春叶却晕倒在地上。鬼不斗还说她装相，把春叶打了个半死，就势把她朝门外一推，说：“给我滚！”

春叶一个趔趄，差点儿摔下去。她站稳脚跟，说：“好，走就走！把这三年的工钱算给我！”

“工钱？哼！好，你要工钱，咱就算算账！三年来，你吃了多少饭？穿了多少衣？这些饭钱，衣裳钱，还有住房钱，你先给我拿出来！”

就这样，春叶白白给鬼不斗干了三年！

后来，春叶又托人介绍到一个诨名张閻王的地主家当女长工。她暗自下了决心：总有一天，我会凑上十八串钱，去到王芒女面前，拉着和尚的手，一同走出那閻罗殿。

地主张閻王家有三个长工，十几个短工。冬天来了，张閻王把长工、短工全都打发回家，光把春叶留下来。“春叶，如今天冷了。长工们都回了家。我看你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男人

又不在家，孤苦伶仃，一个妇女，也实在可怜，就不打算叫你走啦。明天起，給你一个牲口，一輛車，你給咱送貨吧！”

于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妇女春叶，就当开了赶车夫。每天，天才麻麻亮，春叶就迎着西北风到李庄拉上炭，往大阳缸窑上送，返回来还得到宋家山拉矿，送到来村。来回整整六十五里。

一天晌午，春叶赶着一車炭往大阳缸窑上送。这时冰雪被太阳一晒全都融化了，满地泥泞，赶着赶着，車在一个稀泥坑里陷住了。春叶怎样吆喝牲口，车子还是拉不出来。她下車帮着牲口往前拉，又在后边推，铁輪还是原地不动……

正在埋头推車时，大路上一个赶平車的伙計走过来，悶声不响地帮她使劲推了半天，大車才离开了稀泥坑……

春叶抬起头，抹了抹汗，說了声：“劳駕啦！”接着她对那伙計瞧了一眼，不觉怔住了，原来这赶平車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男人焦和尚！

“和尚！”

“春叶！……”

两人四目相对，禁不住热泪满眶，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了。最后还是春叶忍住了满腹辛酸，强作欢笑說：“和尚，别难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都是二十来岁的人，再熬过两三年，还了那姓王的十八串錢，就有好日子过啦！”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春叶来到张家又是第四个年头。一年三串錢，春叶已經积了十二串了，再等两年就够啦……

誰知道这年秋天，焦和尚得了痨病，离开了人間。这一

下，春叶的希望破灭了。

李村有个好心的刘媽媽劝春叶：“春叶，你的命硬，还是把十二吊錢拿去城隍庙烧个香，許个願，贖贖前世的罪吧！”

“不！刘媽媽，我沒犯罪！我要焦和尚，我要焦和尚……”

反 抗

焦和尚一死，春叶曾想寻个短见，免得在这人間活受罪。可是她又想，和尚的媽媽还在赵家地主家中受苦，已經瘋瘋傻傻，需要照顧；再說，我这血海深仇就不報了嗎？……我要活着！我要活着！这世道总有一天会变的！因此，她繼續在张家当女长工，一直干了二十四个年头。这时她已四十三岁了，二十七年女长工艰辛的岁月，劳累的生活，在她脸上刻下了不少皺紋，她的烏黑烏黑的头发，也出現縷縷的銀絲。

这年三九天，滴水成冰，冷极了。春叶身上还穿着夹袄，而且补釘加补釘，破烂得实在不能再穿了。她拿了地主小老婆的婴儿的一块尿布，补在破得最厉害的背脊上，总算又連成一整块，可以穿了。

誰知道第二天，地主小老婆瞅見了这块新补釘，就把春叶叫到跟前罵道：“好，你竟敢偷起我家的东西来了！死賤人，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拿尿布补衣裳嗎？”話沒說完，就是一个巴掌。地主这时手中正拿着一串鑰匙，就用鑰匙敲春叶头上乱敲，一边敲，一边說：“快把尿布拆下来！快拆下来！”

春叶扭头就跑到自己睡覺的破屋里，換上一件单衣，把那件滿是补釘的夹袄朝地主面前一扔：“尿布在这上头，衣服也

在这里，你們穿吧！沒有一件破夾袄，凍不死我王春叶！呸！你發你的財，我走我的路！”

春叶当晚就离开了张家，回到了三家店，她婆婆已經認不出自己的儿媳妇，还是春叶叫了声“媽”，她老人家才清醒过来，拉住春叶的手：“孩子，不走了吧？”“不走啦，媽！咱們死也死在一起。”

隔壁鄒大媽也是个受苦人，見春叶回來了，連忙給婆媳倆騰出一間破屋，讓出二亩荒地。

开春了，家无一顆糧，咋样去种地呢？穷邻居們又代她們向地主赵补来借了一斗谷，門里是一斗，門外只有八升，回家篩去糠秕，六升还不够。婆媳倆忍飢挨餓，一饅一饅地种下了二亩谷。

熬过五黃六月天，好容易到了秋收季节。婆媳倆露出了几十年少有的笑容。自己的粮食啊！看起来能收二百多斤呢。

婆媳倆正在場里打谷，地主赵补来带着狗腿子来了：“嗬，收的不少哇！春天借的谷种該还了吧？”

狗腿子从提包里拿出一架算盘，一本賬簿，把袖子朝上一挽，看了看眼，一边拨拉着算盘子，一边像放連珠炮似的，“老規矩，借一斗，还二斗，春天谷折麦，秋天麦折米，該还四斗八升，外加捐款四斗，滿共八斗八升。这回你們是谷，一斗谷折六升米，該交一石二斗谷！”

婆媳倆還沒說話，赵补來說了个“裝”，几个跟来的家伙，七手八脚把場上的谷子裝了个淨光，还欠他二斗五！

和春叶家一样，还有十多家人辛苦了一年，打下的糧食全

叫地主搶光了。十多家穷人都围在場上发愁……

春叶霍地跳起来，攏了攏前額的头发說：“寻死不如造反！反正扯下龙袍也是死，打死皇帝也是死！这地又沒貼上老財的名字，誰出力气种的該誰收。老財两手不动，大汗不流，就想吃这黃灿灿的玉茭，不行！咱們一齐去收！”春叶指着地主田里未收的玉茭說。穷人們一声喊，就蜂拥地冲到田里，美美地收了一次秋。

真是“人心齐，泰山移”。赵补来等地主看到穷苦人个个气愤填膺，势不可挡，只得干瞪眼睛，嚷嚷叫叫，沒一点办法。

紅　　心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沟桥事变发生后，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在群众抗日要求的压力下，被逼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組織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它下面，各县、乡、村普遍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組織。

这一年，王春叶已經四十五岁了。县里召开妇女会，她参加了这个會議。来开会的大都是穷姐妹，主持會議的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她在会上說的“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打倒土豪劣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些話，句句都說到了春叶心里。

当天晚上，春叶打听到这位工作人員叫任秀兰。第二天，她就去找任秀兰同志談話，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她的心比从前亮堂了。就在这一年，她在任秀兰同志的帮助下，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叫王春兰。

她从县里开会回来后，把村里的五十多个穷苦妇女组织起来，分成七个小组。于是，三家店的妇教会成立了。

王春兰根据党的号召，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她首先带头把自己的长头发剪下来！当年地主为了要她干活，没让她缠脚，这时春兰看看自己的大脚板笑了：“我倒先走了一步！”

村里妇女们最初对剪发放脚还有不少顾虑，地主老财们又七嘴八舌造谣说闲话。春兰拨了拨自己的短发对她们说：“这怕啥！剪了头发可利索呢！再說，过去缠脚，妇女们吃了多少苦！地主老财说脚小才美，那是叫咱们当奴隶！”她又伸出了自己的大脚板，“人们笑我大脚笨，我不知道我笨在哪里，反正我干起活来，走起路来要比小脚强几倍！”

七个小组长带头，几天就有二十七个妇女剪了发，放了脚。

两年中，王春兰活跃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她带领三家店、北板桥、东板桥、李村等村子的妇女们积极地参加支前、拥军、锄奸等各项运动，成为晋城县北太区的妇女领袖。

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匪帮发动“十二月事变”，撕去了“抗日救国”的假面具，露出了反共的狰狞面目。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被杀害了。王春兰也被抓进了三家店的伪村公所。

伪村长魏广耀，恶霸温怀德、温善甫等几个反动地主像疯狗一样，把王春兰吊在大梁上。

“說！誰是共产党员？”

“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們這些財主都是賣國賊！”

“他媽的，還嘴硬！”

“我嘴不硬，能讓你們抓來嗎？”

棍棒，竹簽，鐵錐，烙鐵，老虎凳……只能折磨革命者的肉體，却絲毫也不能動搖無產階級戰士的革命意志！

豺狼們的希望落了空，他們並沒有從王春蘭嘴里得到什麼。為了暗地里監視王春蘭的行動，放長線，釣大魚，想把地下的共產黨員一網打盡，反動地主們把她放了。

王春蘭差不多是爬着離開了村公所。回到家中，她婆婆已不在人世了。

疾風知勁草，烈火煉真金。王春蘭沒有屈服，也沒有畏懼。她承擔起艱巨的任務。根據黨的指示，她負責晉城、陵川、高平三縣邊境的通訊聯絡工作。多少次，她忍飢挨餓，翻山越嶺，把黨的信件按時送到聯絡點；多少次她被敵人的便衣偵探抓住了，又有多少次被打得死去活來……。王春蘭從沒有考慮到個人的安危！

有一次，她碰到在婦女訓練班時的領導同志任秀蘭。任秀蘭問她：

“春蘭，有什么困難嗎？”

“沒有！秀蘭姐，你不是叫我迎着困難進步嗎？”

“對，越是困難，越要鬥爭，要不斷進步！”

兩個說了一陣，春蘭突然從懷里掏出了一个小布包，慢慢打開，“秀蘭姐，我沒錢交黨費，這是我們三家店的几把土，你代我交給組織吧！這也是我王春蘭的心！”

任秀兰郑重地接过春兰手中的土，“我一定轉交給組織，這是一顆革命者的紅心，我們党就需要这样的心！”

春雷

一九四五年，晋城解放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崩溃了！王春兰从万丈深的苦井里爬出来，沐浴在毛泽东的阳光雨露下……

三家店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土地改革开始了：

东板桥、北板桥、李村、三家店的贫雇农們都参加了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大家請王春兰上台訴苦……

王春兰站在台上，講她爹如何被地主逼死，講她自己如何四岁就开始做了地主的婢女，講她如何被地主騙卖，講她丈夫如何被地主折磨得吐血身死，講她如何当了二十七年的女长工，講她如何……。她哭了，群众也哭了。王春兰和群众們斗倒了恶霸地主魏广耀、溫善甫、溫怀德、赵补来、张閻王，富农王芒女……。

穷哥儿們，穷媳妇們都要給王春兰分胜利果实，大伙都說：“王春兰受苦最深，分胜利果实要首先分給她。”

王春兰昂首闊步走进了张閻王家里。她在这里过了整整二十四个年头，什么苦沒有受过啊！这里哪一块土地，哪一块砖瓦沒有沾上王春兰的血泪啊！

乡亲們給王春兰捧出来一堆衣服，說：“春兰，你挑吧！”

王春兰笑了。她在张閻王的箱籠里翻啊挑啊，鬧騰了好一阵，最后才在“罗汉”床下的角落里挑中一件衣服。她对乡

亲們說：

“要給我分，就把这件夾袄分給我吧！”

大家一看，都弄得莫名其妙。因为这是一件补釘打补釘，破得不能再破的破夹袄！为什么放着一堆堆的綾羅綢緞不要，却偏偏挑了这件破夹袄呢？

王春兰把夹袄翻过来，讓大家看看背脊上补着的一块旧蓝布，又把当年那段悲惨的故事細細的訴述了一遍……

董　　松

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王春兰迈开了更坚实的步伐：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化，王春兰总是走在最前头！

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大伙評她是“五保戶”，她偏偏帶領几个六十多岁的妇女，組織了“余太君小組”。她說，“你們要把我‘保’起来还太早了！我有精神，有力气，为啥要‘五保’呢！”

一九六三年，小麦正是灌浆季节，突然遭到了一场严重的冰雹，有些干部和社員泄气了。王春兰东家出，西家进，她一家一家說服：“如今人民公社是鐵打的江山，一場冷雨它能打垮集体經濟；咱們要受灾保丰收，打了小麦，大秋补！”說罢，她就穿上水鞋，挽起褲腿，扔掉了拐棍，和大伙儿一齐到地里，犁地，中耕，下种……

今年春天往地里送粪时，一天黎明，大队党支部書栗腊孩担了粪桶出村时，老远就看見有个人肩膀寬闊，脚步雄健，担着一担粪桶在前面走。先沒有看清是誰。这时太阳升起来了，

照得田野里一片金黃，支書才看出那人头上飘动着銀灰色的头发，原来是王春兰！

“我的老奶奶，你怎么尽找麻烦，你想，要是一不小心，跌着了，我这支書有多大責任！”

“別嚷嚷！腊孩，不要紧！人来多了，我知道一定担不成了。我就鑽早晨这空子担一趟。就这一趟，就这两半桶……”

王春兰一直被評为省、专、县的劳动模范，共得到三十七次物質奖励。一九五三年她被选为晋城县人民代表。社員們都称她为“三家店的不老松”。

現在，在田間，在路旁，在打麦場上……仍旧到处可以看見她活动。人們看見她头上閃动着的銀絲，都肃然起敬，覺得她那雄健的身躯越来越显得魁伟，越来越显得高大了……

閻立鵬插图

穷 人 窑

王喜堂 連步望 挑一新

在漳河东岸的磨盘山下，有三孔破窑洞，叫“穷人窑”。

“穷人窑”高五六尺，宽七八尺，深两三丈，它是异姓穷人代代相传的公共窑。住进穷人窑的人，都是被地主、富农剥削得赤裸精光的穷哥儿们，可是剥削阶级反而骂他们“没出息”、“败家子”。

解放后，穷人窑成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历史见证。长治县高河公社小宋生产大队，已把它整修保留下来，作为向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有成同志，逢年过节都要站在窑前给大家讲穷人窑的故事。

伤 心 路

一九四三年五月初五黎明，一个中等身材，瘦窄脸庞，三十来岁的穷汉子，手里提着破沙锅，肩上搭着一块破被单，扶着一个老妇人，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土地庙前的灰渣堆，走进了小宋村西北的穷人窑。这就是李有成和他的娘。

有成家祖宗三代辈辈穷。到他父亲手里，只落下一间破

土房。那时，父亲在长治德泰永商店做杂活，有成弟兄五人，大哥、二哥给地主打长工，三哥做砖瓦匠，有成长到十二岁上，也离开家去做“只管饭没工钱”的短工。家里的当票，替旧换新，从没断过。从农具到破烂衣服，有甚当甚，赎回这件当那件，当来当去一扫光。

有成十五岁这年，六十二岁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吐了血，資本家楞眉瞪眼的把他撵出来。有成兄弟五人跑了好几天，也没請来一个医生，父亲的病势一天天沉重。有成和三个哥哥抬上老人到南漳“和盛药店”去求医。医生开了药方，家里没錢抓药。借吧，借不来；卖吧，没啥卖。想来想去沒法子，有成的眼落在两把鋤头上，打算拿去当几个錢买药。父亲听说要当鋤，侧起身子，颤声說：“孩子，这是咱一家人吃饭的家具，当了它，你們拿什么去糊嘴？不用管我啦！还是留着顧你們的命吧。”有成想：“鋤头虽是全家吃饭的靠山，可也沒有父亲的病要紧。”他乘父亲迷糊着的时候，狠狠心，拿着鋤头走出去了。

鋤当了，錢花了，也没把父亲救下。严冬腊月，財主們四出催租逼債，准备过年，他家愁着办丧事。身强力壮的四个小伙子，想尽办法也买不起一口棺材，安葬父亲。有成娘又不忍心用席片子卷走受了一辈子罪的老伴。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一间破房卖掉。可是还是不够买口棺材。弟兄五人跪在供祖先牌位的柜子前，磕了三个头。老大說：“不是后代不孝，今天实在想不出法子，请祖先搬搬家，讓我們把这个柜子卖了吧。”娘儿们把祖先牌位挪下来，将柜子背到集上卖掉，凑合买来个薄皮棺材，才把父亲打发入了土。

死人入了土，活人沒房住，一家六口人該到哪里去安身呢？村西有座土地庙，那时候村里人迷信，都說那是人死了到期間報到的地方，活人不能跟死鬼打交道，許多年來很少住人。有成說：“咱們住進去吧，窮人還怕什么鬼！”接着就找村長和社首說了幾句好話，答應逢年過節，給土地爺燒香擺供、辦祭祀，才讓他們住進去。

全家人在前不着村後不挨戶，荒草滿院，孤零零的土地廟里住下來，租種了二畝廟產地。二畝地當然養不活六張嘴，有成就到五里以外的王家堡給地主當長工，二哥、三哥也出外侍候人。生龍活虎的年輕人，一心想緩一緩氣，再熬出一個好日子來。誰知路子越走越窄，窮人偏偏遇上了閏腊月。一九四三年來了个災荒年。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占領着長治，小宋村也是敵人統治的地方。日偽軍燒殺擄掠，窮人們已經够苦了，再加上這個賴年景，就更難活下去。當長工，沒人要，老二、老三被地主打發回來，要飯，沒人給。弟兄五個，十只大手，竟養活不了母親的一張嘴。老五五元，一開春就餓死了。老三武生，离鄉背井到晉南去逃荒；老二黑旦，吃了人販子兩個窩窩頭也被人家騙走，以後再也沒有听到他的音信。一家人死的死，走的走，土地廟里只剩下有成和他大哥富榮跟他娘。家里留下大哥照看老母，有成照舊去王家堡侍候地主。

灾荒越來越嚴重，樹葉吃光了，草根挖盡了，有成娘餓得兩眼發黑，滿臉虛肿，只剩悠悠的一口氣。

有成的大哥眼看母親要活活餓死，急得團團轉。這天傍

晚，他走出庙门，站在地边思谋着活下去的出路。眼前是一片大麦田，麦穗已经鹅黄了。他发现有一穗大麦被牲口蹄子踩过，歪倒在地上，心想：反正这几根大麦也长不起来了，掐下它来给娘熬碗汤喝吧。他边想边走到麦子跟前，掐了六穗大麦，刚要转身，被地主的狗腿刘和保喝住了。狗腿子不容分说，气势汹汹地揪住李老大的耳朵，把他拖到村里的大庙院。村长李福元听说李老大“偷”了大麦，没等李老大多说话，就催人去撞钟，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给我吊起来！”两个如狼似虎的村警，把李老大反绑双手，吊在半空。穷兄弟们看了敢怒而不敢言。李福元咬牙切齿地罵道：“你这个穷骨头，真不識好歹，放着糠菜不吃，青天白日竟敢偷财主的大麦。說吧，一共偷了多少？”李老大看这阵势，分辩、央求也不顶事，就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吭。

“活閻王”村长给村警使了个眼色，村警便拿起双股麻花繩，在水缸里蘸了一下，朝着李老大的身上乱抽乱打，直打得他浑身血印，才把他放下来，丢到庙门外。

打完李老大，“活閻王”又带着两个村警，提着灯笼朝土地庙奔去。这伙强盗一进门，就指着有成娘罵道：

“你們这些穷骨头，一点也不安分守己。神仙庙不是窝藏所，快给我滚出去！”

一个村警应声把有成娘拖出土地庙，另一个村警就把破被单和鍋碗，扔在庙门口。“咔嚓”一声鎖住庙门，扬长走了。

李有成在王家堡听到家里出了事，急急忙忙往家赶。赶回土地庙的时候，他的大哥也苏醒过来，强挣扎着走回土地庙

旁。有成看到昏迷不醒的母亲和伤痕累累的哥哥，心里像锥剜刀割。他一边喊娘，一边把她扶起来坐着。娘紧咬牙关，闭着双眼。大哥忘了自己的伤疼，抱住母亲大哭起来。坐了好大一阵，母亲才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看着两个孩子的时候，眼泪簌簌的流下来。母子三人哭一阵，说一阵。夜深人静，鸦雀无声，任他们哭干了眼泪，嚎哑了喉咙，在那吃人的世道里，又有什么办法呢？

东方发白了，老大朝娘跪下说：

“娘啊，儿对不住你！暂且叫有成侍候你，我到外边找个落脚处，只要有条命，总饶不了这伙龟孙们。”

母亲没有阻拦他，只说了声：“走吧，富荣，这里再也待不住了……能回来还是早些回来，好叫我再见你一面。”

有成也擦泪说：“大哥，你放心走吧，无论走到哪里，千万来个信。娘不用你操心，有我侍候。”

富荣一走后，从此音信杳无。

土地庙前只剩下有成和他娘。两个人又该到哪里存身呢？这时李有成想起了穷人窑。

母亲听说要进穷人窑，流着泪说：“那是个死人洞，进去了就甭想活着出来。我亲眼见到的就有王和尚、高富成几家，都死绝在那里，咱可万万去不得。”

“娘呀，”李有成劝娘说，“不怕，咱暂时去住几天，等找上住处再出来。”

就在端午节这一天早上，有钱人正团圆在一起，欢欢喜喜吃粽子，他母子俩却流着眼泪，饿着肚子走进了穷人窑。

黃連洞

有成扶着母亲走进那孔小破窑，看見窑后边的麦秸堆里躺着一个老汉和一个年輕人。他放下老娘，捡来些半截砖，打算靠着左窑帮就地垒个炕，一看上头牙牙楂楂快塌啦，不敢在这底下垒，赶紧挪到窑右边。拿破碗挖了些土，填平地上的坑，垒了一圈半截砖，中間填了些麦秸，才把母亲移到“炕”上。有成坐在一块砖上正想喘口气，窑后边那个老汉李可意走过来了。隔壁窑里的高假則娘也进来了。他們都向有成娘儿俩打招呼。有成娘說：

“你們看我，越活越不像个样啦！”說着就抽泣起来。

高大娘劝說道：“他繩子，不要伤心啦，穷人的天气（光景）都一样，誰也甭笑話誰。看我这，住的沒脸窑，吃的猪狗食，穿的开花衣。我假則弟兄俩，只有一条破褲子，誰出門誰穿。唉……”

“老嫂，快別这样說了。”李可意老汉湊到有成娘跟前說，“我看誰也比我强，活在这世道，就得自己給自己寬心哩！”

說着說着，看看時間已經不早了，得出去打鬧点吃的了。有成为了照看母亲，沒再去王家堡当长工，就去本村里找零工做。李可意老汉到窑后边叫起那个年轻人大后，自己也拖了根棍子，夹了个破碗，出窑去討飯。那年轻人大叫李引順，十八、九岁，他爬来望了望有成娘，一声沒响，拿上斧头和繩子，出窑打柴去了。

人都出去以后，有成娘把窑里窑外細細的看了一遍，窑頂

窑帮都熏得黑黑的，左窑帮的頂上已塌了一片，地上坑坑洼洼，外头沒有窑脸，門口用五六捆玉茭秆堵着，两旁的秆子围着尺把厚的土，只有中間兩捆是活动的，白天拿开，黑夜堵上。窑门口荒草一片，垒着几个三块砖支成的小“灶”。窑里除了破鍋、烂碗和一些破麻包、破布袋、碎布片外，什么家具都沒有，哪里像人住的地方！

后半晌，李可意討了一把糠皮、一口糊飯回来；有成也給娘端来半碗稀米湯。有成娘把“飯”倒了一半讓可意吃。老汉摆了摆手，就去門口烘火“做飯”了。他到河里舀了一盆水，把要来的东西倒在里边就熬起来。这时李引順背回一捆干柴，进了窑，无精打彩地躺在麦秸上。有成娘知道他肚飢了，赶紧把沒吃完的稀米湯給了引順。

五黃六月的太阳很毒，窑里热得像蒸籠，蠅子轟轟亂飛，引順拔了几根臭蒿，往外赶了一会，蠅子仍然不断的往里面鑽。

可意老汉把“飯”做好，給引順舀了一碗，又給有成娘端过半碗，自己便就着鍋喝起来。一把糠皮，一口糊飯，几根野菜，一盆水，攪到一起，少盐沒醋的，这叫什么飯！

一会，高大娘又进来了，看見李可意端的是清水稀湯，就說：“我还有一把榆皮面，下一頓你可以撒一些，飯就匀和啦。”

有成娘和高大娘碰在一块，拉扯起穷家常来……

心 连 心

有成娘进了破窑以后，一方面因为思念逃出去的三个儿

子，另方面因为經常吃不飽飯，不久就病倒在“炕”上了。

在母亲生病期間，有成天天出去打短工。这时，多亏高大娘在“家”照顧他娘。有一天，李有成省下半碗稀飯，想給母亲端回来，刚出大門被富农李福兴碰見了：

“李有成，你吃飽了还要往回拿？我可不能雇一个人干活，管两个人吃飯呀！”

“这是我省下的一口飯，又沒多吃你的，何必說這些難听话。”

“你省下飯不吃，干活还能有勁？以後不准你往回拿飯。”

“那可不行。要不，你另遷旁人吧！”

李福兴再沒往下說。因为他看上了有成这把好手，怕說的頂了牛，有成不給他干活，所以支吾了兩句就走开了。

有成回来热上稀飯，端到娘跟前，娘颤巍巍的接住碗，强打精神喝了两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天黑的时候，李可意老汉一步一跌地爬回来，一进窑門就对有成說：

“你……你弄点水把这点餡餈上的泥冲冲，热一热，給你娘吃吧。”

有成把老汉扶进窑后边，就去洗那盛在碗底里的几根泥餡條。他刚点着火，忽听见李引順嚷道：

“可意爷爷，看你腿上的血！”

李有成过来一看，只見老汉的左腿肚上，被狗咬了好几个血窟窿，赶紧从衣襟上撕了块破布給他包好。

原来，老汉看到有成娘生了病，想出去給她打鬧点好吃

的。轉了一晌午，好容易要了半碗鰥餡湯，路过富农董海旺門口，被两只恶狗咬倒了。要不是董家的一个长工把狗赶开，今天就回不来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的晚上，有成娘的病更重了，吃一口吐一口，滴水不能进肚，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話也說不清了。有成摟着老娘，眼里直流泪。引順看見蚊子太多，就在門口烘了一堆火，高大娘在一旁給李大娘說寬心話；可意老汉被狗咬破的腿肿得明溜溜的，躺在一旁直叹气。

过了一会，有成娘的嘴动了几下，像要說話的样子，但一句也沒說出来，接着脑袋一低，两腿一伸就不动了。高大娘見有成娘断了气，就說：“有成，快准备后事吧。”

可是有什么准备的呢？他趴在娘身边哭了起来。

这时，吳胖仁、原張鎮来了。他們和有成在一块当过长工，很有交情，今夜是来探李大娘的病的，但已經赶不上了。吳胖仁忍住悲痛，拉着有成的手劝道：

“有成哥，人死了哭也哭不轉来，还是准备后事要紧。你打算怎么办？”

“手无分文，只有用席片子卷啦。”

“那怎么行，……”

“沒有錢，怎么办？”

“不怕，人多路寬，我俩給你去借。”

大家商量了一陣，就由吳胖仁、原張鎮去借錢买棺材。

胖仁和張鎮走后，高大娘忽然又想起裝殮死人的寿衣，对有成說：

“孩呀，人家有錢人死后，要穿十来身送老衣，咱們沒錢，不能同人家比，可也总不能太簡慢了你娘。……”

“把我身上这件沒領沒袖的布衫給娘穿上吧。”有成說罢就把破布衫脫下来給娘搭上。

“我还有条破单褲，給你娘吧。”高大娘取来破褲也給有成娘穿好。

第二天，吳胖仁、原張鎮抬着一口棺材来了。高大娘就招呼大家把尸体入殮，点上“长明灯”，献上“到头飯”，烧了四炷香，大家趴下痛哭一場，然后就在一旁守灵。

安葬那天，吳胖仁、原張鎮都来帮忙，穷人窑里的人都披着麻瓣送葬，大大小小排了二十多个。不是一家人，可披麻带孝送丧，自古以来还是头一次，所以看紅火的人很多。有人說：“嘿！窮討吃的成了一家子啦！”

苦 老 汉

母亲死后，有成剩下孤身一人，覺得这穷人窑的穷朋友像亲人一样亲，便在这里留了下来。他白天出去給富农干零活，黑夜回来照看可意老汉。老汉那条被狗咬伤的腿化了脓，好长时间不能走动，全靠有成和引順养活他。

說到李可意老汉，也自有一番苦难的經歷。老汉八岁上死了父母，給地主放羊，受不了挨打挨罵挨餓的折磨，十一岁那年逃出地主家过了一陣流浪生活，不久被长治县苏店鎮大地主张克俭看中，在他家当了长工。张克俭外表上不像旁的地主那么凶狠，心里可比别的地主更歹毒。他見李可意年轻

力壮，手脚勤快，年年哄着他：“好好干吧，往后给你娶个媳妇，把你摆成人。”可意信以为真，没明没黑地为张克俭干活，一直干了五十二年，力使尽了，腿也不灵了，仍然是光棍一条。在他六十四岁那年，张克俭嫌他年老无用，一棍子把他赶出了门。

李可意老汉离开张家后，回到小宋村，没个落脚之处，听说长子县九村有个天主堂，收容孤寡老人，便挪着老腿走了几天，来到九村，进了天主堂的孤老所。孤老所挂的是慈善机关的招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老汉在这里住了一些时候，亲眼看见披着宗教外衣的洋教士把中国人不当人的事，又气又怕，终于瞅空逃出天主堂，回到小宋村，进了穷人窑，靠着乞讨维持残生。……

可意老汉在有成和引顺照看下，到了冬天，腿伤渐渐好了，能自己出去要点吃的了。

一天黑夜，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风卷着雪花直往穷人窑里鑽。李引顺冷得顶不住，摟些枯草，烘了个罗圈火，蹲在中间烤着。这时，李有成端着半碗饭回来。他看见引顺一个人烤火，问道：

“你可意爷爷哪里去了？”

“他下午出去要饭，还没有回来。”

“傻孩子，你也不去找找他。”李有成数说了引顺几句，转身就往窑外走。引顺也跟了出来，两人分两股头去找李可意老汉。

有成走的是通往胡家庄的大路。走到一个大坡跟前，看

見路中有一堆凸起的白雪，心里有些犯疑，就走过去用棍子一拨拉，果然是一個人，臉朝下趴在地上。有成用手摸了摸，身子已冻得直挺挺的，一看，有条受伤的腿，是李可意老汉。他鼻子一酸，眼泪就像小河一样流下来。……

李可意的遗体抬回来的时候，又惊动了穷人窑里的穷弟兄，半夜三更都跑到这个小窑来了。住在隔壁窑上的高大娘也由她的儿子高假則搀着走进来了。

有成和假則說：“你說這喪事該怎办？”

“尽力办吧，看来棺材是买不起了。”

“是啊，”李有成思謀了一陣說：“我去找主家算算賬，再找旁朋友帮湊点，买两只旧缸，缸口对着缸口，把他装进去埋了吧。”

高大娘咳了一声說：“就这样办吧。来，把老汉抬到窑中間，烧上四炷香。还得看好些，不要叫老鼠糟害他。”

第二天，有成和大伙抬着缸棺材，朝村东北乱葬坟走去。

这一年因为灾荒严重，冬天又比往年冷，穷人窑里的人，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冻死餓死的一共有九个人。窑里的生活更加艰难了。

綱 条 鈎

第二年夏天，小宋村正忙着收麻，因为去年遭了灾荒，人逃出去的不少，村上的劳动力很缺，收麻、沤麻又是个紧活，俗話說：“喝了一杯茶，坏了一池麻，”誰不赶紧雇几个人收麻呢？尤其是地主、富农，种的麻又很多，更着了急，他們到处找人。

一天清晨，富农李福兴窜进穷人窑，走到李引顺跟前，边推边喊：

“喂，喂，太阳快照着屁股了。快起，快起！”

“忙什么？”李引顺看见喊他的是李福兴，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

“大忙天还睡觉，今天给我捞麻去吧。”

“你忙我又不忙。给你捞麻？说得好听！今天我要睡觉。”

“给你双工钱，中午吃拉面，走吧。”李福兴说着就要拉上引顺走。

“去你的吧，元宝摆满地，我也不给你干活。”李引顺甩开李福兴又躺下了。

“天生不识抬举的东西，有你好看的时候！”李福兴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

李福兴走了以后，高大娘拄着棍子过来劝引顺说：

“孩子啊！咱不能和肚子生气，这两天好找活，还是出去赚点活钱糊糊口吧。”

引顺一见高大娘来劝他，赶紧坐起来说：

“这些家伙，我一见就生了气，饿死也不给他们去干活。”

“你不愿给他干，也得起来打闹点吃的呀！”

李引顺很听高大娘的话，他站起来，提了个破篮子，就剜野菜去了。

李引顺是个有骨气的年轻人，像根钢条针——宁折不弯。他五岁上就成了孤儿，全靠奶奶把他拉扯大，从小就恨透了地

主、富农。十岁那年，引順在富农李福兴的砖窑上干杂活。有一天，李福兴的孩子趁引順低着头拿砖的时候，一屁股騎到引順脖子上，拿着鞭子一面打引順的屁股，一面喊叫：“快走，好小馬儿。”引順恼了，猛地一歪身子，把富农的崽子摔在地上，那小崽子从地上爬起来，拿上砖头就往引順头上砸。引順更火了，一拳打在那小子鼻子上，打得他流出鼻血来，像猪叫一样跑回家去。

一会，富农李福兴怒气冲冲的来了。

“引順，你这个王八羔子，不好好干活，为什么打人？”李福兴嚷着过来，朝引順就是一脚。

“你問他，誰先打誰來，他拿人当馬騎就行？他是人，我不是人？！”

“狗小子，还嘴硬哩！”李福兴动了火，揪住引順就拳打脚踢起来。

“小孩不說理，大人也不說理，不給你干啦。”李引順一面掙扎，一面喊叫。后来砖窑上的工人跑过来才拉开。这时李引順已被打的滿嘴流血。从此，他就跑回家去，說什么再也不給地主、富农干活了。……

从此，李引順靠打柴換錢，有半頓无一顿地維持他和奶奶的生活。奶奶死后，引順沒处棲身，就搬进了穷人窑。两年前，可意老汉来到穷人窑后，引順和他相处得像亲人一样，把他称做“可意爷爷”。老汉出去討飯，总要省下一口半口带回来給引順吃，引順打柴卖了錢，也总要給他“可意爷爷”买个烧餅什么的带回来。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可意老汉冻死以后，引順悲伤过度，每天黑夜哭，白天也没有心思出去干活。一天，他又上山去砍柴，本来沒力气了还硬砍，当他背着一捆柴走到穷人窑的半坡上时，忽然头昏眼花，直冒冷汗。他掙扎着走了几步，紧紧靠住一棵大槐树，漸漸地只有出气沒有进气了。临死时他还瞪着双眼，向李福兴住所的方向怒視着。

引 火 人

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烏云遮不住太阳，长夜終究会明。

穷人窑里的人簡直活不下去了，都眼巴巴地渴望着很快有个出头的日子。

一九四四年九月的一天，村上来了个农民打扮的壺关人，鋤柄上挑着一个小包，在村里轉游了一会，天快黑时来到了穷人窑。此人說他姓关。大家見他也是个受苦人，就說这間那很快談到了一根弦上。他說：

“咱穷人快有办法啦，壺关老根据地已經实行了減租減息……”

高假則、李搶則、李金旺等人不知減租減息是怎么一回事，搶着問老关，老关便對他們講起革命道理来。大家无拘无束地談得很热闹，惟有李有成蹲在一旁，光听不插嘴。老关也看出了有成的心思，就主动向大家表白說：“我也是扛长工的，願意和大家交个朋友。”

有成听了一陣，覺得他句句說的是穷人心上的話，又見他

两只生滿老茧、又粗又大的手，像个受苦人，才凑到跟前亲热地拉呱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老关告别大家往长子县去了。临走时打开小包，取出两件旧衣裳，给了李有成，让他分给最需要的人。

过了四五天，老关又返到了穷人窑，他背着二三斗玉茭，说是打忙工赚的，让穷弟兄们分了吃。有成这时心里亮了，知道这不是个平常人，就拉住他说：

“我跟上你走吧，在这里实在活不下去了。”

“不，你应该留在这里，把穷弟兄团结起来，给抗日政府做点工作。打走日本侵略者，咱穷人就都有了出头的日子。”

自从老关来过之后，穷人窑里留下了革命火种。从此，穷人窑成了党地下组织活动的基地，李有成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成了当地革命的积极分子。他除把穷人窑里的人组织起来外，还串连村里当长工的王林则、吴胖仁、李土则等人组成革命小组，参加了地下编村，给抗日政府送公粮，探情报，打击敌人，支援革命。

有一次，穷人窑里住下了八路军，有成等建议镇压一两个恶霸汉奸，杀杀敌人的威风，后来经过侦察，八路军把本村恶霸村副董海金镇压了。这样一来穷人窑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一天上午，恶霸村长李福元带着村警来到了穷人窑。

“都给我滚出去！你们简直要造反啦！”

“滚，说的好听，你不要吓唬人。”窑里的人毫不示弱，都一齐和他顶。

“是誰給八路軍送的情報？說！”李福元詐唬着說。



“不知道。”李有成站在前面，理直气壮的回答。

“好，你們真是无法无天啦。咱走着瞧吧！”李福元見勢不妙，就嘴硬心虛地“虛晃一枪”，夹着尾巴跑了。

李有成知道敌人不会甘心，就布置人巡哨。

果不出所料，一天清早，发现李福元领着一連伪軍进了村，穷人窑里的人，很快躲到外边藏了起来。敌人包围了穷人窑。可是，他們費尽心机却扑了个空，除砸碎几个破鍋、烂碗外，什么也沒有得到。

一九四五年秋天，长治解放了。从此，小宋村的穷人們便結束了悲慘的生活，穷人窑里的穷兄弟們住进了地主、富农用穷人血汗盖起来的高樓大院，穷人們真正的站起来了。

李有成同志，現在是长治县高河公社小宋大队的党支部書記，小宋大队是全省农业特等先进单位之一、年年增产，岁岁丰收，由缺粮村变成了余粮村，家家盖新房，戶戶有余粮。欢乐代替了悲痛，富裕赶走了穷困，小宋村呈現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穷人窑已成为历史陈迹，当年穷人们受苦受难的地方，今天却变成了五果园，奶牛場。李有成同志深怕大家“好了疮疤忘了疼”，每逢过年过节，大家尽情欢乐的时候，他总要把穷人窑的故事講給大家听，把这座口碑牢牢地豎进每个人的心房，讓小宋村的男女老少，世代相传，永志不忘！

楊先讓木刻

革命媽媽暴蓮子

張鳳儒 李志寬 劉重

暴蓮子，山西武鄉縣監漳公社祿村人，今年六十三歲。高高的身材，長圓臉，走起路來挺矯健。要不是鬢邊染上了白霜，誰也看不出她是年過花甲的老人。

這位優秀的女共產黨員是武鄉縣人民代表，武鄉縣人民法院陪審員。縣里經常通知她開這個那個的會。人們說她老大年紀了，又是小腳，要給她雇車，她說什麼也不要，拿上鋪蓋、干糧，蹬蹬蹬就上路了。從祿村到縣里，四五十里路，她歇都不歇，一口氣就趕到了，當天報到，準時出席，開完會，當天又蹬蹬蹬趕回家。真是個“鐵老人”！

要問為什麼大家叫她“革命媽媽”，這得從一九四〇年說起。

八路軍的好媽媽

一九四〇年，日軍侵占了武鄉城西的重鎮段村，在那裡扎下了一個大據點，三天兩頭沿着蟠（龍）武（鄉）公路讓漢奸領着出來殺人放火；八路軍、游击队經常在這一帶襲擊敵人。暴蓮

子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就带领村中妇女做军鞋、补军衣、运公粮、站岗、放哨，整天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

一九四二年，敌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清剿”、“驻剿”、“扫荡”越来越猖狂，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也越来越顽强了。暴莲子这时已当了妇救会主席，样样工作带头，干得更出色了。

四月里，一天黄昏，浊漳河边上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八路军、游击队又对出来“扫荡”的鬼子进行袭击。祿村离浊漳河只有七、八里路，听到敌情，人们都往野地里走。暴莲子连忙把全村妇女送来的军鞋收拾好，准备转移。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敲大门，还以为敌人竟来得这样快，便赶紧藏好军鞋，出去开门。

“老大娘，别怕，我是八路军……”一个高个子的军人，跌跌撞撞地跨进门槛。他说话是外地口音，显得有气无力。他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络腮胡子又浓又黑。

暴莲子急忙扶他在炕上躺下，一边拨火烧水，一边打听前线的消息，才知道他叫赵登寿，是八路军里的一个老红军，刚才在浊漳河岸上打鬼子，受伤掉了队。

水烧开了，暴莲子正打算给老赵洗伤口，又听见大门“咚咚……咚咚……”响个不停，还夹杂着叫罵声。她连忙把老赵藏在炕前的爐灰洞里，上面盖上两束柴禾，然后合上洞盖。

没等开门，大门被踢开了。两只黄狗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闯进院来，劈面打了暴莲子两个耳光，恶狠狠地问道：“有八路的伤兵跑到你家来吧？”

暴蓮子故意裝作聽不懂話，站在洞蓋上說：“老總，你要吃燒餅嗎？”

“傷兵！八路軍的傷兵！她媽的，誰跟你說什么燒餅？”

“走吧，走吧，別跟這傻老婆子閑咕叨！”兩個黃狗子叫罵着跑到村西几家院落里搜查去了。

敵人走後，老趙上來，握起把菜刀就要往外走。“媽媽，天明敵人再來搜，會連累你老人家……”

暴媽媽拖住老趙的手，說什麼也不讓他走。

這天深夜，民兵們幫助暴媽媽把老趙轉移到野外窑洞里。暴媽媽每天爬沟越嶺給老趙送水，送飯，換藥，扎伤口；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白面烙成薄薄的油餅，把家里母雞生下的鸡蛋燒成美味的蛋湯給老趙吃。

過了幾天，老趙在她細心的照料下養好了伤口，要歸隊了。臨走時，他涌出了熱淚說：“媽媽，你真是八路軍的好媽媽呀！我這次重回前線，一定要破命多殺幾個鬼子，報答你的恩情！”

一九四三年，敵人對太行區實行“蚕食”政策，蟠武公路上安下許多“釘子”，把武東根據地割成路南、路北兩部分。祿村在路南區，暴媽媽的窑洞就成了南北兩區的交通站。

這年初冬的一個傍晚，雨水滴滴答答下個不停，還夾着雪花，天氣很冷。民兵在暴媽媽窑洞上放着游動哨。忽見漫天雨雪中，有個小小的人影從山後羊腸小道上走過來。

“誰？站住！”

“喂，我啊，105號……”

“105号”是路北八路軍通訊員小陳的代號。暴媽媽一听到这个代号，就开门迎出去。果然是小陈！他浑身衣服透湿，像一只落湯鸡，那张黧黑的胖胖的脸，也冻得发青了。暴媽媽馬上帮小陈脱下衣服，叫他鑽到被窝里暖暖身子。小陈一边打呵欠，一边把蟠龙、胡蛮岭一带据点里的敌人要来路南搶糧的消息告訴暴媽媽，暴媽媽也把路南的情况告訴小陈。末了，小陈說：“我明天一早就要回去。”

“天气不好，路又滑，歇一天半天吧！”

“不，領導叫我明天回，还有重要任务呢！”

暴媽媽心疼小陈，抓出一把红枣想給他压压飢，誰知小陈这小鬼已經打起呼噜来了。她給小陈掖好被子，又从自己孩子的身底下抽出一条破毯子，輕輕地压在小陈身上，就点起火来，一边做飯，一边給小陈烤衣服。

“明天就要回去，又是雨，又是雪，穿着这样薄薄的夹衣，怎么行呢？……”暴媽媽一边思量，一边瞅着小陈的脸蛋漸漸泛起了紅色。她抖抖已經烤干的衣服，听听窑洞外面尖厉的风声，于是她点起小油灯，輕輕拉过盖在自己孩子們身上的被子，把被角的棉絮一块一块挖出来，填进小陈的夹衣里。棉絮填滿了，又一針一針地縫起来。她生怕小陈发觉，見他一翻身，就将小油灯吹灭了。等小陈睡稳了，才又点上灯繼續縫。

东方发白，邻近窑洞里的人們都起来了，一片吵嚷声惊醒了小陈。他一头坐起来，伸手抓住压在身上的夹衣。怪呀，夹衣怎么变成棉衣了！回头一看，三个小姐妹的被角上露出一絲綿絮，暴媽媽坐在旁边打盹。他全明白了。

他穿上棉衣，觉得这位八路媽媽的窑洞比姥姥家还温暖。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笑顏未开，国民党反动派妄想篡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立即向解放区发起疯狂的进攻。

晋白战役开始了。我軍一連攻克了沁县、段村两个据点，战斗十分激烈。担架队从前綫不斷送来彩号。祿村設立了八路軍的前方医院。西边大庙里，老百姓家里，到处住满了伤員。最多时，村里住过四百多名伤員。暴媽媽的院子里，三眼窑洞，两間土房，就住了四十多个伤員。

每天，鸡叫头遍，暴媽媽就一骨碌起来，率领着自己的三个閨女和全村妇女們，到大庙里和各家去看护伤員；临走时，又把伤員的脏衣服带回家来洗净，烘干，第二天一早給送去。黑夜里，妇女們还和民兵們輪流放哨。暴媽媽岭上坡下到处巡視，給放哨的人送水送衣服，碰到打盹的，就喊醒他們，叫他們不要大意。

她疼伤員們胜过自己亲生的儿女，伤員們爱她也胜过自己的亲娘。八路軍前方医院設在祿村这段时间，光她亲手救活的重伤員就有几十个人，她被太行区党委誉为光荣的“革命媽媽”。

前綫，后方，到处都传揚着她的模范事迹。八路軍里，不論男女战士，都尊敬而亲切地称她“媽媽”。

一九四五年八月，从沁县前綫送来一位重彩号。他头部受重伤，右胳膊骨头打断了，在路上，曾經动过三次手术，因为

失血过多，抬到村里时已經昏迷不醒。医院里进行搶救后，暴媽媽就自告奮勇，把这位重傷員接到家里来看护。

医生說，这傷員需要絕對安靜，在头部伤口沒有縫合前，身體絕對不能動彈。暴媽媽把家里所有的被褥都迭在一起，鋪得平平整整的。她摸摸覺得还不够綿軟，又从柜子里拿出自己手織的一块白布，母女四人一齐动手，临时赶縫了一个衬套，中間塞进麦秸，做成个又厚又松的、有弹性的垫子。她把这个垫子鋪在那些被褥上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扶着傷員躺下。

夏天蒼蠅多，扰得傷員無法安靜，暴媽媽又用紙剪成條條，扎在麻秆上，做成一把蠅刷，叫大閨女坐在傷員身邊日夜不停地驅趕蒼蠅。这閨女也和娘一样是鐵打的，夜深了，她一邊打盹，一邊手里仍然不停地揮着蠅刷子。傷員拉屎、撒尿都由母女倆服侍，那就更不消說了。

初來時，這傷員發高燒，医生說要發汗才能退燒，醫院里却連阿司匹靈這種藥都用完了。于是暴媽媽到野地采了薄荷、荆芥，又到鄰家找來了生薑、葱根，然後熬成湯給他喝，使他出汗。這傷員的胳膊腫得像北瓜一樣粗，也因為沒有藥治，不久就腐烂了。暴媽媽又采了桃葉，用白布包着，搗爛，擠出綠綠的苦汁來，給他洗伤口。

初來時，傷員的下巴、嘴唇都發腫，用勺子喂他湯藥、食物，一碰着就鑽心的痛。暴媽媽便像燕子吐哺一樣，把湯藥、食物含在自己口中，嘴對嘴，一口一口喂給傷員吃下去。

為了使這傷員早日恢復健康，暴媽媽先把家里存下的鸡蛋全給他吃了；再把那只心愛的母雞也殺了；以後，又把兩塊

埋在地里的銀元和銀鐲子、棉衣都变卖了，到邻村去換鸡和鸡蛋給他吃。附近的任村、成家庄、圪洞沟，她都跑遍了。經她这样精心护养，一个月后，这位伤員的身体慢慢有了起色。

像这样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彩号，居然能脱离险境，恢复健康，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們都覺得簡直是一个奇迹。

有一天，这个伤員因为和暴媽媽話家常，談起他幼年时最喜欢吃嫩玉米穗。暴媽媽听了后，記在心里，就悄悄叫她小閨女到自己地里，掰了三十多个玉米穗，煮了一大鍋，不但給这个伤員，也給其它伤員“煮个新”。从这以后，伤員們就特別警惕起来，再也不敢在她老人家面前露这一类口风，免得又麻煩她。

尽管这样，有一次还是給暴媽媽發現了一个秘密。那天已經深夜了，外面还下着大雨，这份員被雨声扰乱得有些心煩，睡不着，与另一个伤員在聊天，談起受伤以后就沒有抽过一口烟，現在簡直不知道烟是什么滋味。这无意的閑話又落在暴媽媽耳朵里了。她推說要到外面去查哨，出了大門就去找烟。她跑遍全村，沒有找到，后来听说离祿村四里的响水溫村子里有个挑貨郎担的，有人在他担上看到过有香烟卖。她就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跑到响水溫，到底买了一包紙烟。回到家里，她把这烟送給伤員时，还假說是巡哨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民兵在抽烟，向他要来的。

暴媽媽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千方百計为伤員們服务，把八路軍的战士們看得比自己的亲人还亲。真是你要星星，她都能上天摘給你！

三个月后，这个重伤員快要出院了。暴媽媽才忽然想起問問他的名字。

“我叫杜貴保，”这位重伤員亲切地說，“我的家在晋中清徐县。娘給地主折磨死了。……媽媽，你就是我的娘啊！”

“孩子，沒說的，我們都是一根藤上結的苦瓜啊。我爹也和你娘一样被地主折磨死了。要不是八路軍、共产党来了，我这个地主家小丫头出身的老婆子哪有今天啊！……”

說着，她就对杜貴保講起自己的身世来。

黃連樹上結下的苦蓮子

“我叫暴蓮子，真是爹苦娘苦，黃連樹上結下我这个苦蓮子……”每逢暴媽媽講起自己的身世时，她总是这样开头的。

一九〇一年，暴蓮子出身在浊漳河边监漳鎮（离祿村七、八里）的一个雇农家里。那时候，她家只有二亩拉屎不生蛆的薄沙地，日子穷得叮当响，爹和娘不得不給鎮上譚号“二知县”的大地主当牛馬。

“二知县”的真名叫暴炳旭，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霸。他勾結官府，私設公堂、監獄，任意勒索敲榨民財，动不动就捆打审訊穷人，那威风簡直跟县官差不多，所以人們給他起了这个譚号。蓮子快要出生时，二知县还逼着她娘推碾。早产的蓮子又小又瘦，落地后不哭不动，娘把她抱在怀里，暖了好一陣，她才哇的哭出了第一声。蓮子的娘吃糠咽菜，再加过度劳累，哪里有奶水呢？蓮子吮着干癟的奶头，“哇呀”“哇呀”直哭。穷哥儿們看不下眼，有的給一把豆，有的給几合米。可是

這一点点糧食，就是用綫串起來，一顆一顆吃，也吃不了幾天啊！沒奈何，產後四天，蓮子的娘又去給二知縣做洗衣、喂豬等雜活。

血一把，淚一把，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蓮子拉扯到五、六歲。有一天，她把蓮子叫到跟前說：“孩子，家里人扛長活，打短工，一個顧不了一個，你得自己出外討口飯吃呀……”就從那一天起，暴蓮子就在鎮上開始了乞討生活。

暴蓮子十二歲那年秋天，爹給二知縣扛大活累得吐了血。咽氣時，眼睜睜瞅着一家人，半句話也沒有說。娘向鄰居借了幾塊爛木板，做了個薄棺材。抬到半路上，只聽“嘆通”一声，尸体掉在地上了。抓住棺材送喪的暴蓮子吓得直嚎。蓮子娘說：“人死如燈滅，就這樣埋掉算啦！”亲戚鄰居都說：“他活着受了一輩子罪，死了還能光着身子埋掉？！”大伙兒東拼西湊，弄了幾個錢，買了領席子，才把蓮子爹葬了。

爹死后，家里連鍋蓋也揭不開，要債逼租的却來了一批又一批。蓮子娘整天價不言不語。那天晚上，蓮子躺下老大一陣兒，還見娘屈着身子，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后半夜，蓮子瞌睡了，迷迷糊糊聽到屋門“吱扭”一聲響，睜眼一看，娘不見了。她邊哭邊喊，跳下炕，跑出門，隱隱約約看見前頭有個人影朝河邊走去，她急忙追過去，到河邊才追上了娘。她抱住娘的腿哭着說：“娘，我害怕啊，快回家哇！”

娘好像根本沒聽見女兒的話，過了好一陣才抽抽噎噎地說：“孩子，娘心里像揣了一團火，想在河邊涼一涼。”蓮子眼看着怒濤滾滾的大河，閃着陰森森的白光，越發害怕了。她渾身

发抖，死死拖住娘的衣襟只顧哭：“娘，娘，快回去哇，我往后再也不向你要吃的了，再也不向你要吃的了……”

娘見瘦骨嶙峋的閨女，哭成个泪人儿，不由得心又軟下來，才扶着蓮子的肩膀，慢悠悠地走回家来。

从此，娘死也不再进二知县的黑大门了。冬天，她攬一些零星活儿做，繕人紡花，織布，做針綫，納鞋底，賺点儿糧食糊口。蓮子仍旧沿門乞討。

腊月二十九那天，娘把一冬天熬夜熬紅眼睛、冻烂指头賺来的二升麦子簸了簸，对蓮子說：“孩子，咱推碾子去，后天过大年，吃頓白面条，开开口味。”

蓮子听了，心里蓋不出的高兴。娘端着麦子往外走，她緊紧在后面跟着。

还没走到门口，“砰”的一声，門被踢开了。二知县歪戴着一頂黑礼帽，身穿长袍短褂，手里端着水烟袋，大模大样闖进家来。一个姓郭的狗腿子跟在他后面，肩上搭着条錢袋子。

二知县脸孔拉得老长，瞪着两只狼眼，指着簸箕里的麦子說：“有粮食，为什么不交租还賬？”說話間，狗腿子已从錢袋里取出算盘，噼里啪啦一陣响，最后說：“連本帶利淨欠租糧四石五斗，还有旧債三十元。”

“郭先生……你……你算錯了吧？租糧只欠一石五，旧債他爹早还清了。”

二知县拍桌瞪眼吼起来，“臭寡妇婆子，你不信，挖出你死汉子問問他。”

蓮子娘見无理可說，只好央求道，“东家老爷，俺母女实在

还不起呀！”

那狗腿子向蓮子斜了一眼，冷笑道：“还不起？这也好办，那就讓你閨女去伺候老奶奶頂債！”

二知县抽了口水烟，把烟灰“噗”的一声吹出来，說：“当初你是吃我家飯懷大这閨女的。今天她給我家去當了头，也是理所當然！”說着，他向狗腿子使个眼色，狗腿子拖了蓮子就跑。蓮子娘上来拦阻，二知县一脚把她踢倒在地，倒背着手揚长而去。

进了二知县的黑大门，就像进了鬼門关。那深宅大院黯淡无光，尽管是大白天，蓮子也觉得阴森可怕。

狗腿子說的“老奶奶”，就是二知县的老婆“母老虎”。母老虎成天价发号施令：她支使长工、短工們下田种地，她命令丫头、老媽子們推碾洗菜，她还派遣狗腿子們收租放債，是二知县压迫、剥削穷人們的帮凶。她心狠手辣，也的确配得上“母老虎”这个譚号。二知县就讓蓮子服侍这个母老虎。

母老虎一发命令，蓮子就脚不沾地来回跑。擦桌、扫地、端茶、倒水刚做完，母老虎又叫她捶背捶腰，烧大烟。最使蓮子发愁的就是給母老虎烧大烟。烧不熟，不行；烧焦了，不行；烧流了，更不行。稍不合她心意，不是打罵，就是用烟針子扎。蓮子的手上，不几天就被烟針子扎伤了好几处。

一天夜里，蓮子又給母老虎烧大烟。由于白天劳累过度，烧着，烧着，她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大烟在烟灯上烧出火来，她也不知道。母老虎一見，发出“嘿嘿”的冷笑，順手夺过烧得滋滋响的烟針子，朝蓮子扎来。蓮子“啊！”的叫了一声，打了

个趔趄。母老虎咬着牙，恶狠狠地罵道：“死丫头，看你再打盹！”可怜的蓮子，捂着脸落得直落泪，当着母老虎的面，还不敢哭出声来。

三更天，蓮子回到她住的黑房里，再也睡不着了，她决心連夜逃回家。她溜出外院，正想去开大门，两只看門狗“汪汪汪”地扑过来。蓮子急忙閃在一旁，只因看門狗被鎖着，她才沒被咬伤。她又拐进工房后院，想从小门逃出去，誰知小门却被一把大鐵鎖鎖着。她看看围墙，黑森森的，那么高，想飞也飞不出去，她就鑽进堆牲口飼草的草房里歇着，想等到五更小門开了，瞅个空儿跑出去。想着，想着，就躺在草房里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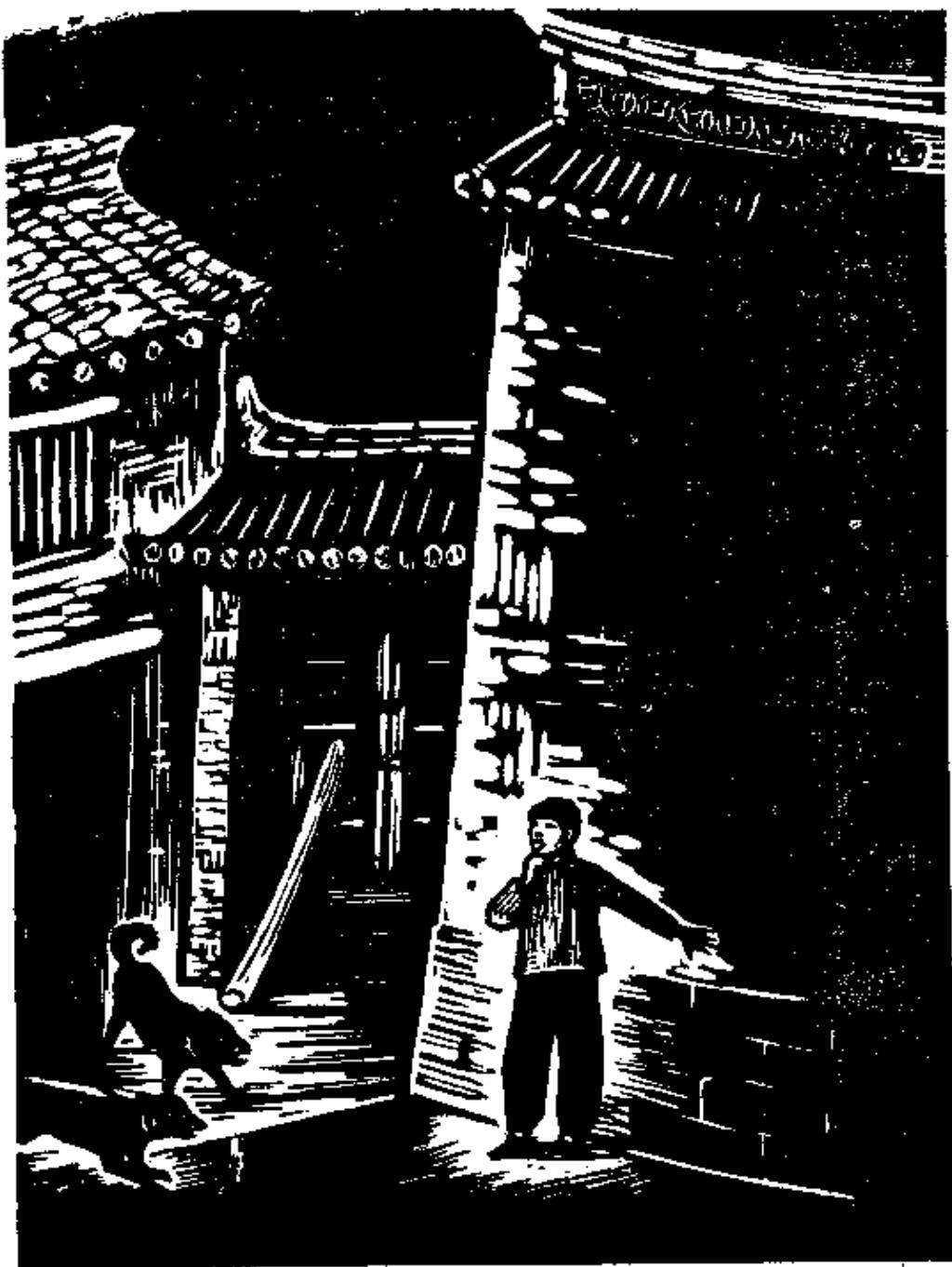
第二天天明，老长工馮大叔起来喂牲口，發現了蓮子，連忙叫醒她，問她为什么睡在这里。蓮子哭着說：“大叔，我……我想娘哩……”她哽咽着要馮大叔救她出去，正在这时，忽听堂屋里传来母老虎的咆哮声：

“蓮子，死丫头！不来倒尿盆，死到哪里去了！”

馮大叔催着蓮子快去伺候东家老奶奶。等蓮子走了，他又急忙把压实了的草堆弄松，堆成原来的样子。

后来，母老虎嫌蓮子不灵活，換了另外一个丫头，讓蓮子去伺候大少爷和少奶奶。少奶奶也是个有名的恶妇，因为她脸黄，心狠，人們送她个譚号叫“小黃蜂”。

白天，小黃蜂讓蓮子洗衣服。財主人家，有量不尽的粮食，也有洗不完的衣服，光是小黃蜂那吃奶的小儿子一天換下来的屎布，尿布，就数不清。要洗的衣服，堆起来比蓮子还要高。搓呀，洗呀，洗呀，搓呀，蓮子两只小手磨破了，化了脓，衣



服一碰着，疼得鑽心刺骨，可她还得洗。折腾了一天，到晚上还要給小黃蜂的小兒子搖搖籃，擦屎擦尿，又要給長到十四、五歲的小黃蜂的大兒子喂飯，擦鼻涕。

說起小黃蜂的大兒子這個小財主羔子，蓮子心头真有刻骨的仇恨。給他喂飯，擦鼻涕倒還罢了，他還要時常鬧着“騎駝上学”。

什么叫“騎駝上学”呢？就是蓮子趴在地上當“駝子”，讓他騎在身上，抽着鞭子，一路吆喝着去上学。十四五歲的小財主羔子，長得又肥又胖，像小豬一樣，蓮子比他小兩三歲，又瘦又弱，你想這“騎駝上学”是怎麼個滋味！

有一天，蓮子整整洗了一上午衣服，胳膊酸的實在支不住，腰也累得快斷了，剛剛端起剩飯吃了一口，小黃蜂的大兒子又嚷着要“騎駝上学”。蓮子又困又餓，頭昏眼黑，想吃了飯再去，小黃蜂就罵起來：“你耳朵聾了嗎？越來越沒個規矩了，大少爷叫你你都不答理！”蓮子不敢再遲緩，只好放下飯碗，趴在地上，讓小財主羔子耀武揚威地騎上去，抽着鞭子，馱着他“跑”起來。

地主家的門檻老高，大門外還有五六級的石階梯，多難爬呀！蓮子停下來喘了口氣，小財主羔子就是一陣拳打腳踢。好容易把他馱到學堂返回來，剩飯早已被看門狗吃完了。

傍晚，小黃蜂又抱了一大堆衣服讓蓮子拆洗，蓮子正在用剪刀拆着線縫。小財主羔子從學堂回來了，一头撞在他娘怀里撒嬌，說蓮子偷懶，不好好馱他，還無中生有說她有意要摔壞他。小黃蜂一聽，氣汹汹地罵道：“摔壞我家的命根子，拿你

一千条穷命也賠不起！”說着順手拿起火盆里的鐵鉗，沒头沒腦朝蓮子打來。蓮子慌忙把头一低，想躲過鐵鉗，誰知道左眼恰巧碰在剪刀上，登時鮮血直流，“哇呀！”一声就昏倒了。小黃蜂却在一旁冷笑說：“活該！活該！”

蓮子被戳瞎一只眼后，被小黃蜂趕到厨房里，每天讓她燒火，做飯，挑水，喂狗，扫院。有一次蓮子淘黃米，本來淘得很干淨，小黃蜂硬要鸡蛋里找骨头，說她沒淘好。蓮子分辯几句，小黃蜂又大罵起來，“養狗還咬几口，養你這個飯桶叫干啥？”她喊來狗腿子，說蓮子不尊敬家主，叫繩在柱子上用皮鞭亂打。霎時間，蓮子被打得遍身是傷，血肉淋漓。小黃蜂还不泄恨，又往她伤口处泼盐水，蓮子痛得大叫大哭。这一頓毒打后，蓮子得了病，連日發着高燒，几天过后，瘦得皮包骨头，脫了人形。財主們見她身上再无油水可榨，便一脚把她踢出了大門。

老長工馮大叔把蓮子背回家时，她已只剩一口气了。第五天深夜，蓮子昏过去好久沒有醒來。娘以為她死了，把她背出去准备埋葬。到了半沟里，娘摸摸女儿，忽然发觉还有些热气，又把她背回家来。

她在炕上躺了三个多月，总算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但她那只被剪刀戳坏了的左眼却永远残废了。

十四岁上，蓮子到祿村一户貧农王旦孩家做了童养媳。王旦孩比她大十来岁，为人忠厚老实，善良勤恳，待她像亲妹妹一样。夫妻俩患难相依，过得挺和睦。丈夫出外扛长工，打短工，捎种家里几亩薄田；她也就兢兢业业，勤俭持家，春天里她

扛起鋤头到荒坡开荒，夏天她頂着烈日拾麦穗，秋天給人家当帮工赚些糧食，冬天她就紡花織布，常常通宵达旦，忙个不停。她总是說：“只要有一双閑不住的手，日子再艰难，也要打起精神往前走。”

尽管夫妻俩起五更，熬半夜，把一分一秒的时间都用在劳动上，但是，那陣子，地租、捐稅、高利貸，五花八門，名堂可多啦！他們像所有的穷人一样，从明盘算到黑，从黑盘算到明，盘算来，盘算去，还是沒个出路。生大女儿时，勉强对付过去了，接着，生了二女儿、三女儿，家口多了，就更穷得喘不过气来。

“穷人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光景呀？成菊，兰菊她们姐妹仨，难道永远是討飯做丫头的命，非像自己一样受罪一輩子不可嗎？……”

艰苦的劳动，日夜的焦心，使得不滿四十岁的蓮子已显得蒼老了。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黎明的曙光照到了浊漳河，照到了祿村，也照亮了蓮子那个阴冷苦难的家。

一九三八年春天，溪边的桃杏正开花，共产党八路軍来到了太行山。

第一个春天

“八路軍来了！”

“是啊，听说是陝北开过来的紅軍……”

“嘻，还有女兵呢！你瞧，那軍帽下露出长头发的，可不是一个女兵？……”

一批批穿着粗布軍裝的队伍开进祿村来，人們热烈地欢迎着，紛紛地議論着。妇女們对八路軍的女兵，特別感到兴趣。队伍一进村就散开了，有的写标语，有的和老乡們拉話，有的爭着給老乡們担水，扫院子。碾台上站着一个矮胖的女兵，在向老乡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她身边围了一大堆人。蓮子也跑过去，只听那女兵說：

“……軍民合作，力量无穷。別看日本侵略者有飞机大炮，我們不怕，会打赢他！……”

蓮子想把那女兵看个仔細，把她講的新鮮話儿听个明白，就挤进入圈中去。

“……組織起来就有力量……妇女們参加妇救会，那是为了救中国，打日帝，求解放……妇女不受欺，穷人不受穿！……”一句句話都打中蓮子的心。她心亮了，眼亮了，觉得头上的天也亮了。

打从这天起，暴蓮子就參加了妇救会。她整天开会呀，唱歌呀，漸漸懂得了許多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打从这天起，她放开了纏死的足，剪短了长头发，吐出了几十年来郁积在胸中的怨气。

她在那条曾經走过千百次的溪边石道上，蹬蹬蹬地跑上又跑下，跑东家，闖西家，对妇女做宣传組織工作。她好像在这条有山有沟的河谷里第一次听到鳥叫，第一次看見花开，第一次领略到山青水秀、桃紅柳綠的春天美景。那真是天变，地变，人也变的伟大岁月！

过了不久，大伙儿一致推选她当了妇救会主席。她和妇

女們一起做軍鞋，糧袋，烟袋。她不但做得多，做得快，还做得好。碰到個別婦女不按質量要求，做鞋底不用碎布而用草紙疙瘩，就挑出來給打回去。有些婦女覺得她太認真了，还冷言冷語說：“這是支應差使，又不是……”沒等話說完，蓮子就嚴肅地說：“前方是按季節發鞋的，一双鞋要穿三四個月，這樣瞎胡弄的鞋能頂幾天穿？我們是為自己軍隊做鞋，怎能和從前給閻錫山支應差使相比？”婦女們聽了，以後就把鞋底納得結結實實的，還在上面做出“努力殺敵”，“保卫祖國”等字樣來。

這以後，蓮子就忘我地參加救護八路軍傷員的工作。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蔣介石、閻錫山的匪軍向解放區進攻時，祿村不少民兵都響應黨的号召，參加八路軍去打閻匪軍，蓮子也毅然決定送她十四歲的二女兒蘭菊去參軍。她因為沒有兒子，所以她送女參軍的故事一時傳為美談。但人們傳頌的還有她“老年得子”的故事呢。

讀者還記得，她在救護傷員期間，曾經費盡心血，把一位重傷員杜貴保從死亡線上救活過來的事情吧。

杜貴保傷愈歸隊後，參加了幾次戰鬥，又受過傷。一九四六年七月，他的部隊在河北整編時，領導上決定讓他轉業。臨走時，教導員對他說：

“貴保同志，你準備回山西老家嗎？”

“是。”

“你家不是在清徐嗎？那裡還是敵占區。”

“我還要回家。”

“那不太危險嗎？”

“不。”貴保說：“教導員同志，我要回另一个家去看看媽媽。”

提起“另一个家”，教導員就完全明白了。他高兴地說：“对，你該回去看看革命媽媽。”和杜貴保先后在祿村住过的趙登壽也湊過來說：“也給我向革命媽媽問好！”

于是，杜貴保回到了浊漳河边的小山庄祿村。

祿村的老支書張留孩，原来的村長如今擔任大隊主任的張大勝、優撫主任任庚申，都跟杜貴保挺熟的，把他當作亲人一样歡迎，他們都說：“貴保同志，你就在咱村落戶吧！”留孩的媳妇特別热情，說：“老杜，你就在这里安家吧！你做不了飯，在我家吃；衣服脏了，破了，我給你洗，給你補……”

留孩推推媳妇的胳膊肘，叫她注意暴媽媽和成菊的神色，留孩媳妇会意了，“嘻嘻”笑了一声，再不吭声了。

这以后的事就不必多說了。現在杜貴保擔任了祿村的支部書記，他与成菊已經有了三个男孩。暴媽媽見人就高兴地說：“我这个沒有兒子的人，也有了儿子、孙子啦！這都是沾共产党、毛主席的光啊！”

这年冬天，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開始了。在斗争監漳大地主暴連生（“二知县”的兒子。“二知县”已死去）的大会上，第一个上台控訴的就是暴蓮子媽媽。

她吐出了苦水，討還了几代血債。在斗争祿村那個外号“山沟王”的姓王的惡霸地主時，群众一时发动不起来，也是暴媽媽带头揭露了他的罪惡歷史。最后她說：

“……我还要揭发这歪种一件罪行。前几天，他知道风头

不对，悄悄送了一袋粮食給我家老汉。他話說得多甜呀！他說：‘王旦孩，王旦孩，我們是同一个爷爷的弟兄，一个王字还能掰成两半？平日里，你做弟弟的有照应不到处，可別記在心头。’我和老汉当时就叫他把那袋粮食背回去。我对他說：‘有一年年三十，我們向你借点糧过年，你当时为什么不想想我老汉与你是同爷爷的弟兄？为什么要趁火打劫，謀算我家的几亩薄田，还想把我閨女拿去抵債做了头？’

群众看見暴媽媽不顧兄弟情面斗争他，也就爭先恐后地揭发山沟王欺压穷人、勾結敌伪的种种罪行，最后群众提出要求，政府批准，把这恶霸地主依法惩办了。

在土改中，暴媽媽斗争很坚决，到分配果实时，她却主张把好地、值錢的財物先分給王双凤、張貴枝等貧下中农，自己啥也不要。大伙儿說：“那就給你件棉衣吧，穿着好开会。”她說：“不穿棉衣也保証会会到啊。”她一定要把这件棉衣分給張貴枝。張貴枝說：“你老大年紀，披着暖和些。我白天劳动，黑了休息，冻不着。”她說：“我自己能紡紗織布，缺什么还不能自己做？你是光棍，誰給你做？”推来推去，結果还是給了張貴枝。

在土改运动中，暴媽媽一心向着党，照着党的指示办事。地主富农把暴媽媽看作眼中釘。有天夜里，她去貧、雇团开会，刚出大門，“砰”的一声，一块石头落到她身后。接着“砰，砰，砰”……又是好几块。暴媽媽起初确实有些慌，但她一想到党和群众，力量就来了。她一边昂首挺胸往前走，一边高声大罵道：

“狗东西，有本事站出来！告訴你吧，打死我一个，还有党和千千万万的群众，他們会給我报仇！”那个坏蛋沒敢再动手，偷偷溜跑了。

几年来，暴媽媽对党的确是一片忠心，因为她深深感受到，是党拯救了她，是党給她指出斗争的方向，而且給了她无穷无尽的力量。党要她做的事，她从来不辞辛苦，毫无怨言。但是，几年来，她的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的願望，平常不肯輕易向人透露，只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位党员同志談起过。就在那一年，有一天，她得到一个消息，使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激动，心情无法平靜，眼里閃出了晶瑩的泪水，——原来是她的入党申請被批准了，她多年来的願心实现了。

在斗争的道路上

入党后，她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她的革命意志更坚强了。

祿村第一个互助組成立时，她老汉是組长，她是副組长。一九五二年成立初級社，她第一个报名入社，而且在积肥运动中起了模范作用。一九五六年轉高級社，她被选为副主任，在春种天旱的节骨眼上，她竭力說服社員挖渠打井，結果增加了生产，稳定了人心。一九五七年，党号召植树造林，她从长远利益出发，带动了群众，綠化了祿村的南山、北山和沟沿，共种植了一千五百株松柏，一万多株楊柳，一千二百株核桃，一千多株黃梨、苹果等果木。

她听党的話，紧紧跟着党走，高高擎起农业集体化的大旗，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与封建迷信、保守落后思想的斗争中，

处处站在最前列。对阶级敌人的破坏，她更时时保持高度警惕。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社员们都欢天喜地。可是，有一天吃饭时，暴妈妈在街上听到有人放谣言，说什么：“生产得越多，公粮征得越多，到头来，种地人辛辛苦苦的劳动都落了空。”

暴妈妈觉得这些话很不对味儿，就反映给党支部，追查谣言，结果追出是张怀壁说的。于是立即进行了处理。

有一阵，村里忽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上出了扫帚星，地下就要动刀兵。”这谣言是哪里来的？暴妈妈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又是那个漏网的“还乡道”分子张怀壁散布的。后来领导上也作了处理。

暴妈妈是县人民法院的陪审员。法院审讯这两件案子时，她都亲自出席了。她代表祿村的劳动人民，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印把子，对阶级敌人实行了无情的专政。

一九六三年冬天，又刮起了另一阵资本主义的歪风。

有人说：“冬天生产没闹头，咱队不如拨一两个人去搞买卖。一人一月赚它二千元不犯难，两人就是四千元。”

另外一个人接着说：“是啊，把粮食做挂面出息大。干这买卖不赖！行！”

暴妈妈听到了，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咱搞的是农业社，不是商业社。农业生产不过关，干什么买卖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冬天咱要干的活儿还少吗？整修土地，兴修水利，积

肥，……为农业增产打好基础。”

說到做到，她领导着妇女們动手大搞土地整修。一个冬天，就修整了六十多亩土地。現在种的玉米都綠得发黑，长得特別茁壯。

去年，还有人这样說：“如今眼不見戰爭，耳不聞炮声，大家都在社里，一人一份，哪还有什么阶级斗争？”

暴媽媽听到这些話，皺着眉头說：“你們看錯秤啦！地主虽然被打倒了，可他們的思想沒有打倒。这些牛鬼蛇神，总是尖着个脑袋，一有风吹草动，他們就兴风作浪，老想把印把子再夺到手。現在不但有阶级斗争，而且一时不小心，就会上阶级敌人的当。”

就这样，暴媽媽在党的教导下，永远抓住阶级斗争的綱，时刻注意着阶级敌人的阴谋詭計。她在各种大风浪中，从沒有迷失方向，并且能够及时地教育村里的群众，提高他們的阶级觉悟。她像一根中流砥柱一样，坚定不移地挡住資本主义的逆流。

暴媽媽不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阶级斗争中，都站在最前列，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光荣的称号；她在勤俭持家、教育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上，也不失为一个模范。她真是越老越紅的“铁老人”。

暴媽媽家里人口多，沒劳力。村里知道她家困难，还因她家是軍属（女儿兰菊參軍），貴保又是轉业的殘废軍人，照例都應該享受优撫待遇；碰到分配救济粮、救济款时，总要照顧她。

但她老人家一概拒絕。給她拔工分她也不要。她說：“我还不是七老八十不能動彈的人，为什么要救濟！救濟別的戶吧！”

別看暴媽媽年紀老，她的确是个“鐵老人”，田里不管什么活，她照样都能干。除了到县里开会，她从沒誤过工。每年結算工賬時，她至少总有二百個工，最高有過二百二十個工。去年，有一天，她從地里回來，腿都腫了，她大女兒成菊怕她勞累壞了，就說：“媽，你那麼大年紀了，還是手不閑、腳不停地干，累出病怎麼辦？再說，如今日子過好了，你還不該享几天福？”可暴媽媽沒把女兒的話放在耳朵里。第二天，又照樣下地去了。

這幾年，村中年年丰收，她家中糧食滿囤；但她還是丰年當作歉年過，全家生活十分節約。她常說：“寧叫細水長流，不叫江河斷流。”

貴保的大兒子吉祥，今年十七歲，在中學念書，有一次回家，對他娘說：“人家中學生都穿得那樣好，我長得這樣大了，還沒穿過一條好褲子哩……”說話吞吞吐吐，想要她娘給他買條鴨絨褲子。這話被暴媽媽聽到了，感叹道：

“孩子啊，你別生在福中不知福了。我像你這年紀，別說細布衣服穿不上，連粗布衣服也是千補萬連。我活到十九歲，還沒穿過一件新衣服：白天穿的燈籠褲，夜里蓋的蛛網被。你如今單有單，夾有夾，細布卡機學生藍，你還不知足，還要……”

吉祥听了，不覺熱淚盈眶，說，“姥姥，你別再說下去了，我

都明白了。”

暴媽媽却不放过这个教育接班人的机会，接着沉痛地說：“孩子啊，如今虽然过上了幸福生活，但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整天价講吃講穿講享受，而是要經常想想前人的苦难，想想你姥姥的左眼是怎样瞎的，你爹的右胳膊是怎样折的，你姨娘又怎样在十四岁就在太行山上行軍，脚底跑出好几个老大的血泡。我們穷人的江山，可不是容易得来的啊！”

楊先讓木刻

放羊工当了大学教授

中共陵川县委編四史办公室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天朗气清、风和日丽。山西农学院像办喜事一样，全院师生穿得整整齐齐，排着长长的队伍，兴致勃勃地到太谷火車站，接来了一位脚蹬山鞋、身穿粗衣的牧羊专家宁华堂，聘请他为畜牧系教授。

宁华堂，一个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臭放羊汉”，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了大学的講坛！他接过院长递给他的聘請書，接过呂效吾教授贈給他的写着“向你学习、拜你为师”的玻璃鏡框。这时，他滿腔热血沸腾，心里百感交集，种种往事，全都涌上了他的心头。呆了一会，他忽然轉身向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隨即大顆大顆的眼泪夺眶而出。第一課他沒有講牧羊技术，却講起了他的苦难的身世。

我叫宁华堂，今年四十八岁了。老家原住山西省陵川县瓦窑上村。我放了四十年羊，受了二十多年苦。

我家祖上四輩都給地主放羊，輩輩都穷得上无片瓦、下无

立錐之地。爷爷本来是直挺挺的一个彪形大汉，因給地主放羊，累得弯腰驼背，积下一身病，咳咳嗰嗰每天都要吐多半碗紅白痰。我爹給地主蔣貴生放羊，受一年苦，还养活不了年老多病的爷爷。这天，全家已断了三天粮了，眼看爷爷奄奄一息，快要餓死了，爹只得把嬸嬸家的二亩薄地借来当給蔣貴生。本該值八十串銅錢，可是坑人的蔣貴生却只給四十串。爹用这笔錢买了三斗玉茭，回到家里給爷爷做了頓飯。刚端起碗，村副、閭長闖進門来，张牙舞爪地罵道：“欠下捐糧不交，自家倒吃得安然！”我爹說：“又欠你什么捐？”閭長搬着指头說：“人口捐、地亩捐、房捐、路捐、生孩捐、嫁女捐……”我爷爷說：“我家一沒生孩，二沒嫁女，一塊青田沒有，欠的什么捐？”狗腿子閭长不容分說，把玉茭搶上就走。我爹苦苦哀求，反換了几脚。爷爷气得摔了飯碗，罵道：“天呀！这算个什么世道！你怎么不睁开眼，为穷人說句話呢？”爷爷气的病更重了。

万般无奈，爹又和娘商量：“实在沒法子了，把閨女卖了吧，一則讓孩子逃个活命，二則也好买点糧食顧全顧全家里人！”妹妹听了，害怕得又哭又叫。哥哥說：“我大点，卖了我吧！”我說：“哥哥大了，能养活爹，卖了我吧！”爹媽听了，哭得更痛。媽說：“孩子呀，十根指头都連着娘的心，都是从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咬着哪个也疼，娘哪个也舍不得卖了你們呀！”多亏穷哥儿們匀点糧食，給点飯吃，爷爷的命才支撑过来。过了五个多月，典期快到了，若不贖地，就到死期了。叔叔嬸嬸和穷哥儿們勉强凑了四十串錢前去贖地。蔣貴生七算八算，本利相加，利上滾利，算成了八十串錢。他歪着个木瓜脑袋，

斜瞪起三角蛇眼，唿噜噜噜吸着水烟袋，喝着龙井茶，慢条斯理地說：“这四十串錢，只够利息，再拿四十串来才能贖地！”天呀，这不是要活活杀死穷人嗎？杀也只得杀了，种不上地更不能活，况且还是借的嬸嬸家的地。无奈，只得央亲托友，东挪西借，又湊了四十串錢，給了蔣貴生。誰知那鼠肚鸡腸的蔣貴生却拿出典契來說：“过了一个月典期，地不能贖了！”原来，蔣貴生想把俺嬸嬸那二亩地并进他的大块地，連成一片，搜腸刮肚想尽毒計不讓贖地，就把典契上写的典期六个月，改成五个月。我爹說：“我手上这张是六个月呀！”蔣貴生說：“可我手上这张是五个月嘛！”爹回家来把这事一講，邻家几个穷哥儿們气愤地說：“上县衙門去告他狗日的，太沒道理啦！”告到县里，狗貪官說：“你那一张不足为凭，蔣东家那张才可作据。”我爹还要爭辯，結果白白挨了五十大板，一瘸一拐的回来了。蔣貴生和县长老爷是換帖弟兄，这官司穷人还能打得贏？蔣貴生狐假虎威，在村子里橫行霸道，穷人都背地里叫他“蔣蝗虫”。

我媽本来有病，这一下活活的給气死了。爷爷眼看沒有活路，也一根繩子悄悄地吊死了。爷爷苦了一生，临了給爹留下的全部家业，就是个放羊鏟。

安葬了爷爷后，我爹眼看在瓦窑上村活不下去了，就引上我兄妹三个，离別了生养自己的家乡。他說：“宁到外边死了，也要离开这蔣家的天下！”話虽是这样說，可是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呀！走了老远，望不見村子了，爹还不住的扭回头去看。

走了不多时，狂风大作，鹅毛大雪遮天盖地的落了下来。

天黑了。我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沒個藏身之地。从山西到河南，淨是万山重迭、高低不平的羊腸小道。我們走了一天，沒吃一点东西，餓得实在走不动了。刺骨的寒风，像尖刀一样扎着我們枯黃瘦削的小脸。冰冷的雪花，鑽进我們淨是窟窿的破单衣里。我們冻得上牙直打下牙，縮成一团。我哥哥最大，也才只十岁，我刚八岁，妹妹六岁。我們又冻又餓，哭爹叫娘。爹一听叫娘，又扎伤了他的痛处：“唉！孩子呀，哪里还有个你娘？你娘早气死了！……”

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大汉。他走到我們跟前，看了看，問道：“你們怎么不走呀？”爹有气无力地說：“唉！逃荒在外，往哪走呀！还不是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狼嘴是坟地，狗肚是棺材呀！”那人急忙脫下他的破棉衣把我妹妹包起来，又向我爹說：“老人家，快領着孩子們到前边那座小山神庙里避一晚吧！”我爹呆呆望着那人，不由得問道：“小哥，你是哪儿人？往哪儿去呀？”那人說：“我是关爷坪人，上山走了一趟。你們去哪儿呀？”我們說着話，走进了山神庙。原来那人叫呂振德，是給关爷坪地主王魁凤放羊的。真是人不亲行亲，穷人怜穷人。他聽說我爹也是放羊的，就分外亲了。他赶快点着柴禾，讓我們暖暖身子，又掏出三个糠窝窝，燒热給我們兄妹三个吃。爹几次推讓，振德只說：“唉，孩子們小，大人餓点不要紧。”爹感激地流下了热泪，向我們說道：“孩子們，記住，是你呂师傅救了你們。”

第二天我們跟着呂师傅来到关爷坪，住在一个小庙里。經他說合，爹和哥哥也給地主王魁凤放起羊来。我也想跟爹

放羊，可地主嫌我小，怕不頂事，白吃他的飯，怎么也不要我。我只得和妹妹出外討飯。

二

一天，我和妹妹走进一座高楼大院里，見一个胖敦敦的秃头老汉，坐在門口太师椅上。我俩走近他跟前，誰知那家伙，猛地用长烟管狠劲在我的头上敲了几下，敲的我生疼，直流眼泪。我說：“你不給拉倒，打什么？”那家伙厉声罵道：“沒見過你們这两个小杂种，要飯都不懂規矩！”說着就叫来老黃狗，把我俩咬得皮破血流。

黑夜回得庙来，要飯的穷叔叔穷哥哥們才教我說：“孩子，要飯也有个穷規矩：冬三尺、夏一丈、数九腊月靠門柳。走得近了，黑心的財主嫌咱們脏，就要挨打。”唉呀，要飯还有这么多的穷規矩！接着穷叔叔穷哥哥們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开了那秃头老財（他叫赵亮）的慳吝刻薄，大伙气得不行。呂师傅給大伙出了个主意。大伙合計好了，半夜里摸到赵亮家的麦場上，趁着看場人沒留神的空儿，一把火点着了他的麦垛，不大一会工夫就烧了他好几石麦子。大伙痛痛快快的出了出恶气：“叫你狗日的再咬！”我爹胆小，知道这件事后，好久都安不下心来。我哥本来就像个沒嘴葫蘆，不爱多說話，我們烧了財主的麦垛后，他吓得更不敢說話了。可是我不怕，心想，“烧了，活該！”

我討飯时，常常經過一家私塾。我看到有錢人家的孩子們，每天背着紅艳艳的小書包，一蹦一跳的去上学。哼呀哈呀

的念書識字，多么神氣！我也撅起小嘴，向爹說：“爹，我也要去念書！”爹傷心地說：“唉，傻孩子呀！你沒有那福份呀！咱家輩輩都是放羊的，誰知道那書是咋個拿法呀？”我還是天真的一个勁兒地嚷：“不，我要念！我知道書咋個拿法。我要念！”其實爹何嘗不想叫我念書，可他只得用連他也知道是沒有指望的話安慰我：“好，孩子，以後咱有了……錢，叫你念書。”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总有一天爹要叫我念書的！可是爹却背轉身抹了抹眼睛。我当时是多么想念書呀！可是連學校的門也不准我進！有時，我就站在那家私塾的門外，偷聽他們念。久而久之，我也能念几句了。有一天老秀才叫學生背書，那學生“趙……錢……孫……”結結巴巴背不來，我不由自主的在門外接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背了就跑，他們不服氣，一窩蜂似的跑出來，追上我一邊打，一邊罵：“臭放羊娃還想念書，簡直是沾辱了讀書人！”還把我拾到的一枝禿毛筆奪去扔了。可是我仍然想讀書。沒有紙筆，我就扯下財主家的紅紙對聯，拾上廢紙，用燒過火的黑柴炭當筆寫字畫畫。

三

后来，地主趙亮四出查訪燒他麥垛的“罪犯”，爹一則怕出禍事，再則因為王魁鳳地主克扣工錢，日子過不下去，就又領着我們逃到了輝縣的凹庄，給大軍閥、大地主袁世凱的遠房本家袁八少爷放起羊來。这时我已九岁，也跟着爹放羊，整天在山上奔跑。天冷了，手脚都冻得裂开了血口，我就抱着毛茸茸、暖烘烘的小羊暖暖手脸。小羊也像非常懂事似的，常常到

我跟前讓我抱它。

到了十八、九岁上，因为整天在山上放羊，多見石头少見人，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更加倔强。我爹知道：指望放羊，东奔西跑，每天烧一火打一錘，是創不下家业的，就向袁少爷的管賬师爷租了五亩地，言明一年出租糧五石，并先交四十块押租銀。可是交了三年租糧，爹向管賬师爷要求退还押租銀的时候，他却不給。我气憤不过，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等袁少爷来看羊时，我就找他告状，又說他的师爷不該用两层底的大斗收租，小斗出租……。只怨我无知，不知管賬师爷就是替东家办事的狗腿。袁少爷非但沒給我爹要回押租銀，还把我吊在树上毒打了一頓。我这人偏有股犟劲，越打我越罵。他說：“你一个臭放羊的有几顆脑袋？敢来太岁爷头上动土！猛虎头上蹭痒！”我說：“你們講理不講？”他直打，我直罵。狠毒的狗地主，就往我手指縫里釘竹签。（你們看，現在伤疤还在呢！）爹听说后，急忙赶来求情。那还不是白搭！結果錢沒要上，地也給抽回去了！

在凹庄也沒有旁人站脚的地方，我們又到打絲窑給孔祥林地主家放羊。

一天，小羊羔把我一碗苦菜湯蹬撒了，我掂起羊鍤要打它。小羊望着我，咩咩直叫，我又打不下去了。心想：“我干嗎拿你出气呀？你也和我一样，长肥了，叫地主杀来吃了。不，你比我还强，你还有一身厚厚的毛，你还不冷。我呢，我們祖祖輩輩給地主放羊，凄风苦雨，忍冻挨餓，吃打受罵，到头来自己却連一根羊毛也沒有。你还有个媽，我呢？……”想着，想

着，辛酸的苦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哭过以后，轉念一想，忽然又想起呂师傅的話来。哭頂什么用！眼泪又不能报仇！和狗日的斗！

我爹却另有了想头：租地不成就买地。我姓宁的买下，总該是我姓宁的了吧。可是哪有錢买地呢？爹三番五次找到孔祥林，不知說了多少好話，孔祥林答应借給爹一百块錢，要爹再給他放六年羊，以工抵債。爹一心想創家立业，甘願再苦熬六年，等自家有了地后，就不再給財主放羊了。爹把几年来省吃俭用攢下的几个錢，加上这借来的一百元，买了孔祥林的四亩薄地。从此，我們父子起早貪黑，一边放羊，一边作務这四亩薄地。日子在艰辛和希望中过去了。羊儿个个放得膘肥体壯，地也作務得有眉有眼了。誰知到了放够六年羊的那一天，孔祥林拿起他的鐵算盤，三下五去二一喇啦，光利息，六年就滾成了二百四十块。地沒有到手，倒背了一屁股債，人也走不掉，非得永远給孔祥林放羊頂債不可。

为这事，我气不过，就跑到呂师傅那里，向他訴說了好一阵子。他給我講了穷人是怎样穷的、富人又是怎样富起来的道理。从此，我懂得了：向富人磕头是不行的，只有和他們斗！明斗不过暗斗，用巧办法斗！

四

我爹受到这次打击后，也慢慢地看出穷家业是很难創的了，从此也就不很用心出力給地主放羊了。可是为了保住飯碗，他尽心竭力地教給我放羊的技术。我真羨慕爹和呂师傅

的本領，眼看羊兒翻滾慘叫，病得要死，可他們一擺治，它馬上又歡蹦亂跳地活了！我就暗下決心，苦學深鑽。我想：我以後要養多多的羊，叫窮人都穿皮祆，都吃羊肉！爹給羊扎針治病，我就是不吃飯也要看個清楚。我也拿根小棍當針，仔細地看爹怎樣扎我也怎樣學樣兒扎。什麼病，用啥針，扎哪兒，扎几針……我都牢記在心。我还跟爹學會了采藥草。能毒死羊的莞荆草，能解毒的棚樓草，我都能分辨了，也能配治被毒蛇咬傷了的羊的解毒藥了。在我那小羊屋里，草藥、針包、葫蘆，擺了一大堆，狗地主看見了，就罵我：“整天胡擺弄，不好好放羊！一個臭放羊漢，還能搞出個啥名堂來！皇帝爺就是開科取士，也不點你們這些臭放羊的當狀元呀！”說着，把我辛辛苦苦采集的藥樣、針包、葫蘆都給砸壞扔了。

爹一天天年老力衰，爬坡上山腿腳都不靈便了。一天，他在山上放羊，忽然有一股国民党的遭殃軍窜上山來。他們硬要逮羊吃，我爹緊趕緊護，結果還是被他們搶走了十幾只羊。晚上回來，狗地主不給飯吃，還用皮鞭狠勁抽打我爹。我想上去救爹，卻被幾個狗腿子死死揪住了。我爹那麼大年歲了，又累了一身病，怎能受得了那樣毒打，結果就被活活地打死了！

打死了爹，狗地主還要打我。我可沒那麼好欺負，就冲着他說：“羊是國民黨軍隊搶走的，又不是我殺吃了，你為啥要打我？我爹為給你護羊，挨了國民黨匪兵的槍托，護羊摔壞了腿，你們還打死他。我們刮風給你們放羊，下雨給你們放羊，累病了還得給你們放羊。我爹老了，你們的羊肥了，你們吃胖了，我們餓瘦了。你們打死了我爹，我跟你們拚啦！”我心想，



(3) (4) (5) (6)

蹬倒龙床也是死，踢死太子也是死，用力一挣，挣脱了狗腿子们的手，三步闯到狗财主跟前，夺下皮鞭，一折两段，扔在了当院。我又故意大声嚷叫，惊动来了好些穷哥儿。狗地主见势不妙，悻悻地进屋去了。穷哥儿们劝我上县里去告狗日的地主。我想起吕师傅的话，在富人掌着印把子的世道里，穷人是有理也讲不赢的，便谢了穷哥儿们的好意，把仇恨牢牢记在心上，含着泪，在穷哥儿们的帮助下掩埋了我爹。从此，我立了一个心願：要叫他孔祥林尝尝我宁华堂的滋味是苦是辣！

这以后，我有意一连多日不让羊喝水，把羊肚养成个干干的，外表上看着却很虚胖。一天，狗地主来看住我给羊喂盐。我故意不把盐炒熟，将细盐末撒在河沟大青石板上。夏天中午，火盆一样的毒太阳，晒得河沟闷热难当。我故意把羊从急陡坡上紧赶下来，还没喘下气，就让羊吃了大青石板上的盐，又把羊赶到水边，羊多日不见水，一见了水，拼命地喝了个饱。不大一会，羊胀得咩咩乱叫。我故意说笑，“你吃饱了、喝足了，叫什么呀？”没到下午，一百多羊，直挺挺地都回老家啦！狗地主一见，怒声向我喝道，“你是怎么搞的？”我心平气和、一字一板地向他说道：“东家呀，这可是你亲眼看的，喂了盐、喝了水。羊又不瘦，我用心出力放的个个肥胖。它们要死，我能把它们拉住？放羊的，谁还不想让羊好！”我早就知道狗地主要发作，事先请了好多穷哥儿们，到时帮我说话。我刚说罢，穷哥儿们就接口说，“是呀，羊要想死，人也拉不住。”“放羊的，谁还不盼羊好！”“又不是人家华堂捏死羊了，就不该找人家华堂！”狗地主干瞪两眼没啥说。反正净在技术上作弄他，他是

个白脖烏鵲，狗屁不懂。他要我賠羊，我硬頂着不賠：“又不是我捏死它了，我不賠！”

五

我妹妹叫銀花，當時已十六歲，也在孔祥林家給老太太、小姐洗衣、做飯、看孩子、倒尿盆，什麼也得干。可是光管飯沒工錢，淨吃些又酸又餽的殘茶剩飯，有時連剩飯也吃不飽。至于挨打受氣，就更不用說了。一天，地主婆讓我妹妹到河边洗衣，岸上忽然滾下一块石头，砸破了妹妹的手和腿，水浸得皮膚比針扎還難受，疼得真不能洗了。可是不洗，回去又不讓吃飯，还得挨打。妹妹跪在河边，哭一声、洗一下，洗不动了，就在河边歇歇。洗罢衣服，回得家來，地主婆看看衣服，因為有一小點沒洗淨，又挨了一頓毒打。妹妹的手腿砸爛后，白天做工，晚上疼得睡不着，輕輕哼了几聲，地主婆說驚醒她了，又是一陣毒打。

就在一百多只羊餓死的那天，夜里，狗地主看着妹妹腿肿得不能侍候他了，就对她下了毒手，偷偷把她卖给了人贩子。我哥听说妹妹被卖到一千多里外的徐州，千里跋涉，跑去找她，在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民伕支差，从此音信全无。

爹被財主打死了，妹妹被財主卖了，哥哥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撇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的仇恨也越来越深了。

谷雨刚过，快到清明，母羊正产羔，忽然下了一场大雪。傍晚正要奶羊羔，我却躲在一旁，不管它们。大羊小羔咩咩乱叫，站在雪地里瑟瑟发抖，乱跑乱撞。狗地主找不見我，急得

沒法，找來個新羊工。生手不摸熟羊。大羊憋着滿滿的奶水，疼的咩咩直叫，小羊嗷嗷待哺，却找不到自己的娘，啃錯了乳頭，反挨一蹄。大雪又紛紛揚揚，狗地主干急沒法。哼，你有本事打我爹、卖我妹，咋沒本事奶羔呢？不用一頓飯功夫，管叫你大羊憋壞、小羊餓病！想找你寧爺爺嘛！早登上太行屋脊啦！不給你孔祥林再當沒尾巴駝啦！

六

水流千里歸大海。從孔家跑出來後，我又返回陵川縣瓦窯上村來了。學會放羊丟不了棍，還是放羊。窮哥兒們問我：“給誰放呀？”我說：“蔣貴生！”窮哥們說：“還給他放？你爺爺、你媽怎麼死的，你忘了嗎？也許你那時還小不知道？”我說：“我什麼都知道，我爹在世時，什麼都告訴我了！”有的說：“那你除不能有奶就認娘呀！”我低聲向窮哥兒們說：“我就是專門要剃剃他這顆刺角腦袋，為我家報仇、為窮人出氣；以後還望窮哥們幫忙出力。”眾人齊聲說：“行，你要能除了這個蝗蟲，大伙謝謝你，他壓制的這一方的窮人不行啦！”

蔣貴生見我一個七八歲的娃娃，如今長成了二十八九，身高樹大，渾身是力。心想：又來了個還債的駝，這才是爺爺欠下債，後輩兒孫還，就收下了我，言明一年二十塊工錢。

從此，我又給蔣蝗虫放起羊來了。每年的陰曆六月六，本來是羊工的節氣。到這天，東家要點羊、結賬、“犒勞”羊工。羊工們都盼着這一天。可是蔣蝗虫到了這天晌午，並沒做什么好飯，却把死羊皮一張張的擺了一院，要我說出羊的死因。

蔣蝗虫比孔祥林在行得多，也难斗得多。他一张一张的指着死羊皮对我說：“这一张有血絲，是你該放血沒有放才死的，該賠五塊錢。这一張有血斑點，是你用石头砸死的，該賠五塊錢。這一頭是毒蛇咬死的，你沒看好，該賠五塊錢……”總之，每一张死羊皮他都要翻个理由，扣我的工錢，算下来，我放了一年羊，倒欠下他十塊錢。

新仇旧恨，我一一記在心头：宁华堂斗不过你，就不算人！

这年秋天，我就把羊群赶到老河沟，請几个穷哥儿們帮我截住羊，支起羊尾巴，讓秋风順羊屁股落进羊肚，灌了半夜工夫，羊儿全得了羊肚风。第二天天明，蔣蝗虫出門来，看見地上落下不少树叶，就搖头晃脑的念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心里說：“不用卖你那奧斯文啦！我不会作詩，我却知道：夜来刮秋风，羊死可不少！”果然，沒过三天，一百多头羊，差不多死了个淨光。蔣蝗虫很能挑毛病，可他这一次怎么也找不出这些羊的死因。他來問我，我知道蔣蝗虫是个迷信鬼，就回答說：“因为夜来刮秋风，恐怕是天意吧！”他真的怕老天降罪，就赶忙杀了一口猪，噼噼啪啪放起千子鞭，烧香磕头，敬起圈神爷来，还請了一个好戏班，紧锣細鼓地唱了三天大戏。岂知圈神爷就是我宁华堂，乐得穷哥們高高兴兴看了三天戏。

七

一天半夜，我正在羊草庵里，睡得迷迷糊糊，忽听有人低声喊我：“宁华堂！宁华堂！”我走出草庵一看，是个生人。他和和气气对我說：“老大哥，你不要害怕，我也是咱穷苦人，我

叫郎二虎。你認識呂振德師傅吧，就是他叫我来找你的。”我想：“是呀，要不，他咋知道我叫寧華堂呢？”就和他拉起話來。他握着我的手，比了个八字，說：“这个快过来了。他們是來救穷人出苦海的。以后請你多出些力。今晚請你幫我引引路，行嗎？”我說：“行，只要我能办的事，一定尽力去办！”从此，經常有人找我引路。我心里高兴得直想笑。

一天半夜，又有人喊我，我只當又是找我引路，連忙出來。我還沒有看清人影兒，忽然几个汉子扑到我身上，把我五花大綁起來。我以为是我給八路軍工作同志引路的事發作了。原来不是。是我當閻神的事被蔣蝗虫打探到了。他拿着水蘸麻繩狠狠地打我，叫我賠他的羊。我任他打死，不向他求饒一声，他又說我私通八路，要置我于死地。正在這生死關頭，東山上咯咯咯咯响起了槍聲。我想是救命恩人共產黨來了。蔣蝗虫連忙把我放下來，关在小草屋里。那一天夜里，果然是八路軍進了村，我才得了自由。

八

解放了，我可算從苦海里爬出來了。黨領導穷人翻身斗地主。我和窮兄弟們團結一心把狗地主蔣貴生藏的金銀財寶全都刨出來分給了窮哥們。我分了房，分了地，再也不愁吃穿了。大伙又幫我娶上了媳妇，那時我已三十多歲了。現在我的閨女已十四歲了，男孩已六歲了。我要使出我的全部放羊技術來，為大家出盡全力放好羊。我在山上放羊，本來是我以前日日夜夜走熟的路。現在看來，却好像是今天才走的新路。

我覺得山也格外清秀了！树上的花也格外香了！喝了口小河里的水，也覺得分外甜了！連鳥儿唱的也好像比过去分外好听了！我的心里真不知有多高兴呀！后来又入了党，我为大伙放羊的劲头更大了！双羔也試驗成了，还能产四羔五羔呢！

解放后十多年来，我給社里放羊，做了一点應該做的事：把产羔率、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羊群由六年前的四十只，发展到四百六十七只。在省里开会，大家称我为“羊专家”。其实，我有什么成績，成績多亏共产党，要沒有党，我十个宁华堂也不在世上了。你們各位老师、同学請我当教授，我沒有啥好教各位。我还得向各位多学习。我的話完了！

又是一陣雷鳴般的掌声，震蕩在山西农学院的大礼堂里。

一九五八年九月，宁华堂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和周总理合影留念。大会送給他一支英雄牌金笔，要他好好学习。他想到，在旧社会他上不起学，偷听讀書还要挨打，一枝秃头毛笔还要夺了他的。这真是天差地別的事呀！

現在，宁华堂担任陵川县羊場場长，山西农学院派了呂教授和两个助教来帮他写書，已經写出了《宁华堂牧羊經驗》、《牧羊歌訣三百首》等。不少报刊登了他的文章后，他收到了几十封来信。連远在国外的华侨同胞，都千里迢迢来信向他祝贺說，“……你是我們党的光荣，是祖国的光荣，是我們劳动人民的光荣！”

郑洪流插图

穷铁匠成了国家的主人

沛 逢 李志宽 张凤儒 刘 重

桑师傅，名叫云蛟，今年五十一岁，是个铁匠的儿子，跟着爹东奔西跑，从小就灌满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苦水，旧社会逼死他家七口人……一九四五年，共产党救活了他一家子。现在，他是武乡县联合厂钳工组组长，光荣的劳动模范。

祖宗三代辈辈穷

桑云蛟老家在河南林县短沟村。他家祖宗三代都是穷得吊起锅来当锣敲，老鼠饿得啃砖头。从他老爷爷起，就给大地主杨老佩当牛马。

杨财主住在距短沟村八里地的姚村，良田千亩，家产万贯，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狗腿家丁几十个，加上长工使女足有一百多人。他家还在开封、保定、太原等地开着商号、当铺和煤油公司……那时候，当地的穷哥儿们都和桑家一样，一连几辈子给杨财主打长工、当佃户。

云蛟的老爷爷给杨财主打了一辈子长工，分文未挣，临死时反倒欠下了杨财主一笔“无头债”。到爷爷手里，还是没有

出路，仍旧給楊家扛活，并起早搭黑捎带学起铁匠活来。

有一年除夕，下工那天，爷爷央求楊老佩說：“东家，俺父子一共給你楊家扛了八十年长工，明天过大年，你行行好，給点錢称盐吧！”好話說了八布袋，財主才答应給五两盐錢。到了盐店里，掌柜說：“年关盐价涨了。”五两盐錢只称了四两，不过拳头大一小包。

那年头，楊財主开着盐店，垄断了盐价，十斤小米才能換一斤盐，盐就像銀子一样貴，穷人哪里吃得起！桑家一年到头，沾不到一点咸味。腊月三十前晌，爷爷把这一小包盐拿回家里，一进门就說：“你們瞧！这是啥？”奶奶一看，又惊又喜地問：“哪来的錢买盐呢？”爷爷說了事情的原委，一家人围着盐就像得到什么宝贝一样，高兴的不得了。

奶奶往稀菜糊糊里撒了点盐，一边讓孩子們尝着，一边問：“好吃嗎？”云蛟的三叔已經六岁，还是头一回尝到盐味儿，撇着嘴巴，歪着小脑袋，說：“啧！啧！真好吃呀！可好吃哩。”他喝了半碗，嚷着还要吃有盐的菜糊糊。奶奶說：“明日过大年，咱把飯里放上盐，全家人香香的吃上一頓。”

吃罢午飯，云蛟爹跟着爷爷去碾糠，二叔和奶奶到河边洗菜，家里只留下三叔看門。午后晌，二叔餓得实在支架不住了，奶奶叫他回家去，把剩在鍋里的稀菜糊糊热一热，和三叔先分着吃。

二叔跑回家，匆匆忙忙搜来些半湿不干的树叶子，烧火热“飯”。这边二叔趴在地上吹火，那边三叔已爬到鍋台上，用破鐵瓢舀起剩下的糊糊，喝一口抓一把盐，再喝一口又抓一把

盐。等二叔把火烧旺，锅子烧热时，三叔早已把锅里剩下的糊糊喝完，一小包盐也几乎吃了个精光。二叔一口剩饭也没有吃上，就去找奶奶去了。三叔口渴的不行，不住地喝了許多冷水。

黄昏时分，大人們忙罢回到家里，只見三叔倒在鍋台旁边，口里直流白沫，已經被盐燥死了。

三叔死后，奶奶气的得了重病，請大夫抓药又欠下了东家的債。一家子苦苦熬过元宵节，云蛟爷爷眼看一家人活不下去，只得咬咬牙，又打发七岁的二叔去給楊財主家放羊。

一年夏天，二叔赶着羊去河边飲水，沒提防“轟”的一下，羊群扑进小河岸边的庄稼地里啃起谷苗来。楊財主知道后，硬說二叔偷懶，不好好放羊，二叔頂了几句，东家就叫来狗腿子，把二叔吊在門邊的大槐树上，用皮鞭左右开弓往死里打。狗腿子的手打乏了，可怜的二叔也沒气了。

云蛟奶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气憤不过，經常咬牙切齒地說，“楊財主，楊財主，你害死我家三条命，我自己不能报仇，我的子孙早晚要和你算賬！”

第二年，云蛟爷爷憋着滿肚子气，連累帶病，被楊財主打了一頓，進到雪地里冻死了，临死喚来云蛟爹，一顆泪珠一个字地說，“孩子，我不能活了……楊老佩是只吃人的狼，往后你們再也不要給那狗目的当长工了！”說着，閉上了眼睛。

爷爷死后，云蛟爹发誓說：“死也不进財主家的門啦！”于是他便揮起爷爷留下的大鐵錘当了铁匠，成年累月挑着个铁匠担子串乡走巷，忍飢挨冻支架了好几年，楊家的“无头債”仍

旧沒有还清。

这一年春旱秋涝，庄稼颗粒不收。一家人沒吃沒喝，一个个瘦得不像个人样，眼窝蹋得深如酒杯。眼看再也活不下去了，云蛟爹心里想：“掄鋤头，活不了；掄鐵錘还是活不了。在这个鬼地方，苦受够了，气也受够了。活人不能讓死憋死！世界大得很，我不相信堂堂一个大汉，就找不到一条活路！”他瞧瞧从里面可以望到天的破茅屋，瞅瞅已經好几天沒有升过烟火的烂泥灶，一时火起，掄起鐵錘，“嘭”的一声打碎了那口破砂鍋，对云蛟娘說：

“走！逃命去！”

走遍天涯难逃生

“民國”十三年，云蛟爹挑着鐵匠担子，領着媳妇、姐妹、弟第四人，流浪乞討，好不容易逃来山西省屯留县良馬鎮。干了一陣鐵匠活，还是养不活家口。实在逼得没有办法，才找到外号“坐鎮虎”的一戶姓梁的地主門下，租种了五亩河湾薄沙地，賃了三間看場用的破茅屋，年租一共是八石五斗。

云蛟爹种庄稼也是一把好手。一家大小起五更，爬半夜，血一把，汗一把地鬧腾着，这一年总算熬过去了。第二年一旱一涝，到了秋天，只收了九斗玉茭。刚刚收回来，坐鎮虎带着狗腿子家丁闖来了，狗日的們跟土匪一样，东翻西翻把粮食搶了个精光。末了，坐鎮虎还逼迫着說：“姓桑的，租子还差七石，限你年前全數交清！”云蛟爹說：“今年灾大，实在是沒有办法啊！”坐鎮虎瞪起三角眼說：“不管遭灾不遭灾，租子总得交

出来！”有些穷哥儿们出面央求道：“东家，你抬抬手讓他这逃难的人过去吧。”坐鎮虎板起面孔說：“你們可怜他，就替他出租子嘛！”后来，穷哥儿們好說歹說，坐鎮虎才答应下年交齐租子。那天夜里，一家人打算连夜偷偷逃走，跑出街西头，又叫巡夜打更的給頂回来了。只得仍旧給坐鎮虎当牛馬。白天日头下扛活，黑夜火爐边打鐵，整整五年，才算还清了坐鎮虎的閻王賬。云蛟爹見这里也活不下去，一气之下退了佃。云蛟娘說：“逃出家来也是活不了，要死不如死在家里！”于是又流浪着回到河南老家……

熬过初一，云蛟爹上街，回到家里說：“蛟儿，听说山西太原城有活路好干，咱去試試哇？”云蛟想了想說：“好吧。”但哪来的路費呢？只得向楊財主借了八块錢，父子俩才出了远門。一路上，餓了不敢买吃的，黑了不敢住店，討吃要飯沿村串，整整走了半个月，才到了太原城。跑了一整夜，求人拜友，总算在“三順號”鐵器鋪当上了合同工。

那家老板叫牛昌亘，吃喝嫖賭样样干，两只老鼠眼，一滴溜一个坏主意。他的两撇眉毛要是搭拉着，就算平安无事，他那一身肥肉要是一抖擞，大祸就要临头了。他对待工人好比搬子擰螺絲，一扣紧似一扣。云蛟父子来到这里是打厨刀，按一般的出工活，他們这号小手艺人，最好的把式，两手不停干一天，大厨刀最多只能打五把，小厨刀也超不过八把。可是牛老板却規定：每天打大刀是八把，打小刀是十二把，打不够按件扣工錢。

三伏天，在熊熊的爐火邊揮舞大錘，那种炎熱是很难熬

的。有一回，云蛟和爹紅油白汗干了一天，也沒有喝过一口水，喉嚨里像猫爪乱抓。云蛟瞅了个空儿，到厨房里刚刚舀起一碗水，还没喝，牛老板过来了，狼嗥似的吼道：“誰叫你来这里喝水的？”接着打来一藤棍。“嘿，怪不得一天打不了几把刀，原来是偷懶呀！这还了得，可不能讓你父子坏了我这鋪子的規矩！”就这样，云蛟父子俩一天的工錢全被扣掉。云蛟爹气极了，找到牛老板說：“就算孩子喝水誤了工，怎么連我的工錢也扣了？”牛老板呲牙咧嘴地說：“儿不正，父之过，扣淨工錢理当然！”云蛟爹气愤不过，可惹不起人家，只好把怨气咽到肚里去。

云蛟和他爹，一年四季露着赤裸裸的脊背，拚命干活，鐵花燙得渾身是伤疤。尽管一天操劳十六个鐘头，还是完不成規定的刀数。后来，干脆把高粱面窝头带到爐边，到时候干啃几口。日子久了，直弄得大便干結，嘴巴流血。加上夜里不能好好睡，身子就鬧出了大病。有一天，正打着鐵，云蛟爹忽然渾身痙攣，扑倒在地。云蛟一見，嚎啕大哭。幸亏伙友們跑过来，这个按胳膊，那个齒體，云蛟爹才慢慢出上气来。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就算你渾身都是鐵，又能打多少釘子呀！

腊月下工，父子俩去找牛老板算工錢，牛老板一翻賬本說：“五月八日少打了三把刀，七月二日出了废品……”算盘珠儿噼哩啪啦一陣响，一家伙扣了一百六十块錢。剩下四十块，狗日的却只給了三十块，其余十块說是什么“押金”，怕他俩下年不干了。



腊月十六，天空飘着雪花，积雪没膝盖。云蛟跟着爹出了太原城。父子俩一步两个雪窝子，摇摇晃晃往前走——好远的家乡啊！

第九天，雪下得更大了，尖厉的西北风直往骨子里鑽。傍黑，爬上了太行山顶。山高风急，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到了半夜，鞋和脚已經冻结成一块，两个人又冷又餓，好不容易爬进一个山神庙里。云蛟爹伸手摸索着，摸到了一只铁香爐和一个磬儿架。他啥也不顧，抓起铁香爐，把磬儿架砸个粉碎，架起了一堆火，不一会，磬架烧完了。四下里再也找不到柴禾，一看拱桌也是木头做的，这不是一堆好柴火嗎？云蛟爹拿起铁錘，三下两下把拱桌錘个稀烂。这一下，火更旺了，滿庙通明。父子俩把衣服烤干，身上也暖和些了，但肚子却越来越餓。在火光中，看見那山神爷的泥胎竖眉瞪眼、张牙露齿的一副凶相，活像地主、老板一样。云蛟爹盯着山神爷，越看越生气，說：“泥胎呀，泥胎，你也裝模作样，專門帮財主騙俺們穷人！俺們穷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給好脸色看！”他“呸”地唾了口唾沫，把山神爷搬倒，坐在屁股底下，又烤起鞋袜来。

天亮了，云蛟和爹顺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小道往下走……

回到短沟村，已是腊月二十九。云蛟爹和云蛟娘互相倾訴了分別后这一年的苦情，接着又商量好怎样分派三十块錢的用場。第二天，云蛟带了二十块錢，到了集上，先用四块錢扯了几尺布，准备做被面。接着去买粮食，一問价錢，楞住了。前几天小米已涨到四十块錢一石，这天又猛涨到八十块，就把余下的錢买了二斗小米，急急忙忙返回来。快到茅屋跟前，忽

听屋里传出一阵吆喝声，紧接着又听到他爹说：“东家，钱早花光了，眼下实在是还不了债，等……”

“他媽的，人穷胆子大，亂了老爷的钱去太原，光发财，不还账，岂有此理！”只听“通”的捶了一下炕沿，“再不交钱我可饶不了你！”原来是地主楊老佩又来逼债了。

云蛟听着，一股火气从脚跟窜上脑门心。心一急，也忘了先把小米和布藏起来，就大步跨进门里。楊老佩见云蛟回来，嘿嘿奸笑着說：“好小子，瞧着这回发财了，又是布，又是粮，来来来，还账吧！”

云蛟气愤地说：“发什么财呀？都快叫你们这群吸血鬼害死了。”

楊老佩暴跳如雷，劈头打了云蛟一个耳光，命令身边的狗腿子：“给我搜！”

狗腿子们东寻西找，当下在茅屋的顶棚上翻出了藏着的十块钱，接着又去夺云蛟买回来的布和小米。云蛟娘、云蛟媳妇，一齐苦苦央求：“东家，发发善心吧，这点点米给俺娘儿们留下熬点稀粥，过个年吧！……”云蛟更是死死地拖着口袋不放。楊老佩举起马鞭，往云蛟身上没头没脑地抽打，云蛟还是不放手。最后，一个狗腿子用脚往云蛟胸口一蹬，把他踢翻在地上，楊老佩又往他身上抽了十几下鞭子，直打得云蛟爬不起来，这才搶上钱、布、米，打着哈哈走了。

无路可走上太行

路越走越窄，日子越来越苦。秋后，日本侵略者扑来这

里，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人伙在一起，四下里烧杀抢掠。到了一九四二年，又加上“水、旱、蝗、湯（湯恩伯——国民党的一个反动軍閥）”四大灾祸，一齐压在老百姓头上，老百姓死的死，病的病，真是豺狼虎豹遍地有，到处都是死骷髅。

一天，楊老佩领着国民党匪軍到云蛟家里索粮要柴，他家交不出来，匪兵和楊財主不容分說，捆起臥病多日的云蛟爹，倒吊在树上，沾湿皮鞭往死里打。云蛟真恨不得一口咬死狗杂种們，怎奈几个匪兵把他摁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接着楊財主和一个匪兵嘀咕了一陣，随后就把云蛟关进了茅屋里。云蛟听见外面叭叭的皮鞭声和他爹痛苦的喊叫声，牙齿咬得咯咯响，正要撞开门扇和他們拚，忽听匪兵头子对一个匪兵說：“看好，別讓他跑了！”云蛟估摸敌人要抓他当兵，不敢再停留，立刻撞开后窗，逃进山林里去了……

云蛟在深山里躲了几天。一天黃昏，他悄悄回到家中，才知道他爹因为伤势太重，在他逃出去的那天晚上就死了。一家人痛哭了一陣，觉得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商量着逃走的办法。熬到鸡叫，云蛟担了两只破菜筐，一头挑着儿子凤岐，一头挑着女儿梅花。他媳妇一手挎个破竹籃，一手拄根柳条棍。云蛟娘和小弟弟云龙，一直把他們送到太行山根的苦水泉边。他娘看看菜筐里的孙儿孙女，叮囑說：“蛟儿，听说太行山那边有共产党、八路軍，他們对穷人好，就到那里找他們去吧……”

十月天气，山寒水冷。云蛟和他媳妇在崎岖的山道上紧赶紧走着，生怕后面有人追来。

他們走了五天，來到山西省平順縣虹梯關，正碰上日軍“大扫蕩”，村莊里一片火海。轉過另一條山溝里，又碰見一些穿便衣、挂刀帶槍的人。云蛟不知他們是什麼人，正要轉身往回走，忽然一個帶槍的人招呼他說：“老乡，別怕，我們是八路軍！”

云蛟一聽是八路軍，高興的一下說不出話來，好一陣才說：“我……我被財主和‘遭殃軍’害苦了，家里活不成，才逃出來，我……我要跟你們呀！”

八路軍戰士們圍上來，親切地對他說：“如今時局緊張，我們在此地也不能多停留，你且到附近老鄉家里安頓下來，抗戰就要勝利了，等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斗倒地主惡霸，窮人們就能翻身過好生活了。”一個戰士從肩上取下一小袋炒面，遞給云蛟說：“你們先拿這一點對付一兩天吧。前頭有鬼子搜山隊，你們快往山溝里躲吧。我們還得去執行任務呢！”

云蛟和八路軍戰士告別後，按照他們的指点，往裏面走了一陣，找到了當地的老百姓，在當地農會主席的幫助下，把家安在潞城新安村。過了半個月，接到舅舅來信，才知道自己走了不久，楊老佩就帶着“遭殃軍”到他家，把他的房子燒了，娘被逼得活活地餓死了。

可恨的地主楊老佩，又給云蛟添上了一筆血債！

春天遇上共產黨

一九四五年三月，楊柳發青，桃杏吐蕊，太行山里真正的春天來到了。有一天，農會主席從區里開會回來，對云蛟說：

“老桑啊，咱们抗日政府在黄牛蹄办了个合作社，要找铁匠打农具，你找田主任去联系一下吧。”云蛟一听可高兴了。晌午回家和老婆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到黄牛蹄去找田主任。

合作社主任田全福，是个四十来岁的庄户人，淳厚朴实。他握住云蛟的手微笑着说：“好，你们林县人打铁手艺高，这太好啦！……打一天家具，四斤小米，有困难帮你解决，行吗？”云蛟一迭连声地回答说：“行，行，行。”

云蛟一家子搬到黄牛蹄的时候，田主任已经给找下房子，炕上铺了新席，地下生起做饭火。田主任帮他们安放好了东西，叫他先歇歇，可他两手痒痒的，哪能歇得住！盘好铁爐，生旺了火，就叫老婆来帮忙。大锤小锤叮叮噠噠干了起来。

田全福是个老共产党员。自从云蛟一家来到黄牛蹄后，田全福除了经常关心他一家的生活之外，还常常给他讲一些穷人闹翻身的道理。云蛟的阶级觉悟一天比一天高，他感谢党和毛主席，就把自己的这个心意打到每一件农具上，送到穷兄弟们的手里。他的手艺很快就受到了大伙儿的称赞。

这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刚投降，閻匪又窜来上党。不久，在微子镇打下了“钉子”，匪徒们三天两头出来“扫荡”。老百姓说：“这‘二鬼子’和日本鬼子一样坏，非得痛痛的揍他们不行！”云蛟也巴望村子里的民兵能杀上几个二鬼子，解解恨。可是，他看见民兵们扛着枪，每回总是掩护群众转移后，他们自己也撤退了，从来没见过他们打枪。

一天中午，云蛟向村武装主任王双虎打听这是怎么回事。王双虎说：“他们那十四支枪都老的没牙了，不是打不响，就是

只能打上一枪。”云蛟說：“老王，你把槍拿一支來，讓我看看。”

武裝主任拿來一支“漢陽造”，云蛟立刻給它動起“手術”來。他把槍翻過來，掉過去，左摸摸，右瞅瞅，就是看不出毛病來。他又小心地把槍機拆開，對每個零件、每個螺絲都仔細地進行“診斷”，鬧了四、五個鐘頭，還是看不出什麼毛病。後來他把零件擦亮，上了油，又照原來的樣子安裝好，試了試，還是不行。那天晚上，他整整捉摸了一夜，始終捉摸不出個道理來。第二天，他又翻來復去鬧騰了一天，忽然發現是撞針短了，螺絲也有點松。他照着原來的撞針樣子，試制了一個新的裝上去，又把螺絲擰緊。

他再檢查不出什麼毛病了，就拿着槍去找主任：“老王，裝顆子彈試試吧！”王雙虎遞給他一粒子彈，一試，嘿！真的响了。王雙虎親熱地拍着他的肩膀說：“老桑，你可真有個鑽勁兒！”

云蛟把第一支槍修好後，更來勁兒了。接着，他又連明搭夜干了五、六天，村上的十四支破槍全管用了。沒隔幾天，民兵們就用云蛟修好的槍，在邯（鄲）長（治）公路上打了一次漂亮的伏擊，消滅了閻匪軍三十多人，還繳獲了一挺輕機槍。勝利消息很快傳遍了全區，區武委會主任親自去訪問云蛟：“桑師傅，你的功勞不小啊！我和區委已經研究啦，你就給咱創辦个小修械所吧！”云蛟一口就應承下來了。

修械所辦起來後，云蛟的鑽勁兒也更大了，成天忙得顧不上吃飯睡覺。他修理改造了好多武器：步槍、擲彈筒、榴彈炮……只要經過他的手，壞的都修好了，啞的都打響了。

有天早晨，云蛟对王双虎說：“几时讓我也用自己亲手修好的武器和敌人較量較量才好啊！”王双虎說：“行呀，你要杀敌人，还怕沒机会！”果然，机会来了。有一次，他和五个民兵，在横岭村掩护群众轉移时，就杀死了十几个敌人，救下了全村群众。

他主持的这个小修械所，还有力地支援了民兵游击队，在有名的上党战役中起了不少作用。

穷铁匠成了国家的主人

全国解放以后，桑云蛟被調进了大工厂。后来，为支援山区工业建設，又来到了武乡县机械厂。如今，他一家人的生活真是幸福极了。他的儿子凤岐和儿媳妇都是农业战綫上的突击手，大女儿梅花和女婿都是“五好”社員；二女儿金花在完小念書，是个“三好”学生……

他常說：“水有源头，树有根，如今过上了好生活，怎能忘了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怎能不好好干呢！”他是說到做到的人。就說去年吧，仅从七到九月这个季度，他和工友們就利用废銅烂鐵制造了許多手車垫圈、輕便鋤等农具，支援了农业生产，还为国家节约近千元的資金。平时，他見了一片廢鐵，一块焦炭，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螺絲釘，也要拣起来放进大堆里。大跃进以来，桑云蛟年年被評为先进生产者。去年，他被山西省人民委員會評为“五好职工”。

沈云瑞插图

矿工世家

盖天文 陈福同

“老矿工王满喜退休了！”消息很快就轰动了全村。

当六十岁的满喜大爷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年轻人连忙围上来把老人簇拥到院里。

新粉刷的堂屋，早就由年轻人拾掇的焕然一新。红光光的长条桌上陈设着大座钟、新暖壶、茶具；大炕上迭满了棉被、毛毯；特别是那新画的炕围，图案新颖、色彩明快，给这整齐的屋子，增添了一层热烈的气氛。难怪年轻人一进门就和王大娘打趣说：“大娘，瞧你把这房子，拾掇的多漂亮啊。要不知底细，只当是誰家的新房呢。”

“新房！”王大娘笑了，“咱可没住过新房！大娘年轻时候，咱们长治市这东旺、西旺、魏村一带的小伙子，连个媳妇也說不上，哪里还談得上什么新房？”

一个调皮的青年指着挂在墙上的那盏旧社会里窑工用的朝灯和王大娘說：“大娘，你瞧，这新安的电灯有多亮！怎么还把这东西挂在这里？黑不溜秋的个铁疙瘩，瞧这铁链上还系了个‘爬山虎’（铁钩）；真不相称！要不是我爷爷告訴我，我

还当它是个小尿壶呢！”

这一說，大伙都笑了。坐在椅子上的滿喜大爷連忙站起來，掂起朝灯和大家說：“旧社会里，窑工下窑有两种灯：拉拖的頂在头上的叫頂灯，刨煤的挂在煤墙上的叫朝灯。这些灯都是点豆油，找些碎布做个灯捻。別看这盞小朝灯，可是你大娘的‘陪嫁’呢。”大爷的話刚落音，王大媽連忙接了上来：“不錯，是我的陪嫁，可也是咱們王家的传家宝呢。”說着，大娘从大爷手里接过朝灯，放到自己手掌上，老人家显得严肃起来：“說它是传家宝，可一点不假，咱們老一輩在这盞朝灯下，流尽了多少眼泪，熬干了多少血汗！这朝灯，是咱們下窑工人悲惨生活的活見証！大伙說这是‘陪嫁’，那我就从陪嫁說起吧……”

—

“有女不嫁东西旺，日日夜夜挂心腸。初一十五歇个班，脫下一堆黑衣裳。”这是咱們这一带在旧社会里流行的一首民謠。因为咱們魏村离石圪节煤窑近，村里的人又多下窑，窑工的活儿苦，掙錢少，事故多，所以人們常說：“沒奈何，塌敗火（指土法炼鐵），走投无路下窑窝。”就为这，方圓几十里的姑娘們，都不願意往咱們这里嫁。就是本村的閨女，也都想朝外跑，誰願意給“煤黑子”做老婆呢。天长日久，人們就編了这四句，普遍流传开了。

我十三岁那年，就和滿喜訂了亲。滿喜和我同年。他十三岁就跟他爹下窑了。

一天晚上，我悄悄地問我娘：“娘，做啥你又要我和下窑的

訂亲呢！”

我娘叹了一口气，对我說：“好閨女，咱們家祖祖輩輩都下窑，滿喜家也是代代窑工。你想，你也不嫁下窑的，她也不嫁下窑的，这窑工們就別說媳妇啦。下窑人除了穷，哪一个人品不好？滿喜这孩子你也知道，为人耿直，心地好，胆子大，就是脾性急一点。你到了他家，就是日子苦一些，他們可亏待不了你……”

滿喜和我是一个村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个挺机灵的后生，天不怕地不怕，老虎头上的蒼蠅也敢去拍。小时候，有一伙年輕人和滿喜打賭，要滿喜下半夜去后山岭上的祖师庙里，往泥胎（泥塑的神像）的嘴里填野菜，要是滿喜敢，第二天大伙請他吃炒餅。滿喜說，“不要說是請它們吃野菜，擰下它們的腦袋也敢！”果真，小伙子們煮好一鍋野菜端来了。这天，月黑夜暗，伸手不見五指。滿喜接过砂鍋，說了声“等着瞧！”就順着山路进了祖师庙。他屏住气，摸到一个个泥胎的脑袋，一个一个地朝嘴里填野菜。填到第三个，可就怪了，填一口那家伙咽一口，填两口那家伙咽两口，还发出“啧啧”的声音呢。滿喜雖說胆大，这时也有些打顫：怎么？真的有鬼神？我不信！他定定神，接連又往那家伙嘴里填了几口，也都叫咽了下去。滿喜这下可起了火，举起砂鍋：“他媽的，算你倒霉，今天碰到小爷我手里！非砸死你不行，看看你威风还是我威风……”話沒落音，那家伙忍不住，哈哈笑了，“好滿喜，有胆量，我們服了你了！”原来这是打賭的小伙子們派来逗弄滿喜的人。

說實在話，像滿喜这样的人，咱們村还找不出第二个。我也沒再和我娘多說。

第二年秋收季节，我娘小产了。我爹在窑上，已經好几天沒有回家。一家人三天三夜沒一顆粮食下肚。小产的第二天，我娘支撑着下了炕，和我說：“小英子，你在家中照顧着，娘去拾些秋，回来好滾些湯喝。”

我說：“娘，你身子有病，在家待着，讓我和弟弟去吧。”

娘說：“你年紀小，要受人欺負！”

我說：“欺負？我也是十几岁的人啦，哪个敢欺负我，我就和他拚！……”

娘拗不过我，就带上我和弟弟一齐去拾秋。

那年景，穷人多，拾秋的人着实不少。母子三个冒着漫天风沙，好不容易撿了几穗玉茭。回到家中，娘又支撑不住了，她渾身发冷，面色如紙。深夜了，我覺得我娘和往日有些不一样。不知怎么，人还好像有些精神，話也不少。她叫我把爷爷臨死留下来的那盞朝灯点着，放到炕头上，然后把我叫到身旁，对着那昏暗的灯光，睜开了深深陷下去了的眼睛，摸了摸刚睡着的弟弟，攏了攏我前額的头发，眼里滾出了两顆泪珠。她握住我的手說：“小英子，娘不行了。想到你們姐弟两个，娘心里比刀扎还难受……你才十五岁，弟弟才九岁，今后該靠誰？小英子，不是娘心狠，是这世道不讓咱穷人活！……你去了滿喜家，娘还放得下心，就是苦了这孩子……”娘勉強掙扎着轉过身，亲了亲弟弟，“孩子，你投胎投錯啦，讓娘再看一眼……”娘說罢就躺下了，有气无力慢吞吞地和我說：“小英

子，去給娘燒些水吧。”

等我端上热水，走到炕前，我娘已閉上眼睛，我連叫几声，她总不应声，推她，她也不动。她眼眶里还留着两颗泪珠……

一陣秋风，从墙縫里鑽进来。半明不灭的灯光，在寒风里直搖晃……

远处，传来了几声狗叫……

我推开门，一个火把从远处靠過來。我叫了一声“爹——”可巧，真是爹回來了。

“小英子，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好闺女，爹称了四斤玉茭面，捏疙瘩吃吧！你娘是个没身子人，可得当心点呢……”爹还不知道娘小产了，已經……

“爹……”我扑到爹怀里了。我拿什么話跟他老人家說呢？

娘一死，爹的性情和往日可大不一样。整天不说一句話。家中虽然只有我和弟弟两个人，但是爹掙回来的一点点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就挖些野菜，掺和着煮了，和弟弟充飢。弟弟也懂事，一早起来就去拾煤核。晌午回来，他先摸一摸鍋盖。鍋盖是热的，就等着吃一些；鍋盖是凉的，挑上罐头就又走了。

第二年七月，我爹得了伤寒病，不能再下窑了。和爹一齐下窑的大叔們湊了几百錢給爹看病，可是病情不但不见好轉，反而越来越重。七月十九晚上，我爹又叫我去点那盞朝灯。怎么爹又叫我点它呢？我不由的打起颤来……

“小英子，好闺女，爹身体不好，不能照顧你們啦。这盞灯，是你爷爷使喚的。爹也和它打了几十年交道。……这上

面浸透了爷爷和爹的血汗！近两年来，爹怕丢了，舍不得用！这回爹也沒有一文錢、半斤米的給你們撇下，就这盞灯，好閨女，要保存好……”

二

爹娘死后，弟弟就靠我。和爹一齐下窑的大叔們有时也來送些錢糧。滿喜娘也常来我家，要我去他家过。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受苦。我怎能老拖累人家呢？

一轉眼就到了冬天，不少工友劝滿喜和我完婚。有些工友还找滿喜爹說：“咱們穷人穷办事！有困难大伙帮一手！”也有人說：“翠英这閨女，真是百里挑一。什么‘有女不嫁东西旺’，翠英这么好的人品，不是嫁給咱窑工了吗？”……

热心腸的工友們，你一百他五十的給咱們湊了两吊多錢。在窑主眼中，两吊錢不过是九牛一毛。在咱們穷人手里，可就不是个小数目了。要收下吧，大伙的錢来的不容易，哪家沒有妻子儿女，要不收吧，工友們又不乐意。有个伙計还生滿喜的气，怪他不当大家是自己人。滿喜最后只得把錢收下，交給了娘。

滿喜爹和工友們商量，决定把完婚的日子訂在冬月二十三。滿喜娘拿那两吊錢給我縫了一身棉衣，又买了一些小零碎。完婚那天，总还得請工友們坐一坐啊。咱們窑工当然摆不起席，可也得打几斤酒，炒两个盘啊。錢，又从哪里来呢？

滿喜仗着他年輕力壯，就天天“打連班”。这打連班就是干了一个班，再接着干一个班。那时候，一班要干十二个鐘

头。窑下的活儿，全凭力气。干满一班就够累了，又哪能打连班干二十四个钟头呢？然而，为了养家活口，窑工们被迫无奈，有的人连上两个班，还有人连上三个班……

满喜为了积攒几个钱完婚，就瞒着娘打起连班来。冬月二十一，他给娘撤下了几百钱就又上了工。谁知这一天，他竟向把头报了三个连班。说到窑主们，手段可毒辣啦。为了骗工人多上班，连班的工资提的就高些。比方上一个班是一百八十钱，两个连班就能拿四百钱，三个连班就能拿九百钱。九百钱，这对满喜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数目啊。工友们对咱这样热呼，咱完婚那天，能冷冰冰地待人吗？

二十一这天，掌柜的听说满喜要打三个连班，连忙拿了几块现洋跑到柜房外边，一边掂着手中的现洋一边说：“好小子！有你的！咱们把话说在前头，报三个班，就得上够三个班！要上不满，一律按一个班开支。我知道，你们王家一代比一代硬，说到做到！”说着，他拿了一块现洋，把边边对准嘴唇，下劲地吹了一口气，连忙拿到耳朵边听听声音。据说这是试试现洋的真假，其实，他不过是拿这一手来引诱工人。当时，满喜说了个“行！”就戴上顶灯，背着“绊”（拉拖用的繩索）下井了。

满喜一到井下，工友们就围了上来说，“满喜，你怎么不听话，后天是你的大喜日，虽说咱们穷，可你也得准备准备，扫扫家，刷刷窑，咱们说你劝你，还不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全当耳边风！”

一个年纪大些的工友说，“好啦，既下来了，就干吧，可只能干一个班，下了班就回家！”

“是，大叔！”滿喜和大家一起干起来。

赶到下班时，滿喜推說要大便，躲了起来。等大伙上了坑，他又接着干开了第二个班……

二十二傍晚，滿喜干开了第三班活后，这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这时候也是头昏眼花，冷汗如雨，站也站不起来。工友們正劝他上井，碰巧把头来了。工友們和把头說：“三先生，滿喜不行啦，讓他上去吧。”

把头露出一口大黃牙，阴险地笑了笑：“如今工人有自由，要上去就上去唄！可是咱們按規矩办事：沒干滿三班，按一个班拿錢，一百八！去吧，出坑找掌柜算賬！”

“一百八十錢？”滿喜拚着全身力气站起来。心想：三个班是九百，我上了两个班还只是一百八！他咬了咬牙說：“哼，瞧吧，我干不完三个班就不算是王家的后代！”那把头也从鼻子裡“哼”了声說，“錢在柜房里，上不了三个班，休想拿我九百錢！”

“九百錢！八百九十九个九也不行！再等半天，看你乖乖地捧到我王滿喜手里！”他立即踉踉蹌蹌地冲进掌子面，挂上“鉗”就拉起拖来。工友們等把头走后，就叫滿喜睡觉。滿喜說，“我不睡。我年輕，再頂一班不要緊！”后来，大伙逼的沒法，滿喜才休息了一陣。这第三班，滿喜也不知道是怎样换过来的……

二十三清早，靠着工友們搀扶，滿喜才到了井口。他掂着九百錢，露出一絲笑容，冲着掌柜的說：“掌柜先生，王滿喜可沒少干一刻鐘啊。”

九百錢，血泪斑斑的九百錢啊。

一进家門，滿喜就昏倒在炕上了……

大喜日，这就是我和滿喜的大喜日！

第二天中午，滿喜还是昏迷不醒。娘叫了一声“滿喜”，他应了个“干！”霍地站了起来，冲到门口，把那条破被子也拉到炕下。我忙說：“滿喜，你醒醒，这是在家里……”他定了定神，才慢慢清醒过来：“翠英，昨天大伙都喝了些酒吧？”

我怎么回答他呢？工友們見滿喜累倒在炕上，人事不知，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喝酒呢？我只得告訴他：“大伙見你身体不好，安頓我好好照顧你，就都走了……”

这一次打連班，滿喜把自己的頂灯給丢了。他在家里歇了两天，就掂上我爹留下的这盞朝灯去下窑。我还找了一块竹皮，給他又削了一块刮汗板。这玩意現在沒有了，那时候的窑工可是少不了它，把它朝破毡帽下一插，既好刮汗，又能当筷子……

三

二十二岁那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不管日子过得多穷，全家总还是乐和和的。滿月那天，爷爷抱着小孙孙笑着說：“好，又多了一代小窑工！”

誰知道这年腊月，并下冒頂，我公公脊背被压伤了。那时候，并底下压死人是“老官价十二吊”，受了伤，窑主不但不管，还要撵你回家……

腊月二十那天，公公的伤又重了，我婆婆逼的走投无路；

哭昏了好几次。滿喜呢，一个劲地在窑上干，也不回家。这天早晨，我奶了孩子，就往外走，想找个工友給滿喜捎信，要几个錢給公公看病。我出門不远，滿喜却怒气冲冲地回了村。

回到家中，就把那盞朝灯朝桌上一扔，連小孩也惊醒了。

我問他：“出了什么事？”

他从毡帽下摸出刮汗板刮了刮脸上的煤灰說：“我知道这两天爹的伤重，就一連打了几天連班。今天身子不好，干了一个班就上坑了。滿想拿几个錢回来。走到柜房前面，就叫那掌柜的算賬开錢。那家伙捋了捋胡子說：‘嘿，王滿喜，你这一班是十三簍！’我說：‘怎么？大掌柜，我明明是十六簍，怎么能是十三簍呢？’他鼻子里哼了哼說：‘王滿喜，你下窑已不是一年两年，怎么裝开糊涂啦，好吧，我給你說清楚：老东家为了照顧大家过年，腊月天增加工資，一个班按三百錢开支！可是，話說回来，你們窑工也得替咱們当东家的想想，一年四季，这全窑多大花銷！今天，你实出煤倒是十六簍。可是柜上給扣了三簍。一簍是老东家請客送礼的人情煤，一簍是我这当掌柜的操心煤，再一簍——’那家伙把手从柜房的窗口伸出去，指了指前面的老君庙：‘再一簍，是老君爷的香火煤！告訴你，出滿十六簍是三百錢，你只出了十三簍，短三簍，短一簍扣四十，三簍，三四一百二，外加工具費三十，滿共应扣一百五，三百除去一百五，淨得一百五！来吧，拿錢！’我說：‘大掌柜，我爹伤重！’他說：‘哈……知道你爹伤重就好办。你想想，你爹受伤，还不是他得罪下老君爷嗎？’我說：‘大掌柜，眼下又是年关！’他把算盤朝柜上一扔：‘年关！年关！你們要过年，老东

家就不要过年啦？我这当掌柜的就不要过年啦？再說，这老君爷爷也不要过年啦？」那家伙的喉嚨越来越粗，我可也憋不住了，我說：‘叫你一声大掌柜，这增加工資照顧大家过年，是你們自己說的！要不增加，一天还能掙个一百八。这一增加，反倒只有一百五！怎么黃口白牙說的話不如放屁！」这一下，那家伙火了：‘好小子，你敢罵人！’‘罵你怎么样，老子还要揍你！’他像疯狗一样冲出来了：‘他媽的，姓王的，讓你尝尝老子的厉害！’真的，翠英，要不是工友們一股劲把我往山下拉，要不是想到爹，想到你，想到孩子，我可得和他拚个死活，反正砍掉脑袋也不过留个窟窿，也讓他們知道咱們人穷志不穷，不是好欺的！’

滿喜正和我說着，有几个工友們進門來了。大伙見滿喜沒拿到錢，公公又病重，就又湊了一些，給請了医生。这样，公公才沒死。可是，等他慢慢好起來，已成了个駝背了。

四

公公駝了背，不能下窑。全家的担子就落到滿喜一人身上。过了几年，第一个孩子秋成已經十五岁。一个春天的早晨，秋成把他爹的那盞朝灯擦干淨說：“爹，这盞灯給我吧，你再找一个，今天我就隨你下窑！”滿喜一听這話，想了一陣說：“好，孩子，有志氣，不愧是王家的后代！”

就这样，咱們家真的多了一个小窑工。

人常說，福无双至，祸不單行。公公砸成駝背不能下窑，秋成隨他爹下窑不久，滿喜的右腿也叫砸伤了。



这是阴历三月十七。大清早，我掂上竹籃正想去挖野菜，秋成領着一伙工友，把滿喜抬进了門。只听得他牙齿咬的格格响，豆粒大的汗珠从他滿是煤灰的脸上渗出来……

原来十六夜里，滿喜和东旺村的牛永鎮一齐下了窑。滿喜一听声音不对，就說：“永鎮，頂板不行，”話刚落音，就掉起“餾儿”来。两个人正要抽身走开，突然間“轟”的一声，两人的腿全叫頂板压住了。

正在拉拖的秋成奔过来，叫了一声“爹！”滿喜挺起身子說：“不要紧，快刨！”幸亏这次冒頂的面儿不大，几个工友下劲刨了一陣，总算把两人救了出来。

永鎮砸的輕些，忽閃了一下站住了。滿喜扶住秋成，把左脚立定，打算迈开右脚往前走，誰知这条腿好像有千斤重，咋也不听使喚，忙說：“秋成，把灯放低点，我瞧瞧。”

滿喜低下头一看，脚丫子全部朝后翻了过去，他不覺說了一声，“糟了！”

一个工友急忙跑上来，“讓我来接一下！”他捧住滿喜的右脚一忽搖，因为心里急，用力不匀，骨头沒接好，滿喜痛的快昏过去，他捏紧拳头，把头頂在煤墙上……

大伙赶忙把滿喜抬到井筒下，想讓他出坑，誰知二把头正好下了窑：“干嗎慌慌张张，不出煤，哄到这里来干啥？”

秋成忍不住，指着躺在地下的爹气愤地說：“你瞧——”

二把头举起明晃晃的銅棍朝秋成胸前一截：“这有什么，二爷早知道啦！”他指了指滿喜對大家說：“就把他放在这里，等天明了再出坑。大伙还不快去出煤！”

一个工友冲着二把头說：“二掌柜，王滿喜的脚压断啦，痛的頂不住！”

“哼，他自己連一声也不吭，你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知道他頂不住？”

“二掌柜，你摸摸他这破单衣，早叫汗湿透了！他这人，性子硬，难道你二掌柜不知道！”

“別多嘴啦，反正現在不能上窑！再說，他上了窑就能不疼了嗎？”

这时，工友們越来越多，齐声要送滿喜出坑，二把头看看勢头不对，就說：“好吧，看在大伙份上，用繩套把他拉上去吧！”

“繩套？他的伤这么重，繩套可不好网，非坐筐不行！”

“坐筐？他坐一筐，要少出好几百斤煤，难道你們連这賬也不会算？”

“二掌柜，你要不讓他坐筐，咱們只好在这里侍候他……”

大家你一言，他一語嚷着不走，二把头看看工友們人多勢众，再拖下去不合算，只好見风轉舵地說：“好，算东家倒霉，算东家倒霉，快上，快上！”

.....

为了給滿喜看病，早晨，我到村外挑些野菜；夜里，我在月光下紡紗；白天抽空帮乡邻們做些針綫活……

一天晚上，秋成歇班。我一边紡紗一边和他說：“孩子，娘已經和你爷爷、你爹商量啦，明天起，就別下窑啦。咱們苦也苦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块。你知道，如今你一下窑，全家人心都提在手里……我看还是去給地主放羊，哪怕少掙几个……”

“媽，天下烏鵲一般黑。地主和窑主是一个心。虽说下窑累一些，可总比放羊进项大。你不是常說，我爷爷我舅舅都是叫地主逼的沒法才去当窑工的嗎？再說，爹受了伤，家中更要錢花……”

“孩子，別說啦，听娘的話，还是不要下窑！娘的这颗心，为你們操碎啦！”

秋成这孩子和他爹一样，也是个倔强人。虽说当时答应不下窑了，可是第二天天还没明，就偷偷地掂上朝灯到了井下。这回，他也不敢回来。开了支，就托工友們捎些錢回来……說实話，全家八九口，全靠他呢。

虽说滿喜的伤一天天好起来，可是右腿显得瘸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

腿一瘸，就不能下窑，这对滿喜來說，是多大的打击啊！“不，我不能瘸，我还要下窑！我不能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孩子一人身上！”

这些日子，他蒙蒙亮就下炕。魏村跑到黃碾，黃碾又跑回魏村，五、六里地一上午要跑好几趟。我也不知道他葫蘆里卖的什么药。一天他滿头大汗跨进门来。婆婆問他：“滿喜，你腿瘸了，在家养伤，怎么还是东跑西串，不是自找麻烦！孩子也这么大了，也該懂些事！……”这一說，滿喜倒显得認真起来：“娘，你想，咱們家能靠秋成一个人嗎？我勤跑跑，多練練，骨头就活絡了，会好的快些……”

就这样，滿喜在家中呆了三十四天，就又瘸着腿上了窑。

掌柜的一見这个砸伤腿的人又来了，連忙朝滿喜腿上一

瞅：“怎么，我看你这腿不行吧？”

“不行？”这可是个晴天霹雳！要是真的不讓下井，全家人該怎活下去呢？滿喜急中生智，蹲下身子，双脚并齐，猛地朝前一跳，縱了好几尺远，“怎么样，掌柜先生，沒瘸吧？”

掌柜的还不相信。趁着滿喜刚站定，拚着全身力气，朝滿喜腿上踢了一脚！幸亏这一脚踢在滿喜的左腿上，要是踢中右腿，再硬的汉子只怕也頂不住。一想到要下窑，滿喜忍住疼痛，索性伸出受了伤的右腿：“怎么，掌柜，还要再試試这条嗎？”

“好，王滿喜，算你硬！大爷讓你下窑！”

滿喜从井底爬到了掌子面，刹时间，他又发觉两条腿都疼起来……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軍占領了石圪节煤窑，他們住在三角院作威作福，沿着煤窑四周，修了七个大碉堡。每个碉堡上都住了日本兵，架起了机关枪。三天五日还要下乡“扫蕩”。窑工們整整累一天，也只能掙一两斤高粱面。要是在坑下一不小心得罪了把头，他馬上会在敌人面前給你按个“私通八路”的罪名，不是砍头，就是枪毙。有一次，有些逃走的工友叫敌人抓了回来，都給用机枪打死了。敌人还把工友們拉去看。气势汹汹地对大家說：“有人要再逃，統統撕拉撕拉，和他們一样，机枪点名点名的！……”

滿喜、秋成父子两个在矿上的日子不好过，家中就更伤心了。全家老小經常餓得癟了肚子，藍了眼睛。第二个孩子得伤寒病死了，第四个閨女跌断了腿，眼睁睁地断了气……做娘的总不忍心看着自己的骨肉餓死啊，我把最小的閨女送进了

天主堂……

五

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們从万丈深的苦井里救出来。我王翠英，一个窑工的女儿，和咱們国家成千上万的姐妹一样，拨开了烏云，見到了青天！

解放后，我那駝背的公公有了幸福的晚年。在党的关怀下，滿喜的腿伤得到了彻底的治疗。一九四六年，他光荣地參加了組織，成为咱們家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党又提拔他当了井长。世世代代被人罵为“煤黑子”的下窑工，第一次当了矿山的主人。和滿喜一样，他們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矿山啊。在恢复生产的日子里，多少个日日夜夜啊，工友們不怕劳累，不畏困难，克服了一个一个的拦路虎。当时，滿喜見井下沒有水仓，就亲自帶領着三个干部，一連在井下干了十来天。他們一股劲地挖了四丈多长的底煤以后，又發現了二丈多长的石头。一見石头，滿喜笑了。他掄起洋鎬，猛一下飞起了顆顆金星：“倒要看看你硬还是我硬！”有人說：“这段工程困难大！”滿喜又掄起洋鎬：“啊，有老虎就有武松，有困难就有英雄！修好水仓，保証安全，多出了煤炭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安全員李才貴說：“王井长，你累了好几天啦，上坑歇歇吧，別担心，你不在也保証能干好！”滿喜习惯地到毡帽下去摸刮汗板，才貴指了指他脖子上系的白毛巾說：“你怎么老是丢不了那玩意儿！如今有的是白毛巾！”这一說，滿喜也笑了。有个老工人和滿喜打趣說：“王井长，这回你又打开連班，还想再結个婚嗎？”

滿喜爽朗地笑起來：“對，打連班！我願意為社會主義打一輩子連班！”

是的，沒吃過黃連的人不知道黃連苦。沒走過舊社會的黑暗路又哪能体会到今天的陽光道！如今，我們的三個兒子，有兩個參加了黨，他們都成了家。秋成已經是七級放炮工。大伙稱贊我們是“礦工世家”。羨慕我們兒孫滿堂的幸福生活。是的，像我這樣一個從茫茫苦海里活過來的人，怎能不從心底感謝我們的黨，感謝我們的英明領袖毛主席呢？一想到過去，我渾身的勁頭就來了。今年我六十一啦，大伙還評我是“五好”社員。在咱們長治市黃礦公社魏村大隊，社員們夸我是越老越紅，越活越年輕，我有啥說呢。我常常望着北京城，從心底說：“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能想到一個礦工女兒的心情嗎？你能抽個空來看看咱們今天的生活嗎？……”

“有女不嫁東西旺”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今天，作為一個礦工的妻子是多麼幸福啊。

現在，礦工們全戴上電矿灯啦，那玩意，既干淨，又明亮，還安全！哪像這朝燈，又重、又脏，點着了也只是個螢火虫！可是，咱們得把這盞矿灯挂在墙上。天天看着它，时时記着它，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生活……

平 原插圖